

紅袖添香室叢書

題



海  
辰



紅袖添香室叢書第三集目錄

記事

梵門綺語錄

十洲香語

帝城花樣

海鷗小譜

失名

失名

失名

胡執信

紅袖添香室叢書

紅袖添香室叢書

記事

梵門綺語錄

高潛青蓮庵谷姓少婦

江蘇高潛縣，地處湖濱，與安徽當塗縣相接壤。邑有谷姓少婦，困於惡姑之凌虐，遽爾披薙爲尼，遷入左近之青蓮庵，拈齋繡佛，居然尼也。而月貌花容，姿容絕麗，迨至母族與翁夫涉訟公庭，經縣主李鶴大令靜心研鞫，見其蠻腰樊口，媿娜傳停，雖八千煩惱絲不存一根，而丰姿自不可掩，裙下雙鉤，約略纖不盈握，一種嬌羞之態，真所謂我見猶憐者。知鼠姑極固是太毒，抑亦由母姑之導引而然。時值星會良宵，卽勸令兩家言歸於好，用鼓樂迎之返。當時坐彩輿中者，公然一禿髮之尼僧，遐邇喧傳，謂爲尼庵出嫁也。

時李大令有四六判詞曰：訊得小谷孫氏，係文生谷鶯鳴長子蕃青之妻，孫徐氏親女，孫宜炳胞妹，劉祚灼及妻孫氏之內姪女也。年未及笄，早締朱陳之好，髮初覆額，先歸夫婿之家。既合卺以諧歡，當同心而黽勉。乃蓮開並蒂，尙未呈天上石麟；而棒喝當頭，頓驚散林間宿鳥。鼠姑花何其毒也？蘋婆果豈堪食乎？只緣摧折頻經，難守命宮之磨蝎；遂乃倉皇遽遁，冀開生路於網魚。泣訴母姑，認作桃源之路；背離骨肉，恐傷萱室之心。而孫徐氏未覩女容，誤聞女死，屢聽蜂傳蝶報，將信將疑，詎知海市蜃樓，是真是假？乃竟率其子弟，大開鬧壻之風，毀彼肌臂，應得傷人之咎。若劉孫氏葭莩誼切，瓜葛嫌無；密鎖春光，不許柳條暗洩，深藏夏屋，未容梅訊潛通。既然投我以求生，忍令還家而送死；竟使旃檀披薤，冀匿跡以銷聲，遂教秦晉參商，久與師而構怨。復敢免謀是狡，屢求鄰國之書，豈知鶴去仍還，已返連城之壁？錯中又錯，問爾何詞？冤外生冤，伊誰之過？雖訊無圖財實據，究難辭賈禍根由；罪坐夫男，律原不赦，衅生婦女，法尙可寬。小谷孫氏，職本有虧，應科以背夫之罪；逃非得已，宜憐其惜命之情。業經訓責當堂，向翁夫而服禮；更令跪求中夜，復羞澀以陳詞。例無離異之文，禮有往歸之戒；趁此橋填鳥鵲，會隔水之仙郎，合當與駕青鸞，送離魂之倩女。仍願鼓琴鼓瑟，卜五世而克昌；更期宜室宜家，侍重韓而稱慶。其姑大谷孫氏，心當知悔，傷已早平；其翁文生谷鶯鳴，既列膠庠，應思慈孝。小人有母，非不知頴叔之風；夫子多情，難免效季常之懼。與子蕃青等冤沉既白，眼盼留青；看施報之循環，人孰無女？肆欺凌於孱弱，我獨何心？幾番跋涉辛勤，差幸珠還合浦；費盡心機子細，頓教錢罄流沙。第蚌已飛空，

鶯難出谷，揆諸情理，母家自合分償，憫其困窮，姑氏亦當共濟。斷金孫劉兩姓合葬，費百圓，金作刑，盛世尙寬宏之典，革其餘罪，小民名枷杖之施。本縣執法守經，總求一是，行權逢變，用示兩全。盡斯民父母之心，苦衷若揭，爲成人婚姻之意，曲體咸周。其各懷遵，永歸和好。供結悉存檔案，人證概令釋還。此判。

其詞喬皇華瞻，風發韻流，實爲公牘中不可多得之文字，宜其傳誦一時。而李大令曲體人情，婆心一片，完人夫婦，破鏡重圓，不致茶版粥魚，爲彼時氣憤之所激，而他時反悔，遽生怨曠之悲。嗚呼！是豈可以尋常俗吏視哉？牛刀小試，高坐堂皇，安得盡如李大令者，凡遇此等案件，悉令還俗擇配，使一輩勉強出家，如韓文公所謂「人其人」者，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度盡衆生苦厄也。

### 無錫真如庵理貞

南吳會，北昆陵，介居其間者，爲無錫縣。惠泉山色，馳譽東南，歲走蘇常間，往來不計次，人事倥傯，未曾一蠟遊山之履。好風景失之交臂，山靈笑我矣！無錫燈舫，尤爲著名，而絃管喧呶，多塵俗氣。鬧紅一舸，當與吳孃鴨嘴無稍異。曩聞無錫多尼庵，庵舍精雅，類依山麓而居，足爲名山點綴。庵中多豔尼，講究妝飾，蛾眉蟬鬢，一似俗家裝束，清歌侑酒，送客留髡，勾欄不啻焉！惟必有熟人導之耳。庚戌夏，友人穎川生往無錫，閱一月而返，余以曩者所聞問之，因爲余略述一二事，如真如庵之理貞，有足誌也。穎川生云：余之往無錫也，蓋奉上台札委彈壓繭市耳，每日清晨，鄉人擔繭上市，午牌落市，則無

事矣。杖頭間掛百錢，領略惠泉山景。山麓有賣茶處，房舍清潔，呼僮煎茗，嘗天下第二泉。浮生半日，偷得清閒，午餐而後，日以爲例。茶寮西畔一精舍，榜曰真如庵，詢諸茶博士，曰：尼庵也。顧庵門習靜，雖設常關，寶刹雲封，絕無人跡。粥魚茶版，則更聲息全無，亦若惟老佛爲之坐守門戶者，是可異已！閱日略久，適晤友人某，友固里中人，熟悉此中門徑，洩其先導，得由後戶入。蓋並非隔絕紅塵，實是暗藏春色，方便之門，固大有在。理貞出見客，不作比邱妝，年可十八九，姿容斌媚，導入妝閣坐，酬應若青樓。噫！二十餘日來，無日不作門外漢，不意桃花源裏，鷄犬皆仙，屋舍儼然，竟若是耶！與辭出，理貞向余友訂後約，許以閱三日來，並囑備樽酒焉。理貞唯唯。及期，余友來寓所，招與同踐約，至則有某某二君先在，皆余友之同人。理貞則更盛其飾而豔其妝，雲髻盤鴉，弓鞋繡鳳，歌衫舞扇，望之如天仙化身。是日相會者，恰好四人；余友喜手談，相將入局，局終設席，肴饌精美，略似船式。理貞獻酒畢，低聲度南曲，不以絃索和，曰：異北里也。意者，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此其掩人耳目耳。酒散回寓，余卽以明日行。胡麻一飯，恨無緣重到天台；後詢諸人，知余友此日一席酒，所費蓋不資也。潁川生爲余言之如此，余不禁爲之神遊目想云。

## 無錫淨綠山莊勝荷

無錫山明水秀，惠泉山風景絕佳，山麓多尼庵，門牆光澤，墜粉髹漆，煥然常新。或有門榜，或無門榜，或門榜之上以山莊名；遊人涉足其間，疑爲名流別墅。故雖惠泉尼僧，豔名傳遐邇，而聞所聞而來，



未得見所見而去，無人先容，鮮有得其門而入者也。然若得門而入，則無所謂佛門之規則禪參歡喜，一似青樓耳。有淨綠山莊者，中有勝荷其人，年正及笄，姿容絕美。聞諸里中人云：勝荷本江北人，於其幼時，隨父母以艚船來江南，淨綠山莊某尼，以價購而有之，隸其名下。一若尼庵之收徒弟者然。由是極意修飾，不數年而丰致非凡，鳳履鴉鬟，十分嬌豔。蓋惠泉尼僧，本不作方外裝束，復以勝荷天質本佳，倍覺動人楚楚也。其師於昔年從人去，勝荷受其衣鉢，祕密賣笑，生涯亦頗不惡。

其師在山時，亦極著豔名，與浙人某絲客暱，某絲客挾巨資，往來蘇常間，因是而喪其資者過半。其師居積日富，絲客轉連日窮，客固持籌握算，而心計最工者，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本晉獻公之寶，虞不過外府耳。妙計既定，好事旋成，罄囊尚有千金，拚作玉臺聘物，五湖渺渺，西施從陶朱公去矣。珠還合浦，璧返秦廷，權子母而操奇贏，仍不失爲浙中巨賈，人財兩得，且以消受豔福焉！

勝荷得師門之祕授，高張豔幟，無錫本商賈雲集之處，米市尤其大宗。有某米商與之締祕密交，往來綦久，纏頭之費，不可以淺鮮計。特米商齒微長，勝荷無嫁意，黃金虛牝，卒不能如絲客之便宜。勝荷之情致纏綿，祇爲阿堵物耳。慾壑略盈，初心大變。去年米商販米去，閱數月而歸，人而桃花，懊喪欲死。而且山莊門榜，亦已全行鐫去，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詢諸鄰近，知庵堂已改住家，蓋勝荷臨去時，將山莊價售某紳家，山莊本爲其師出資所築，其師去後，卽爲勝荷執管。故勝荷得以自由出售。某紳新從海上携妾歸，桃葉迎來，山居清雅，裴公綠野堂，就此作別墅焉。而如米商者，武陵漁人，曾嘗雞酒，天

台劉阮，飽飲胡麻。一別之後，竟不得重入仙境。夫亦徒呼負負而已。而勝荷踪跡詭秘，人不知其此去之何之，但知其下山之日，爲六月二十三日。是日爲其初度之辰，有許多女伴來，卽與諸女伴偕引去，而紳家豪僕管業至矣。夫其所名勝荷者，因先荷花生日一日而生，嘉名肇錫，非無意云。

洞庭山觀音庵佛如

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洵東南一大觀也。湖中聳峙者，爲東西兩山，卽所謂洞庭山。有東洞庭西洞庭之名。兩山皆有尼庵，東山尤多。屢思往遊，俗事煩冗，未得其暇。己酉秋，長白司馬攝太湖篆，因事往訪，事畢而返，略有暇晷，因便道遊之。放舟葉巷村，停泊大水橋，舍舟而陸，從新廟盤折而上，躋莫釐最高峯，遙望湖中，烟波縹緲，峯巒雜沓。向東而行，山石犖确，足爲之繭，腰爲之折矣。繼於後山觀音庵小憩，庵尼照例餉客以茶，並果品也。尼庵規則，凡有客至，老尼獻茶，必有一二年輕者在側應酬，如僧寺之有支賓者然。向者涉歷尼庵，幾於千篇一律。是日觀音庵，亦照此例；有二尼出，一不過十齡，一則年約二九。問其名曰佛如，風流蘊藉，談吐頗不俗，作俗家裝束。所衣雖尋常機器布，而清潔無纖垢，蛾眉螓首，蟬鬢鴉鬢，商量姿色，亦在十分以上焉。余以山中風土人情間，佛如告余曰：洞庭山人最善弋利，稍有資財者，往往出賈於外，風雅好事，殊鮮其人。故勝蹟名區，絕少點綴，並無園林地館花木之勝。居民善藝植，盧橘楊梅諸果，較他處特佳；多捆載販諸遠近，亦以利所在也。今已交秋令，諸果盡剝落，惟盤中安期巨棗，爲家園中物，碧螺青茶，亦山中產，請試嘗之。視杯中茶，果作沈

碧色，嘗之而甘芳，棗大於常，恐河魚患不敢食。坐談良久，佛如所言，無不頭頭是道。余因尙欲領略山色，遂卽興辭。瀕行時，佛如又曰：洞庭山色絕佳，然居人閉戶不遊，山中佳處，問之且不知。真如願伽詩所云：「始覺住山人亦俗，關門讓與別人看」者。此去從萬松叢中盤旋而下，疎篁擁翠，曲徑通微，有華表兀立者，爲吳中潘氏墓道，折而西行，爲俞陽村。再涉前嶺，卽如君所言，離大水橋泊舟處不遠矣。如其言，果見丹崖碧嶂，環繞參差，約十里許，卽達舟所，以所見證所聞，誠一一不爽也。回舟已薄暮，力疲甚，挑燈煖酒，思日間事，尋釋佛如所言，聽其摹繪山人之性質，承其指點山行之路徑，又能誦頌伽詩，當非尋常比邱比，有足以欽遲者矣！歸舟迫促，恨不能重接清談，而其一生來歷，又無人可以問訊，旣不知其前因之如何，又不知其後果之如何，祇此一面之緣，可幸亦可惜已！

### 金陵茶庵文漪

金陵爲古帝王之郡，六朝佳麗，餘跡長存；水輦山溫，花明柳暗。明代創設十三樓，一時意臺之盛，冠於東南。粵匪之亂，遭劫最巨；盛時舊物，蕩焉無存。數十年來，漸次規復。釣魚巷娼寮林立，頗擅繁華；顧俗粉庸脂，不足當雅人一盼。秦淮湖水之西，一小招提，紅闌倒影，勝似畫圖；旁有庵舍一坐，榜曰茶庵。梵唄聲出戶外，其細若蛩吟；抑揚隱約，知爲閨閣中人修行處。揚聲入其戶，啐經之聲截然而止；一中年尼，寒簾出，問客何來，口操吳語，意甚殷殷，且留坐焉。佛堂三楹，中供大士像，長明燈燼，誠檀香爇爐中，寶相裝嚴，爲之肅然起敬。坐定，互問邦族，通姓名，但言清禪其名，而文漪其字。年約三旬，貌清癯

而身瘦削。徐孃丰韻，正好中年，禮態苗條，風流自賞。長裙拂地，雙鉤微露，殊纖小。鞋以革製，宛然新式。時世妝。尼帽尼衣，衣以純黑漳絨爲之，臂釧粲然，指環稱是。舉止之間，饒有華貴氣象。青絲盡披，雍頭脚判僧俗，殆諺所謂半路出家者。詢其來歷，囁嚅不肯言。語次，小婢報茶熟，婢仍俗妝，亦頗清秀。時邀入內室坐，卽其啐經處也。室中陳設精雅，顧器用皆舶來物，而筆床硯盒，位置楚楚。架上書籍數種，與經卷雜相皮，牙籤縹帙，修潔而整齊。余謂：吾師固精通文翰者。曰：然。通則通矣，精則豈敢。然亦不讓念書人。雙瞳炯炯也！相與一笑而罷。所居之室，朱闌碧檻，繡幕珠簾，几淨窗明，不染塵埃。室分內外兩重，外室卽所坐處，內室隔以繡闥，似非外人所可涉足。余數數屬之目，文漪已會意，排闥請觀，則見綉帳錦衾，備極華煥，一似名媛閨閣者。流覽一週，爲之嘆羨不置。啜茗畢，告辭歸。後詢諸人，知文漪蓋某觀察棄妾也，以犯淫故，勒令披薙爲尼，其出家時，所攜甚不資。茶庵屋舍，其以己資特地建築云。

揚州明月庵誠修

熱心辦公益事，如勸設學堂，開會演說之類，此士大夫之責，求諸巾幗，往往而難。况乎士大夫輩，日言公益，欲其實事求是，不假公以肥己，則又十不得二三。巾幗無論已，卽一二名門宦族之婦人女子，略知大義，其富厚者，或助資財以成地方之盛舉；而貧無所賴者，亦出心力以盡箇人之義務。難必其非好名之心所激而成，其出於本心者蓋鮮。職是之故，或議及僧寺之充作公用也，或謀及尼庵之改爲私校也，紛紛擾擾，不一而足。凡夫僧尼之輩，遞迹空門，置世事於不問，何公理之足云。而僧人之

開僧學堂，又借以爲保求寺產計，公也而仍私，亦惟自固其藩籬而已。女尼無學堂分，乃揚州某女學堂之女校長，則公然一女尼也。有知是校開辦時事者，謂校址本一尼庵，庵名明月，取揚州二分明月之意；尼名誠修，本隸明月庵。先是，明月庵住持某老尼新但化，輪及誠修主庵事，誠修料理老尼喪葬畢，建言於某紳，願以庵屋充作女學堂用品，不受分文之償值。庵有田數十畝，歲入頗堪自給，亦願作爲女學堂常年經費；但請留開西楹三椽屋，爲自己安身奉佛清修之所。俟女校成立，且願就近擔任校中管理義務。時揚州中小學堂皆已教有成效，女校則尙闕如，某紳聞而喜，爲告當道，當道鑒其誠，如其請，僉議受其屋而購其田，誠修固辭之，卒不受其值。署券既畢，略加改葺，濟以公款之移撥，私家之欣助，不數月後，讀書之聲琅琅滿耳，而誠修居然以佛弟子作校長矣！任事之下，潛心校務，措置裕如。校規嚴肅，實爲女校之特色。晦則仍理舊業，焚香繡佛，端居一室中；校籍梵經，分皮兩架，井井乎有條也。或有嫌其兩不相合，而以逃楊歸儒爲言者，誠修數典不肯忘，夫亦相安無事也。方明月庵之未改女校也，誠修每假朔望佛會日，遽集城內外老少婦女，演說天足事，近情切理，娓娓可聽；揚州纏足之風，本校他處爲甚，苦力傭工，纒窮老弱之儔，莫不纖纖厥趾，積習相沿，其苦萬狀。至是而漸知感化，其造福爲不少矣。或者曰：誠修恐庵產之將來必不免於充公，故爲此保求半壁之計，其所捐田產，又有校長月薪之足以相抵。校長地位，何等優崇？有此一舉，且以博美名也。處心積慮，可謂深矣！其計亦狡矣哉！然而擔任義務，不辭勞瘁，田值爲所固辭，月薪在所應得，與夫靠著佛菩薩吃著不盡，甚或飽

媛思淫者，蓋大相逕庭也。然則誠修者，熱心公益，實事求是，微特尼界中未有之奇，卽一二開通之巾幗，亦不能及。而沾名釣譽，假公以肥己，皇皇乎爲當世士大夫者，當亦有愧色歟？

杭州木庵雲林

區區口舌之長，原不足以爲能事；然其性質之靈敏，應變之聰明，一語之微，有足以解紛而排難者，東方朔淳於髡千古以滑稽傳，後世之以論說相諧謔，以筆墨爲游戲，遂推兩人爲鼻祖。笑林之作，日出不窮，其濫觴也。昔王獻之與客談議不勝，其兄凝之妻謝道蘊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幃自蔽，以與客談，客不能屈。夫詩工詠絮，其才本自非常，獨獻之爲晉代有數人才，乃竟不及於其嫂。此言語之妙，又於巾幗中見之者矣！杭城木庵有豔尼雲林者，年十八九，粗通文翰，喜作小詩；其丰神之嫵娜，體態之溫和，如初寫黃庭，到恰好處，非楮墨所能罄。而其姿容妍美，麗質本是天生；劉海髮，天然足，衣裳靚雅，清潔無倫，並無須膩粉濃脂，借以作妝飾之品。蛾眉淡掃，虢國夫人，未嘗不足傾倒六宮也！性質靈敏，多應變才；吐屬半出談諧，聞者莫不傾倒。聰明伶俐，人莫得而難之。有慕其才貌者，咸願一接其聲歎，一時青衿佻達之子，又往往挑之以游詞；雲林應對如流，未嘗有所峻拒。然欲一親薌澤，則卒不能。雲林既喜作詩，又善辭令，或以文詞見志，或以口說投情，其在有意無意之間。

人有誤以爲意已相屬者，有某生得其詩，以爲屬意於己也，神魂顛倒，至廢寢食；不知雲林以生之情癡，而故意戲之也。聞其以春宵詩貽生，有句云：春心撩亂花難睡，爲倚闌干待月來。生得詩大喜，

遂無日不到雲林處，曲與雲林相親暱，以爲蘭因絮果，必有成就之一日。殊不意雲林淡焉忘而忽焉置，且冷嘲熱諷，侮慢百端，致生莫怒而莫言，由是恨之刺骨，必思有以報之。蓋生之貽贈，所費不貲，遲遲又久，終不能一達其目的，黃金虛牝，難怪其氣憤之填膺也。

一日，以意訴諸友，友固禱張爲幻者，勸生具牒控縣，諸誣雲林以不守清規，且騙人財物，請賜究辦。時錢塘縣某令，固以風流稱，逮雲林至，見其姿容絕世，絳仙秀色，我見猶憐，所訊問之詞，出以圓融。雲林滔滔辯論，妙緒環生。官問其何以要出家，曰：冀登彼岸，藉結善緣；報二老之深恩，且以修三生之慧業。問人之控爾，其知之否？曰：佛法森嚴，罪過罪過！梵王宮殿之地，豈是巫山雲雨之場？問其如此青年，能免懷春否？曰：飲食男女，大欲所存，雖託迹於空門，實同情於世俗。其旣已如此，何不還俗嫁人？曰：翩翩俗世，佳士難逢，縱有意於求凰，將誰諧於卜鳳？問旣願嫁人，則放開慧眼，物色風塵，豈竟無一當意者乎？曰：智珠在握，慧鏡當胸，有檀越之善人，鮮花封之貴品。至是而哄堂皆笑，官亦爲之粲然。騙財一層，卽置不問，遂釋雲林歸，以控無確證，薄責生以多事了案。

說者曰：雲林之爲人，其真淫不可知，而雪膚花貌，正在妙齡，標梅之思，何能免俗？其守貞不字者，正是苛以爲擇耳。其所供詞，自貢其真也。至其騙取財物，爲若輩之常技，置諸青樓之中，當爲籠絡人心之好手。色不迷人，人自迷於他人乎？尤而雲林蓮花舌妙，足解人頤，公堂之上，猶能以從容出之，使一重公案立時瓦解而冰消，道蘊解圍，當難專美。較之嚶嚶啜泣，作女兒羞懼狀者，安閒窘迫，相

去奚啻霄壤耶？

嘉興法雲庵珠姑玉姑

嘉興法雲庵多豔尼，近年以來，有珠姑玉姑其人。庚戌新秋，有事禾中，得見之於鴛鴦湖畔。我非劉阮，乃亦得遇天台二仙女乎？

鴛鴦湖在郡城東門外，相傳以湖多鴛鴦得名，或以其東南兩湖相接，故名鴛鴦；又在城之南，亦稱南湖。朱竹垞太史權歌百首，膾炙人口久矣。湖心有樓曰煙雨，建築於五代時。晁采館清課，嘉禾環城皆水，烟雨樓富高阜之勝，瑠窗綺閣，四面臨湖，其妙在輕烟拂渚，山雨欲來時，漁船酒舸，微茫破霧，但聞鶻聲伊軋耳！楊萬里詩：輕煙淡淡雨疎疎，碧瓦朱甍隔水隅。方回詩：鷗從沙際衝煙去，燕向花邊捲雨來。風景之佳，可想而見。

湖邊停泊遊船甚多，俗呼爲「絲網船」，絲網二字，不知何所取義。船比吳中畫舫爲小，而清潔過之。壺觴精緻，餚饌芬鮮，值並不甚高，竟日數圓而已。操舟者皆年輕麗娃，妝飾妖冶，纏臂金累累，不許疊，柔艣輕搖，鏗鏘與款乃聲並作，卽此已爲禾中之特色。春秋佳日，載酒相從，洵可樂也！自杭滬鐵路通，城北成鬧市，妓寮林立，爲禾中從來所翫見，好事者載酒作南湖遊，興會飄舉，勝金閨虎邱。煙雨樓遭兵燹，大樓迄未重建，顧涼軒燠館，歲時修葺，水木明瑟，頗擅園林之勝。西偏小樓，數楹，中供牛女偶像，七夕良辰，遊人尤夥。卜晝卜夜，樂而忘歸。余於珠姑玉姑，卽於是日遇之。



佛家妝束，飄飄欲仙，是於舞衫歌扇中別開生面也。珠姑年可二九，身裁不甚長，玉姑差穉，轉益苗條。姿容豔麗，自相伯仲。珠聯璧合，人以大小喬稱之。有偵珠姑者，謂有某武員與之暱，禪參歡喜，過從密甚。玉姑年穉，尚未破瓜。某武員一視同仁，不分彼此。凡有投贈，無不相均，用意深遠，蓋雙雕計也。何物健奴，乃竟有此豔福耶？

是日湖上之遊，卽某武員之東道主，特以游人如蟻，衆目矚矚，人之多言亦可畏，某武員故未登岸。珠玉二人，則入門一週行，旋亦歸舟，卽喚船孃拔篙去，一轉瞬間，扁舟一葉，已入煙波浩淼間。今夕何夕？殆將別覓清靜地以遣此良宵者乎？背山起樓，焚琴煮鶴，煞風景者，爲某太守，以爲攜妓遊湖，已是有關風化，况乎佛門子弟，以妖冶之妝飾，敗壞風俗，玷辱清規，冶容誨淫，莫此爲甚。下令嚴其禁，並飭嘉興縣某令查辦焉。太守故長白人，以吏員起家，風塵俗吏，不知風雅爲何物，人以爲點綴名區，彼以爲污穢勝蹟也。幸某令固能事者，奉札之下，祇以一紙空文申復之，不與深究其事，而珠姑玉姑，得以安然無恙，然而便宜某武員矣！

嘉善荷花樓順寶

嘉善城外荷花樓，尼庵也。有俊尼順寶者，年纔二十，聰明伶俐，姿首絕佳，乃披薙未及半年，遽爾違俗而去。有知其事者，謂順寶本邑中楊韓氏聘媳，夫家以無力迎娶，擬效世俗搶親之舉，不圖順寶早有所聞，自願紅顏，心傷薄命，與其表舅父鈕阿四相商，情願削髮爲尼，且倩鈕在庵作伴，以防不測。

而爲有備無患之計。楊韓氏不察，竟以甥舅犯姦，拐逃藏匿，控之於官。時江湖嵐大，令握善邑篆，大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所至有政聲，爲浙人所稱頌。庭訊此案，察出冤誣，援筆判斷，洋洋數百字，駢四儷六，鋒發韻流，一時善邑人民，莫不傳誦不置。

其判詞云：現訊得該氏爲子求婚，愆期未娶，備禮苦無金穴，思覘紅綃，阿嬌出自小家，難藏碧玉。楊枝露潤，向我佛以皈依；蓮座雲深，借逃禪以匿處。迎來織女，無端誤犯牽牛；疑是文君，越禮而奔司馬。盍亦思同居二女，自然志不同行；矧其爲猶子比兒，本已視之猶父。且鈕阿四鬢髻戟戟，攜弱息以偕臨；雖韓順寶粉黛盈盈，非小姑之獨處。無論年殊老稚，海棠豈壓梨花？須知分有尊卑，鴉舅甯諧鳩婦？匪寇婚媾，詎能禁其往來？招我由房，亦祇相爲禦侮。豈是狂蜂浪蝶，雲鎖陽臺；何堪打鴨驚鴛，星臨貫索。豚以招而入豈，烹鮮號宰治之庭；鼠以黠而穿墉，行露速無家之訟。夫莫須有冤沈三字，慘留疑獄於千秋；忍小嬌生盟締百年，冤聽鑠金於衆口。原是無瑕之璧，當還合浦之珠。于歸賡百兩之將，讀詩而識婚盟之重；無故則二十而嫁，考禮剛符待字之年。桃夭可詠乎藁藁，葭倚詎容夫草草？乃至搶親之舉，鄉愚每視爲故常；只茲涼薄之風，官吏當嚴行懲辦。况又捏爲蜚語，尤敢擅用私刑。第因其婦而罰其姑，旣不可以訓俗；若舍其主而懲其從，又非所以平情。偶爾參禪，未弛雙趺之繡履；令其蓄髮，卽看兩鬢之堆蟬。姑施法外之仁，成全美滿；快奏房中之曲，永慶團圓。聽到子規之子，不如歸去，毋爲姑惡；阿姑甯學痴鸞，宜爾室家。遵茲批示。

由是鈕阿四挈順寶歸，閱數月而與楊氏子成婚，伉儷和諧，前嫌盡釋，而風流令尹，是足傳已！

### 王江涇瑞華庵小寶

蘇浙接壤處，南秀水，北吳江，有市集曰王江涇。髮逆蹂躪甚，華屋盡墟，五十年來，規復不及半。蓋地當塘路之要衝，故其遭劫爲特鉅。跨塘有橋曰長虹，遠而望之，天矯出天際，可謂名稱其實。橋南爲浙境，橋北爲蘇境；下橋迤邐西北行，清流向盡，止水一灣，曰砦基濱。砦卽寨字，相傳春秋時，吳越構兵，夫差嘗屯兵於此，砦基者，營砦之基，其地因以得名。人以荒煙蔓草，地境蒼涼，以蟋蟀之方言呼之，以訛傳訛，遂失真名。濱之旁一尼庵，曰瑞華，頽壁欹雨，荒肩偃烟，旃檀不溫，古佛如睡，一舊刈也。王江涇鎮遭兵燹，市廛民舍，衙廨廟宇，焚燬一空，後雖次第起造，不到從前十分之二三。惟是庵爲亂前物，紅羊不及到，如魯靈光殿之巋然獨存，豈真我佛呵護之靈耶？

聞諸故老云：瑞華代有名尼，或以才名，或以貌名，或以才貌兼全名。顧代遠年湮，風流歇絕，千載下說會真記，彷彿見鷄皮鶴髮也。數年前，有小寶者，年不過二十，知文字，善詞令，貌在中人上。當時有人建議，將以是庵充作學堂之用，住持尼惶恐無所措，小寶爲之作書，大致以瑞華庵爲亂前舊物，粵匪之亂，闔鎮盡成焦土，惟是庵獨存。則我佛旣已呵護於五十年之前，後人不得不爲我佛保存於五十年之後；想鎮上諸君子，當亦樂於留此，以作粉榆紀念。况復數椽老屋，價值幾何？鎮上無主地多，何定斷斷於此？以書密致郡中某紳之夫人，求爲緩頰，於是瑞華庵卒因此而得以保存。至今，法雨梵雲，

依然無恙，小寶之力也。不足以見小寶之知文字而善詞令乎？

嘗見人於財產細故，窮年累月，兩牘往還，以什百計，甚或涉訟公庭，猶歷久而不能決。乃一空門中年輕女弟子，不過寥寥數語，卽以排難而解紛，其識見之高，語言之妙，不多得矣！

小寶本無錫漁家女，王江涇鎮，每年於二三月間，例賽猛將會，俗稱網船會，凡尋常之漁船，剋期雲集，多至千計。顧其作俑，不可得而知。某年某漁船赴會到此，因子息多，艱於字養，乃以最幼之女，捨身於瑞華庵，卽小寶也。時祇三四歲耳。住持尼故與郡中某紳夫人善，歲時入城，必與小寶偕，且信宿焉。某紳家女公子輩，莫不深通文墨，小寶薰陶久，由識字而讀書，十數年來，學且與諸女公子俱進，所讀之書，或借觀也，或竟索歸也。性本穎悟，復以潛心研究，則所造竟在諸女公子上矣！小寶貌本韶秀，不假修飾，而媚媚出於天然，亦可人也！今數年不見矣，度其年已在花信外，其出處則兩不得而知耳！

### 梵門綺語錄一

杭州、慈渡庵某氏女

某氏女，曾住上海新閘某里，年不及花信風，舉止闊綽，居恆不事妝飾，裝束靚雅，風流旖旎，望之如藐姑仙子，赫蹏不律，實不能髣髴其一二。第以幽閒貞靜，不苟笑言，人之見之者，知爲大家閨秀也。顧其所居，不御婢媪，祇一年與相若之少年隨之，飲食必侍，出入必從，或以爲伉儷也，則尊卑之辨似

嚴或以爲僕役也，則上下之分從略。兄歟弟歟，似是而非，又在疑似間。夫惟存而不論，略而不議而已。粵人某，操器粟業，持籌握算，滄瀆大腹賈也。偶經其門，見而豔之，挽其房主人爲撮合山，願以重金作下聘禮。主人假索租值期，親詣女所，以意風女。女似首肯，並不問其爲正室爲蓬室也。但云：有父母在，一稟明後，俟命卽定耳。主人以告粵人，粵人喜甚，以爲藍橋玉杵，白裴航不能專美於前矣。然恐女有反覆，先以三千金託主人轉爲贈。且云：衣裳飾品，姑俟他時。女故作推卻意，固辭而後受。旋有一鬢媪來，謂是其親生母。粵人促主人以婚事請，媪固充耳不能聞，告語之下，無所可否，但作點首狀，一似無不悉遵台命者。粵人又以金珠數事，價值巨金，介主人盛飾往，請婚期焉。並以五百金爲老母壽。媪一笑而納之。婚有日矣，今夕何夕，見此粵人，粵人甚備輿馬，倩主人作冰上人，相將至其門。途中觀者，咸嘖嘖稱美曰：阿誰豔福，何修得此？孰意事出意外，變起臨時。百兩來迎，雙門緊閉，詢諸鄰右，昨夜遷矣！「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主人第徇粵人之情，並非好作證婚人，財非中飽，自是無庸任其咎。惟是鴻飛冥冥，未免咄咄稱怪。在粵人則黃金虛牝，實爲騙局所賣，自不禁狂呼負。然以女之處心積慮，設計頗工，知蹤跡亦未必有效，遂卽不予深究，付諸無如何而已。由是觀之，安知鬢母之非眞母，母鬢之非眞鬢？特假是以售其術耳！至飲食必侍出入必從之，年少，究爲女之何如人，則殊不可知。

林眉月女史，浙人也，與女爲同鄉，爲余述女子歷史甚詳。女越產也，其父曾任某縣教諭，女隨父

在任所，闌干苜蓿，冷署清閒，教以讀書，頗覺聰慧。及長，解吟詠，善作小詩。年及笄矣，感賦有「空賦懷春之句，射屏無雀，尙虛中選之人」句。縫人某者，年未弱冠，風流自賞，翩翩少年也。時以裁衣入署，女嘗與之商量尺寸，積久之下，相識日稔，兩情相洽。至於苟且，女乃竊其父之宦囊金，挾而與之偕行。初則匿居某處，偵騎莫之得，繼以資斧乏絕，不得已，作遁入空門計，皈依杭城慈渡庵。弓足雲鬢，未經薙度，蓋但借佛門以匿跡，非真與我佛有緣者。六根未淨，五蘊非空，又與某道士結不解緣，住持尼屢戒不能悛。

會同庵有沈小姐者，某紳女也，未嫁而夫死，俗稱之爲望門寡，守貞不字，勘破紅塵，繡佛長齋，深耽禪悅。女與之暱甚，沈不知女之所爲，以其性情和易，兩相魚水，遂以禪房密友視之。初不料女之蓄意不良，而心懷叵測也。沈固挾有多金，並在家時之金珠飾物甚夥，女或約沈以寄香普陀，或給沈以建築庵舍，窮思極想，涎其多金。不數月間，沈之資財，爲女騙者十八九，猶不止此，復欲以人之污己者，污沈。致沈忍之無可忍，訴之無可訴，追悔莫及，羞忿自盡。女由是不容於其庵，爲住持尼所逐，而人言藉藉，武林無女容足地，間關來海上，思欲以賣笑爲生涯，住居新闢時，專使其騙人伎倆，其受其愚而墮其術者，豈第一粵人哉？相隨之少年，卽當日之縫人也。端莊其面，淫毒其心，是真一女界醜歷史，其敗類未有至於此極者。女史知女頗末，爲余言如此，余聞女史言，得盡女之梗概。

余客海上久矣，猶憶昔年曾與女遇，一見卽知其爲風塵中人物，願以天生麗質，未免有情，探訪

之餘，頗涉遐想。幸余以寒素故，未致被其驅，不然，其不至步粵人後塵不止。厥後數年，音耗杳然。去年偶於同安茶樓見之，齒微長，而風韻一如舊時。有知其近況者，謂現住小東門，與某醫士結露水緣云。

蘇州鳳池庵小韻

官府之斷案也，但憑諸臆見，不詳加研究，以疑獄爲信讞，千古之覆盆莫雪，曾不知其凡幾！若蘇州鳳池庵小韻，真大可憐矣！

蘇州盤門內泔環巷，俗稱半泔巷，巷在府學之西，學中泔水出牆外，通城河，河環巷側，故曰泔環。曰半泔者，音誤也。地境荒涼，人跡稀少，屋宇不數十椽，民居僅十數戶。巷中有如意鳳池兩庵，皆尼庵也。山門並列而起，門內有小戶通往來。如意庵鄉尼二三輩，齋魚粥鼓，頗自清修；春夏則灌種蔬菜，秋冬則紡績棉紗，操作勤勞，僅堪度日。鳳池有尼數人，中年某尼，年華半老，性尚風騷，先與一小販營生者通，有年所矣；後以庵中時有梁上君子相惠顧，因約一織機者置機其中，篝燈操作，藉以守夜。黃昏人靜時，尙聞機聲軋軋，與梵貝聲相互答，鄰居安之，以爲守望相助，莫此爲善也。詎織機者鰥魚寂寂，不耐清宵；中年尼亦以其年穉於小販其人者，不久即成苟合，得新忘舊，遂與小販疎。小販無如何，惟偶或一往耳。

佛界清幽，紅塵隔絕；行爲祕密，鄰里舉不得而知。獨如意庵洽比爲鄰，庵內且有通徑；鳳池之一舉一動，無不彰彰在其耳目中。綠楊分作兩家春，固非如意諸尼所敢得而知者。春池水縵，甚事干干？

一薰一蕕，究難回器。遂禁不與通聞問，且以小戶加局焉。

宣統紀元秋，有一常熟客過鳳池門，翩翩年少，衣服麗都，手指之上，金戒粲然，織機者見而豔之，僞爲似曾相識者，誘而至庵中，將設計以爲敲詐地。中年尼捧茶餉客，故示殷勤，日暮掩幃，微露留髡之意。客悟其命意之所在，因探懷出銀包，拈一枚以贈尼，曰：日云暮矣，行將歸去，不腆之物，留作香金。請俟異時，再來隨喜。織機者目覩其懷中金，愈不禁饑涎欲滴，乃示意於尼，曰：賺客多金，何以爲謝？有供佛一壺酒，盍留客一嘗香積廚風味乎？尼唯唯，客固辭不得命，欲出而門已閉，不得已，且入座焉。客固不勝酒力者，數杯之後，頽然醉矣。織機者遽起取廚刀以殺客，尼從旁贊成之；夜深無援，救人應手卽斃命，遂盡取客所有。密啓門，呼小販者，小販居庵側，招之立刻至，告以故，相與棄屍庵後窰水中，而分肥焉。小販歸，織機者亦當夜走矣。

明日行人見屍，喧傳道路，里甲以報官，官蒞場驗，遍問居民，不知所對。顧巷中民居十數戶，暨如意庵諸尼，聞官至時，莫不啓門出視，在場聽候發落，獨鳳池庵重門緊閉，一似不見不聞者，疑竇所在，不言可喻。官捕尼亟，而小馥適自外歸，蓋小馥先應他庵之招，爲城中臨頓路一新喪家嗒經，往承其乏，已三日不歸矣。迨經畢歸來，而縣差已在門首，不分皂白，不問情由，與庵中尼共執到案。其於殺客事，固茫然無所知，刑具森然，官勢可畏，惟有嚶嚶啜泣，默然不能出一言。縣官將小馥與他尼分別管押，以庵中虛無人，派差爲之看守。而織機者於前夜歸家後，悶臥至日暮，猶不知尼之悉已被逮也。乘



夜到庵，扣門而入，則啓門者，赫然其爲縣差。差知來人之必有關於是案也，立即押赴案下。官升堂問，織機者直認不自諱，惟力辯其不與中年尼同謀，而反扳誣小馥耳。意者，自與中年尼通好後，愛情激發，以不忍加害故，而故作此狡獪也。官亦以織機者與小馥年相若，遂照錄其口供，不待小馥置喙，即以疑獄爲信讞，逐庵中尼，籍沒庵產。且於後庭得窖藏銀千五百圓，悉充諸公，而定織機者罪，並加罪小馥焉。究之小馥自捉將官裏去後，與案中一干人分別管押，禁不與他人通一語；其於全案之底蘊，小馥且到死不能明。冤哉冤哉！人有見小馥其人者，謂年不過二九外，體態苗條，豐神韶秀，留海髮，黝然覆額，一可人也！

### 洞庭山湘公庵阿巧

蘇州吳縣治西南，汪洋三萬六千頃，卽太湖是；中有洞庭山，山水清絕。山分東西，東山多尼庵，湘公庵者，洞庭東山尼庵之最著名也。阿巧，湘公庵尼也。余友張君建亞，知阿巧歷史甚詳，建亞曾充某學校教員，其同校某君，洞庭東山人也。以阿巧生平述之於建亞。

一日建亞爲余言曰：君知洞庭東山之尼庵乎？是處尼庵之規則，與他處絕不同。他處女尼，或爲鄉里雛鶯，因貧而賴以育養；或爲人家別鶴，因寡而藉以清修。或爲貞潔不字之閨娃，或爲伉儷不睦之怨耦。以故不守清規者，雖容或有，究未有公然賣笑，如洞庭東山之尼。旣曰尼矣，何嘗祝髮？霧鬢雲鬟如故也。何嘗弛足？蓮鈎羅襪如故也。濃妝淡抹，各擅勝場。徵歌而侑酒也，纏頭擲到，姍姍其來，亦聽

客之所爲耳。比之平康里中，殆有過而無不及也。阿巧本農家女，七歲喪母，湘公庵某尼，與其母爲姊妹行，憐阿巧幼無依，挈而留養於庵中。及長，有殊色。今年二十一、二矣。善應酬，工度曲，風神綽約，雅韻欲流，所謂穠纖得中，而修短合度者。喜作時世妝，髮黝黑而可鑑，雙鉤瘦削，如束笏然。菴中故多佳麗，環肥燕瘦，美不勝收。妙雲蕩逸，飛揚愛寶，孤高坦率，各享盛名。然以視阿巧之風致，嫣然不覺瞠乎後矣！洞庭多富室，水陸出產尤夥，四方商賈，雲集其間。顧問柳尋花，不少崔張之俠客，而倡條冶葉，卻無趙李之名姝。既有我佛之藏嬌，遂憑行人以訪豔。况阿巧爲東山翹楚乎？湘公庵自有阿巧其人，生涯頗不落窠臼，禪房曲徑，修葺一新，有治遊其人者，莫不以未到湘公爲憾，並莫不以一見阿巧爲幸。由是阿巧積資富厚，釧金環翠，羅綺生香，大家閨秀，不啻焉。

建亞既爲余言如此，復誦其友贈阿巧一絕云：爲尋春色到伊家，認取仙桃爛若霞；怪煞維摩太多事，東風一夜亂飛花！余聞其詩，謂建亞曰：此君詩亦平常，然似覺別有命意，不知命意之所在，不識詩中之奧妙。建亞笑曰：余亦云然。余友曾言昔年阿巧患天花，一月而瘳，面上癩痕點點，幸尙瑕不掩瑜耳。詩言蓋指此也。然而惜矣！建亞又言：阿巧自得痘疾後，丰姿仍不稍減。有某客過其處，巨賈也，一見而豔之，欲以巨金聘，阿巧未之許。客且以千金贈。客固俠者，而阿巧身價之高可想也。此亦建亞之友所言，而建亞轉述於余者。

洞庭山湘公庵妙雲愛寶

妙雲蕩逸飛揚，愛寶孤高坦率；一以流動勝，一以閒靜勝。同隸洞庭東山，湘公庵妙雲年二九，愛寶齒微穉，皆足爲湖山生色焉！湘公庵阿巧，風神綽約，雅韻欲流，禮纖得中，修短合度，爲尼界中翹楚。山中訪豔，無口不碑。

妙雲愛寶兩人，與阿巧同庵舍，儘情摹訪，類多效阿巧之所爲；談笑妝束，一舉一動，皆阿巧所涵育薰陶，而習與俱化者。特兩人賦性不同，不免毗陰毗陽之憾。然其天真所流露，不假矯揉造作，風流自賞，動中天然，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阿巧固集大成者，全材難得。妙雲愛寶，各擅一長，亦足多矣！

妙雲本毘陵小家女，家有姊妹五，雲爲最幼；其母以提挈之難，過也。於雲二三歲時，寄養毘陵某庵，轉輾而入湘公。時年尙八九齡，愛寶則爲湘公某尼私生女。洞庭尼庵，雖稱方便，然旣假我佛以爲名；究之佛門清靜，蒲團禪版，陳設儼然，則呱呱而泣者，不得不爲掩人耳目計。以故愛寶甫生時，卽寄乳鄰媪家，免懷而歸，纔四五歲。禪宗家法，凡皈依三寶者，不以行年長幼爲次序，而以入門先後爲次序，略如官場所謂資格者然。愛寶實穉妙雲二歲，妙雲之來湘公，後愛寶者二年，故妙雲照例稱愛寶爲師父也。夫所謂蕩逸飛揚者，真妙雲的稿不磨之定論。妙雲性流動，略不自知檢束，體微胖，軀幹不甚長，姿容豐潤，禮豔如春海棠。喜作學生妝，烏雲委地，時易釵而爲弁。善飲酒，對客輒以拇戰角勝負，醉則或作蹋搖孃歌，或作胡騰兒舞。嘗語人曰：余之歌，於女學生之琴歌如何？余之舞，於女學生之體

操如何？其流動蓋如此。人以其豪爽也，多願與之親。妙雲固易與相親者，菩薩低眉，禪參歡喜，銷魂真箇，比比而然，尋常視之耳。愛寶以孤高坦率故，頗不善妙雲之所爲，時以微詞相諷勸，雲若充耳不之聞，愛寶無如何，聽之而已。

然有知愛寶隱事者，謂亦與西山某氏子有嚙臂盟，蹤跡甚祕密，特以芳齡尙穉，儼然待字閨中。年已破瓜，初非完璧，春風荳蔻，誰曰含苞？櫛翠庵本非妙玉終身地，靜俟其所爲可也。然性閒靜，鮮嗜好，好清潔，茶爐經卷，不染纖塵，動用器具，不用他人物，人亦無敢用其物者。褻衣被褥，間日一易，衣不御羅綺，以布質易於洗濯故，楊以淺淡洋花之布衣。三日一澣，三四澣，輒給諸人，蓋其生性使然也。又喜規人過，如妙雲之放浪，輒諫之以直言，雲雖不之聽，第以情詞柔婉，亦未嘗怨之也。至於陌頭楊柳，緒起春心，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人之多言亦可畏，其愛寶之謂乎？

湘公庵除阿巧外，原以妙雲愛寶兩人爲特色，秉性縱相異，而小鸞慧業，則又異曲而同工。其伶俐俊俏之神情，斯固尼界中所罕見者。建亞張君先以其友所述阿巧告余，余已爲之書其事矣；妙雲愛寶之梗概，亦建亞轉述於余者。梵門綺語，因復合而書之。

震澤新庵連生

江震間女尼，大都自幼受育於尼庵，絕無自願爲尼，而皈依佛法者。問有四蘊非有，五大皆空，百人之中，鮮一二焉！其妝束亦與蘇杭間女尼異，十三四歲時，名爲雍度，其實不過頂心雍去一團，約略

不及銀錢；大長髮雖經翦去，然前後留海髮，徧覆四圍，茸茸然隨風飄動，黝黑豐潤，光可以鑑。甚有至三十餘歲，尙是烏雲滿額，勤施膏沐，對鏡自憐，傅粉添香，爭妍鬪異，綺羅被體，衣裙一似俗家。惟襟領間則變圓爲直，而緣飾之鑲嵌甚華也。震澤鎮新庵連生，年已及花信，娟娟自好，善於修飾，身軀在不長不短間，肌膚雪白，斌媚動人，其嫣然一笑時，微渦淺暈，姿態韶秀，一尼界尤物也。豐容盛鬋，髮光澤如髹漆，方之古玄妻，或有過無不及。豔名噪遐邇，羣以活觀音呼之。其服御尤極講究，冬裘夏葛，色色生新；禪榻之旁，箱籠以數十計。有見其冬月應里中夜，饑之招者，披一出鋒銀緞白狐斗篷，飄飄乎如凌虛仙子焉。

以故冶容，既不免於誨淫，而慢藏，尤不免於誨盜。昔年梟匪橫行江浙間，杭滬小輪，且遭堵截，新庵亦被搶劫。庵故無長物，惟連生衣服甚夥，傾筐倒篋，搜括一空。連生匿鄰家，僅僅得免。盜黨以衣付質庫，斜襟直領，無不知其爲尼家物，且無不知其爲連生物者，而盜案亦因之而破。鵜梁不稱，至於不敢領贖。連生自被劫後，頗自勘破紅塵，薄命自嗟，諸般懊惱，適聞蘇城某僧寺傳戒，大有祝髮焚修意，拚擋行李，屏去鉛華，與一老尼借布衲一襲。方擬將八千煩惱絲，連根削盡，行有日矣，忽爲小病所纏，遷延數日，致於不果。青鸞音杳，裘葛三更，人有自笠澤來者，詢之，皆以人面桃花對。名花有主，殆已與有情人成眷屬矣！

震澤新庵五寶

五寶亦震澤新庵尼，年已三十外，風姿稍覺黯澹，而氣韻自不可掩。居恆不事修飾，無尋常脂粉氣。顧覆額之髮，黝然布帔青衫，裝束尤極淡雅。見人則清談娓娓，令人爲之神移；坦直豪爽，胸中無城府。風騷由其天性，亦生而成者也。新庵女尼七八輩，故多妙年俊俏之流，盛壽修容，都是一時之秀。然震澤一鄉鎮，無有肯鬱鬱久居者。有女懷春，感標梅之迨吉，茵溷不可知，禪門寂寞，逃而入者，復逃而出。此往彼來，曾不知其凡幾。獨五寶自幼隸新庵，垂垂三十年，秋月春風，等閒過去，頻年梵貝，一若深與我佛有緣者。不知者幾以爲桃李其容，冰霜其性，懷乎其不可犯，雖愛慕之而無如何。殊不知五寶固別有深意在，特行爲祕密，雖同居伴侶，亦幾不能知其詳。妙常自有意中人，潘氏子其庶幾乎牆裏杏花，關滿園之春色；風前楊柳，漏大地之春光。消息相傳，非特屬垣之有耳，蓋有防不勝防者也。

余故人子汝南生，世居震澤，家與庵爲鄰，所居第一巷隔，其讀書之樓，有百葉牕二，適與庵之後窗對。一日夜深人靜，生尙挑燈作手札，忽聞對面窗呀然作聲，傾耳聽之，則又似男女喁喁私語者。遂潛息几上燈，將窗上百葉片抽起而竊窺之，則其同學友潘某，正與五寶並肩坐；几上壺觴具在，旋復見五寶摟潘某於懷中，屢剝西瓜子，以櫻脣相喂。潘某嘻嘻頑笑，若嬰兒之取媚慈母者然。蓋潘某年尙少，約稱五寶者十歲，股掌翫之，實面首充之也。時值孟夏，天氣漸熱，迨午夜而窗猶未閉，則是夜褻狎情形，歷歷在生兩目中，一幅祕戲圖，殆實父得意之作也！生擬推窗呼喚，警以深宵風露，男女衛生諸說，預爲異日要約酒食地步，繼思一池春水，甚事干卿，驚散鴛鴦，必招尤怨。且一經揭破，兩人之

名譽蕩然；攻發陰私，賢者所戒，因之收拾歸寢，惟有咄咄稱怪而已！越日，見潘某，生爲之述聊齋陳雲棲事，潘爲紅漲於面，嚙嚙不能作一語。生曰：余不過以君亦榮陽華胄，放假留仙筆墨作談助，非有他意，幸勿多心。彼此知交，萬勿以疑誤相罪責，反以他言亂之而後已。

次日，潘某忽過生齋，力邀生赴新庵，且願爲先容。生意此必潘某之與五寶欲兩相詰責而僞爲剖辨也，承諱兩不便，當境將何措辭？再三婉謝，固辭不敢往。潘堅邀之，遽拉生行，情辭哀懇，婉轉作乞憐狀，生不得已，姑偕潘去。則五寶已治具待，盤殮羅列，推生上座。酒次，語生曰：飲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當無二致；但僧家格於佛教，不能暢所欲爲耳。卽如几上粗肴，肉膾魚羹，非盡蔬菜，亦豈不在禪門禁令之內？則飲食既未能免俗，而男女之道，何必不然？講學家輒斷斷以氣節責人，抑何少見之多怪耶？在開通者當不若是之固執也！生唯唯，不能置一詞。生以五寶之言，雖多含蓄不盡，然明明爲潘某自承，明眼人不待多言。况前夜之溫犀秦鏡耶？爲前日之所諷於潘某者，當已爲潘某轉罄於五寶無疑。五寶本聰明人，並不究生之所自知，而若能知生之所自知，當時五寶諄諄言之，生默默聽之；潘某在座，則局促不自安，深有難乎其爲情者。酒數巡，生不能久留，告謝而歸。

他日見潘，始知五寶果以爲旣已隱瞞之不終，不如披露之爲愈；強潘邀生，實非潘願。潘忸怩甚，言之頗呈愧色；生故開通，亦並不與多言；然五寶之坦直豪爽，非特尼界中不可一得，卽求諸尋常巾幗，日以平權自由作口頭禪者，當又頹首下風，萬不能及！余聞生言，亦不禁爲之歎慕不置。而潘某者，

無論其家法之如何，乃與五寶年相懸，自無得成眷屬理；在五寶固守不嫁主義者，聞至今年近不惑，潘仍皈依女菩薩，關係殊密切。寶則仍在新庵，爲毘邱班首云。

震澤老太廟阿文阿禎

阿文，名安文，阿禎，名端禎。皆震澤老太廟尼也。阿文齒稍長，約在二十左右，身苗條，纖腰如弱柳；阿禎則年方二八，明眸皓齒，身體稍短於阿文，然妙在不長不短間。二人皆丰容俊美，清秀無塵俗氣。一時盛名鼎鼎，咸以姊妹花稱之。阿文善烹調，尋常齋蔬，咄嗟可辦十餘桌；預先訂定，尤爲精美。以豆豉麵筋幻成魚肉鷄鴨形，置諸席間，幾不可辨真贋；嘗之味絕佳，若易素菜爲葷葷，亦無不芳馨可口。盤殮精潔，彷彿吳中船式之菜；一席償四五金，即可飽嘗香積風味矣！老饕好事，至奉以禪門絡秀之號。文曰：旣爲禪門，非是屠門；君等時來大嚼，其何說之辭？余友汝南生答之曰：卿真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耶？然磨刀霍霍，爲諸檀越執庖丁之役，真太苦卿也！言訖，相與一笑。阿禎伶俐俊俏，頗通文理，且精會計；常住之中，出入簿記，皆阿禎一手之筆。鈎稽精確，累黍無差。

先是，老尼某，收阿禎爲徒，以阿禎性質明敏，愛之如掌上珠；老尼小有積蓄，去年老尼病，悉以所有給阿禎。老尼死，阿禎居然有地有田有現銀；人心勢利，羣相趨奉。顧阿禎頗能以小惠籠絡人，冬令租息所出，往往以大半分潤同輩；鄰里之窮苦者，亦時時有所周卹，故人稱阿禎爲慈善家云。

阿禎性好潔淨，先本與老尼同室臥；老尼沒後，將舊室修葺一新，淨几明牕，十分幽雅。經卷文牒



之類摺疊齊整，香爐茗具，陳設位置，井然秩然。平日喜作小楷，簪花妙格，娟秀可觀。阿禎既爲同輩所推重，而阿文尤與之相善。江震間女尼多污點，淫靡之風，習爲固然；惟阿文阿禎兩人，差無瑕疵之可指。阿文年齡長大，確能自守清規，阿禎知識已開，獨得自完太璞。汙泥中有青蓮花，亦難得也！

### 嘉興南庵淨芳

禾中唐泰階孝廉，少負不羈名，丰容修美，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間。旋食餼，歷任學使，按嘉郡試，輒冠曹輩。顧性挑達，漫不自檢攝，與里中執袴子，酒食遊戲相徵逐，飲博無虛日。南庵尼淨芳，年二九，豔名噪遐邇，遊人到其庵者，無論其爲訪豔而來，爲禮佛而來，莫不以一見淨芳顏色爲幸。淨芳聲價頗自高，潛心繡佛，岑寂自安，恆不肯輕見人；一聽老嫗雛娃，應酬檀越而已。南庵距城十里許，乘輿而往，未得盡興而返，如入寶山空手還，人咸引以爲憾。惟孝廉至，則淨芳淪苦茗，進香果，咄嗟治具，肴核紛陳，一若常爲預備者。故人之欲見淨芳，必以孝廉作先容，否則不能如願也。

孝廉到南庵，每爲平原十日之遊；老母家法嚴，輒託辭於文會，此間樂不思蜀，向之相與飲博者，因之日以疏，且不復如從前之遊戲徵逐矣！禪房幽邃，竟藉以爲藏修地，文學由是而大進。時或以韻語教淨芳，故淨芳善作詩，皆孝廉所授也。會值大比年，孝廉僞以避暑讀書，擬偕同人先事赴省垣，預爲舉業地步者，請之於堂上；老母許其請，遂得公然下榻於南庵。淨芳添香佐讀，倍極殷勤；女貌男才，不免爲愛情所激觸，閨房甚於畫眉，外人那得知其隱。富貴毋相忘，當無待海山盟誓焉。迨試期至，淨

芳送之行，眠早起遲，再三珍重，試畢歸家，頗以思念情人爲苦。不數日，又以赴省候榜辭老母，其實則仍往南庵也。

重陽節後，省中撤闈揭曉，鹿鳴報捷，急足到禾中，孝廉固已高中經魁，合家大慶喜。然孝廉則未之回，家中以其尙在省垣，想不日必當旋里，不意忽忽一月，音耗杳然，里巷喧傳，詫爲異事。老母憂疑殊甚，然亦無法尋覓，徧問親朋，無有知者。南庵地本幽僻，幾與城市相隔絕，况儒佛異教，又若漫不相關。孝廉又以場後小病，足不出南庵門者累月，而心耽禪悅，功名事幾已付之九霄矣！

時已孟冬，朔風告警，檢點行篋，薄棉不足以禦寒，乃作書致家中取衣，遣香備往，僞爲自省中來者。家中得書，覺書中詞意恍惚，深有可疑之處，一經根究，香備無可隱瞞，鄉愚本戇直人，遂不禁和盤託出。蹤跡而往，乃得尋之歸。孝廉始知己名之已登賢書也，亟赴省料理一切，幸尙不嫌太遲。明春計偕北上，聯捷成進士，以知縣分發直隸卽用。衣錦歸鄉時，而淨芳已呱呱在抱矣！孝廉本未有子，告諸高堂，喜出望外，且孝廉自與淨芳遇，一改從前挑達之性，杜門攻苦，因以成名，其先後影響，未始不可爲淨芳德。爰納淨芳作小星，需次北直，携之同行。堂上春秋高，板輿並未迎養，夫人某本賢淑，願在家侍奉老姑，以婦職兼子職，姑媳甚相得。

孝廉到直後，十餘年間，歷任煩劇，牛刀小試，頗著政聲。宦囊雖不豐，然已脫盡寒酸氣味矣！年來告終養，歸禾中，孝廉年僅四十許，子已將近舞勺，淨芳則甫三十歲，娟好不減疇昔。見之者猶疑其爲

天仙化身。解組歸來，一家團聚，母慈子孝，妾美妻賢，修到幾生？得此清福！午橋如意曲，豈真盡屬寓言耶？

### 嘉興南庵小芸

小芸，隸嘉興南庵。宣統紀元夏，余有事武林，道出禾中，於城南親串家見之。親串語余曰：此吾禾盛名鼎鼎之小芸師太也！工文翰，通經典，詩詞尤擅勝場，君盍坐而與之語乎？卽而視之，年約二十許，神姿淡雅，娟好異常。玉立亭亭，神仙不啻焉！小芸聆余親串語，余言若謙不自勝者，寒溫數語，已覺吐屬不凡。余問所作詩詞有存稿否？芸曰：方外之人，粗知韻語，有作輒卽焚去，不欲以雪泥鴻爪留痕迹於人間，供識者訕訾也！余又問曰：經典詞旨深奧，吾輩鈍根，不能領略其妙，究竟禪經者能深通其理否？芸曰：禪理與儒理相表裏，初無難解之處，其顯而易明者，尤莫如多心經語。君知禪家之妙乎？六根未淨，無怪五蘊難空；欲識本來，自必先除魔障，則以心經之無眼耳鼻舌身意數語盡之。余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皎潔坐忘中，夜月繁華夢醒四時花。如何是無耳法？曰：悉憑鳥語喧春樹，不覺泉聲答晚鐘。如何是無鼻法？曰：鴨鼎空教焚永晝，麝煤何事煖春宵。如何是無舌法？曰：辨論千般都是假，旨甘百和總非真。如何是無身法？曰：痛癢不關同木石，寒溫一任遇冬春。如何是無意法？曰：澄水不波清滿湛，長空無月淨沈沈。凡人不見可欲，心如止水；一見可欲，心如沸水。魔障從生，浮雲忽起。故一切人間之色相，宜以定識定力制之，則劍斫亂絲都不礙，冰銷熾炭自無煙矣！余聆其言，謂其如生公說法，當是確

有所得，非僅習口頭禪者比；而且舌妙蓮花，亦復才工柳絮。問諸近世比邱中，固是得未曾有。向讀葉小鶯受戒，及沈綺琴皈依佛二記，錦心繡口，雲詭瀾翻，爲之合十頂禮。小芸現身說法，香口親聞，琴操恭禪，想見坡公當日矣。語次，時計已指十二句，瀉杭火車，行且過禾，惟恐趕程不及，不得再有後言，遂作別云。

## 嘉興桂林庵月輪

翠袖多情，紅顏薄命，彩雲易散，恨月難圓；則嘉興桂林庵月輪事，有可述也！嘉興某紳之夫人，素與桂林庵住持尼某相友善，住持尼卽月輪師，師以月輪幼慧故，歡愛倍至。夫人有子，小名善生，愛憐少子，則又婦人之常。夫人到庵隨喜時，必與善生偕；住持尼往夫人家，亦必與月輪偕。夫人以善生寄名於尼，尼報之以月輪，因亦寄名於夫人。兩相過從，親暱之情，若戚串焉。時善生與月輪皆僅數齡耳，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郎騎竹而妾折花，見者爲之生羨也。祇以格於僧俗，又不無門第之嫌；即使月下紅絲，亦不能有此權力。不然，天生嘉耦，真是一對玉人焉！嗣後善生在家讀書，夫人又督責嚴，不聽時常出外；月輪偶隨其師往夫人家，善生攻苦頻年，閉門誦讀，亦難得與一面。隔花人遠天涯近，付諸思慕而已。

光陰荏苒，年已皆十五六；善生丰容修美，有衛玠璧人之目，月輪則修容盛鬋，俊俏絕倫。會夫人病歿，住持尼偕月輪往弔，生見月輪風神綽約，不禁爲之神移。祇以苦衷之中，居喪守制，禮之所在，不

得與之通一言。月輪歸後，亦頗思念善生不置。未幾，生以七事告終，假啖經爲名，特至桂林庵，得與月輪話積懷。數年契闊，情致備極纏綿。自夫人故後，月輪於生家，蹤跡日以疏。生讀書之暇，輒一訪月輪。願生雖年少，頗能以禮自持。雖與月輪友愛深，而終不及於亂。及生服闋，親友有爲生議婚者，生雖有月輪在，然究以門第攸關，斷無娶月輪理。婚姻不自由，是亦無可如何事。月輪亦知其故，從未一吐其隱衷，而情之所鍾，則又無可自禁。是雖有千百女媧，不能補此情天缺陷也！

及生娶而月輪病，生爲之譬喻百端，慰藉萬狀。月輪反以爲病不由此，以之應付。生有言，輒亂之以他詞，惟雙淚盈盈，自嗟薄命而已。藥石不足醫心病，卒以一病不起。不數月後，玉碎香銷矣！生以爲伯仁由我死，引爲生平憾事。以月輪肖像，懸齋壁作記念，且撰啓徵詩，並乞人祇寫曇花一現意，幸勿擱入褻語。觀於此，生可謂能知月輪也。夫兩人固所謂「深乎情而止乎義」者，然而月輪良可憐也！

### 平望雨珠庵蓮因

蓮因，今居平望雨珠庵，年纔二九，向隸禾中某庵，其師本出良家，精通文翰，幼時深受教育，中年守孀，祝髮焚修。蓮因自幼時，於師挈而養之，教以書史，授以詩詞，以故長於吟咏，獨得乃師衣鉢。顧性好清潔，不肯與凡人伍。昔年其師圓寂，以禾中渺同志，因來平望，平望屬震澤縣治，鎮東有巨澤，卽所稱鴛脰湖。雨珠庵濱湖而居，推牕望之，水天一色，浩瀚無涯，幾點風帆，夕陽送影，數聲漁笛，新月弄秋。庵中祇一老尼與一老嫗，香烟寥落，門設常關。其於蓮因本性，則適得其宜。暮鼓晨鐘，蒲團且坐，偶拈

韻語，輒作小詩，積日稍久，哀然成帙。自號蓮花頭陀，有蓮花謬詩一卷。

余友吳次公世居鶯湖，風雅士也。今年與余同客吳中，偶或過從，嘗爲余誦蓮因所作自悼一律云：畢竟桃花薄命同，年年飄泊怨東風。鎖來寶鏡眉彎黛，拋去冰壺淚點紅。玉臂餘寒雙劍卸，瓊腰瘦盡半衾空。佛燈未燼長明火，寂寞禪關曉霧籠。又望月一律云：玉宇無塵夜色闌，銀潢洗出水晶盤。諸天色相空中現，大地山河鏡裏寬。今夕自然千里共，此生能得幾回看。琉璃世界光明藏，問說何人在廣寒。余聆其詩，覺其詞怨而不怒，極得風人之旨，而細味其意，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知蓮因真是可人，但偶託於禪悅耳。幾生修到，不知阿誰有福，可以消受。會託次公轉丐全稿一讀，久之未之得。後知次公屢向丐取，蓮因以其饒舌故，頗以豐干相恨，靳而不之與。余與蓮因，深以未得一面爲憾，而其生平梗概，則亦次公爲余言也。

盛澤大悲庵順寶

盛澤鎮屬吳江縣治，明高士卜孟頌居此，高士名舜年，故亦曰舜湖。舜湖者，俗稱西蕩是；湖濱大悲庵，尼庵也。屋宇不甚多，顧山門佛殿，粗具規模，曲徑通幽，禪房花木，清流繞門外，浩渺無所際。西望洞庭諸山，隱約在目，蓋據一鎮之勝概焉。光緒甲辰乙巳間，有幼尼順寶者，居是庵，時順寶纔十五六齡耳。余於是二年間，適賦閒居，余家在鎮之東，炎熯天氣，家居憚暑，輒蕩一小舟，容與西蕩中，爲作招涼計。沈瓜浮李，擬厥南皮，雪藕調冰，方諸丈八，興之所至，放舟泊庵前，招順寶來舟中，招之無不至者。

劇談對飲，了不欲歸。順寶飲量，雅稱大戶，一飲累觴，略無醉意。尤善以鮮花作釀，最佳者以白玫瑰珠蘭花合浸而成，醴郁作沈碧色，芳冽不可名狀。嘗以一罇勸余飲，開樽相對，香沁心脾，不暇顧婦人醉酒之譏也！

順寶盛鬚修容，清潔可愛，依依小鳥，言語頗解人頤，初不過略識之無，向余問字者數月，竟爾粗通韻語。時有某武員汛地來盛，慕順寶名，挽余作紹介人，帶師船數艘，誇張聲勢，直至庵前，至復自恃能力，以一拳搥碎其山門之壁。順寶聞而出，曼聲而言曰：搥碎山門容易補，損將佛法最難修！某武員聞言，深滋不悅，擲四餅金，作賠償費，鼓櫂去。順寶喚香傭追還之，蓋其狷介有如是者。後某武員又盛飾至其庵，以巨金示住持尼，欲以順寶充下陳，順寶堅不願，致作罷論。某武員旋以狂悖鑄其職，甚至流落無所歸，人服順寶之有先見焉。

順寶本農家女，幼失怙恃，大悲老尼育諸庵，長而聰穎特甚，好潔由其天性。煙筒茗碗，不令人共，直一女倪迂也。余年來館食吳門，不至其地者數年，偶問諸人，不知順寶蹤跡矣。落花茵溷，俱不可知，放櫂湖濱時，當不勝人面桃花之感云！

盛澤白廟喜貞

白廟在舜湖之濱，疇昔故多佳麗，厥後風流雲散，相率而行。近有喜貞者，豔名噪遐邇，余於去年耳其名，第以作客他鄉，歸里日少，亦幾淡焉忘之矣。今年新正月，與一二朋輩，携小舟於湖濱，訪紅翠

渡木蘭洲諸古蹟，順道詣白廟，叩關而入，卽由應門，嫗延至大殿坐，住持尼出而應客。年可三十許，小驚受戒，風韻猶存，蓋亦似曾相識者，照例作寒暄語而已。惟不見喜貞其人，竊恐其新年因事他出，不能達我輩此來之目的，其如聞所聞而來何？卽而詢之，則曰：小病乍起，不可以風；禪房卽在殿西臨湖一楹，貧尼殊不妨導貴客入。但藥爐茗碗，與衾枕共狼藉，亂頭麤服，不足當青眼一顧耳！語次，卽囑老嫗淪茗，甌借果盒攜西楹來。

余深喜住持尼之頗解事，遂相將至喜貞房。喜貞果依依病燕，露一種可憐之態，而風姿掩映，斌媚天生，玉蕊瓊枝，未足方喻。「梨花一枝春帶雨」，信乎名花有眞色相，脂濃粉膩，下乘禪也！吐屬之間，倍臻風雅。余友問其識字否？曰：旣會啐經禮懺，自然識字知文，但如白香山七月時，不過略辨之無而已。又問年幾何矣？曰：纔過二八。又問來此幾何時矣？曰：不過一年。余視其纖腰束素，正欲有以相問，喜貞已覺余目光之所注，不待啓口，卽爲余語曰：上年在震澤某庵，因師父圓寂，庵中食指多，效老僧卓錫他方，特來貴地耳！余嘆喜貞之善伺人意，其聰明有不可及者！又曰：此地頗清淨，頂禮蓮花座下，齋魚粥鼓，亦並不思他行也。余笑頷之。

時老嫗捧茶果來供客，住持尼偕幼尼數輩來應酬，正擬一一問詢，舟人以風急日暮促解維，乃償茶資二餅金，偕余友作歸計。喜貞力疾擎帘出，且殷殷訂後會焉。



小金，梨里人。父母早亡，家貧無所賴，幼育里中之西庵，爲尼焉。梨里屬吳江縣治，風俗淫靡，諸尼庵多污點，會有奸拐事，里紳懇諸官，縣令驅捕，亟小金由某紳家女傭引至盛澤鎮，寄住鎮北之淨明庵。淨明房舍十數椽，不甚修葺，顧地境僻靜，門前流水一泓，市聲不到，庭中雜植花木，四時不斷生香。西偏有樓數楹，小金所居頗軒敞，推牕遠望，儵然出塵，以故小金安居之初，淨明庵既在市杪，住持尼又不善供應，諸檀越幾皆裹足，自小金至，香火之盛，勝於疇昔者幾十倍。蓋小金媚容修飾，風趣天然，言語之妙，尤能得人意也。

鄉鎮俗例，凡人家新喪，必延女尼唸經禮懺，且卜夜而不下晝，通宵達旦。事苦而酬微，住持尼以小金往弱故，且囚小金而香金夥，乃不使小金應經懺約，小金得以優游自在，齋魚粥鼓之外，時從事於針黹，一寸之縑，人爭購之，償其值者且數金。余由太原公子先容，得有數面之緣，見其舉止嫺雅，初無一點俗塵。房中陳設清潔，補壁書畫極精。小金指一聯問余曰：此聯佳否？余視之，則爲「肯爲寶釵離淨土，好從月鏡證良因」二語，蓋小金小字寶月也。余笑頷之曰：佳！小金頰微頰，俯首無語。詢之，則曰：王某謔人太甚，重違其意，特未之棄耳！乃知卽爲太原公子所題贈者。余笑曰：凡事祇要重違其意，其庶幾也！小金解余言中之意，頗露嬌嗔之色。時正暮春天氣，牕外垂柳二三，燕語鶯啼，大好風景，余偶誦王少伯閨怨一絕，尙未及陌頭楊柳句。小金遽曰：誰爲少婦，其儼不於倫否？余與太原公子皆笑不止。小金誠可人哉！後余館食吳中，與小金不見者數年。去歲聞太原公子來吳中，僦屋居，偶過其

齋見小金在吳下寓廬蓋金屋焉。

盛澤淨明庵天錦

天錦盛澤鎮淨明庵尼也。余見時在光緒二十三年間。天錦年已三十餘矣。顧其體態苗條。丰姿綽約。一頭留海髮。尙未度盡。其光黧黑而可鑑。略不諦審。幾以爲二十以內人。性好清潔。衣裳縞衣。一塵不染。又復精通內典。大家閨閣多有喜聽其講經者。

余友隴西生所居。與淨明庵僅一水隔。生中年喪偶。抑鬱無聊賴。招提紅板。數武可通。積日既久。過從遂密。生以不得於父母。甚至不容於其家。遂以禪房爲下榻所。幾欲終老柔鄉矣。究以人之多言。彼此皆關名譽。生故設一藥肆於市上。乃借懸壺名。獨遷居肆之中。生偶攫疾。天錦必日數至。泊生病篤。肆中無傭人。天錦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數閱月。生死天錦啜泣生之側。焚衣疊鏹。如家人然。生父母至。義天錦之所爲。反感悔平日之不以子爲子。遂亦並不加斥。生喪舉而天錦歸。天錦病。天錦死。嗚呼！天錦殆有情人歟？余聞人言。天錦三十歲以前。頗以清修爲職分。長齋繡佛。了無塵心。真所謂五大皆空。四蘊非有者。淨明故多俊尼。標梅迨古。皆不免於懷春。天錦獨心非之。晨鐘暮鼓。靜掩禪關。蓋已心如古井矣。顧何以一遇生而不自禁。竟大反其初衷。情網所纏。至於身殉。其真晚節之不終哉。或亦前緣之未了也！

天錦之死。距生死不十日。有人作一聯以爲輓曰：塵世茫茫。苦海慈航能渡否。板橋寂寂。春風流

水究云何？用意頗覺含蓄不盡。夫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余雖與生交最深，而生之死已十有餘年矣，獨不解天錦之一生貞白，忽爲生破其戒，復爲生殉厥身，偶一追憶，耿耿不忘！質之我佛如來，後果前因，不知當作何說也？

### 蘇州染香庵松月

佛門子弟，塵心未淨，不耐禪房寂寞，而還俗嫁人者，往往而有。然皆姻緣草草，有類私奔；未有百兩相迎，六禮咸備，委禽納幣，而結正式之婚者。况乎其爲閩閩之家，詩書之子，御輪親迎，歌宜家宜室之詩也。如光緒辛丑壬寅間，蘇州染香庵之松月，與齊門程秀才之成婚，可作乘龍佳話已！松月十七八歲時，豐容盛鬋，姿色在中人以上；而標梅迨吉，有女懷春，禪榻淒涼，不無身世飄零之感。然其住持尼清規碯守，齋魚粥鼓，與松月同臥起，竟寸步不相離。庵中除一老嫗司炊爨啓閉外，此外別無他人。庵規嚴肅，五尺之童不入門；松月雖春心淺逗，頗頻年禁錮，心不死而自死，無如之何也。

某宦婦者，已字未嫁而夫死，過門成服，抱木爲婚，之死靡佗，守貞終老。營一家庵於城南，帶髮修行，暮鼓晨鐘，儼然方外。與染香尼相友善，時時往還。經卷流連，頗稱莫逆。婦每入庵，見松月年華漸長，端莊流麗，體態苗條，饒有大家風範；愛之而復憐之，屢欲爲尼說法，俾松月及時還俗，不致淪沒終身。將來女貌郎才，可達有情眷屬之目的。然知尼故性情剛愎，非可以情格而理喻者；若用強迫手段，又何事不可以辦到？惟素與尼善，而奪其所有，未免傷情；且佛法基嚴，吾旣與之爲同道中人，不可爲吾

一人所破壞。然於松月一方面，終有不能釋然於心者。乃以言諷於尼曰：師年老矣，若不預爲之計，將來松月一人，青年孤弱，何以擔承庵務？不若早爲之地，覓一鄉女，爲松月徒，否則，余家有蠢婢在，不嫌粗劣，當謹以作贈品，則承乏有人矣。尼深然之。

他日，婦以婢至，爲之飯依籬度，婢果癡憨醜陋，年已十八九，尙未知人道者。顯操作勤勞，行爲誠懇；晨執炊而暮鍵戶，既助尼之力，深得尼之歡。而庵中舊有之老嫗，已讐讐不任事，尼莫爲之計，至是而感激婦之垂愛不置也。不知婦之拔幟立幟，設計甚工，淮陰將兵，固有能出奇而制勝者。

不旬日間，松月黃鶴矣！嫦娥奔月，里巷喧傳，然佛家門開方便，逃禪二字，安必不可作逃出解，無足異也。尼自失松月後，無法尋覓，思慕哭泣，固意中事。總以有婢相承乏，亦以聊慰其衷懷，音耗杳然，旋即置之已。

齊門程秀才者，歙人，木商子也，文名籍甚，有聲於時。父母早亡，家資鉅萬，弱冠娶某氏女，伉儷甚篤，三月而賦悼亡。莊子鼓盆，悲不自已，有爲執柯，輒不之許。會寒食，往山塘掃墓，攜小舟出閫門，行數里許，見臨河一巨宅，麗姝三四，倚門而立，中一人，貌最秀，無尋常脂粉氣，詢諸舟人，知其爲董事程姓家。秀才本以斷絃久，鰥魚寂寂，錦衾角枕，獨且生悲，遇此殊姿，不覺心動。及聞舟人言，知係同姓，格於成例，爲之愕然！舟行數箭，舟人女向秀才乞艚中自來火，燃香煙，謂秀才曰：儂操舟久，不時往來山塘，沿河人家，大半相識，頃之程姓，有姊妹三，其姿容淡雅者，蓋彼親串女也。秀才大喜，微露問名意。女

以有母在家，足以任媒介事，容歸而與謀；秀才重託之，許厚酬柯潤焉。

數日，女來報命，謂此女係某宦婦義女，婦守貞無所出，以義女作親女，愛憐倍至；終身之事，婦有全權，尊屬已由老母通達，幸不辱命。惟一切婚禮，須稍飾觀。秀才一一應之，而擇日下聘也。婚有日矣。婦卽假親串家嫁女，婦之夫家本巨族，婦請夫兄主婚，而夫族之人，皆重婦貞；徇婦之意，閣族咸至，贊襄喜事，如己家嫁女者然。而並不知新人之爲松月幻相也。或有疑之者，則以母家遠族姪女對之。男家先世亦貴顯，故迎娶之日，銜牌儀仗，充塞衢途；彩輿臨門，山塘十里間，咸嘖嘖相稱羨。女家於所對付之處，其繁盛蓋稱是。婦囑女之勿以來歷告人，但曰本爲母之夫家遠族女，螟蛉以作親女者耳。

蓋婦之夫家，本浙西人，家鄉寒族多，素不通聞問，故人深信之而無疑之者。厥後，琴耽瑟好，鴻案相莊焉。值婦病，秀才夫婦同往省親，適染香尼，亦送物品至，瞥見女而大咤，蓋妝束全非，而面目猶是。幸婦疾中神志極清，亟曳尼坐，掩其口而告之，故且願以重金壽，以之自贖其罪。尼亦喜松月之得所也，亦遂不多言；然而春光從此漏洩矣，而秀才猶未之知也。

先是，婦以蠢婢贈尼，卽與松月密約，於某月某日，艤舟庵後，伺隙而潛逃。松月一如其教。及曠得松月歸，卽藏匿山塘程姓家，程婦之母姨家也。由是爲之蓄髮纏足，與彼姊妹行同寢饋，涵育薰陶，習焉而化，不數月，鳳翹踏月，蛇髻盤雲矣。舟人婦本嘗往來兩程家，婦亦時至母姨處，故舟婦亦與相識；然女之爲比邱變態，則不能得而知。及秀才評以厚柯，因之以撮合山，自任竭情牽合，得成此一段。

美滿姻緣也。夫婦之於此事也，蹤跡祕甚。當時戒舟人勿言，舟人亦遂不敢言。他年，婦以病瘵死，舟人稍稍言之，綜厥後先，卻相吻合。特不知程秀才能知牀頭人歷史否耶？

由是言之，婦既與尼相友善，不應於尼之前便此狡獪伎倆。然其成全松月也，則其一片婆心焉。或曰：婦何厚於松月而薄於己婢若此？有知之者曰：婢固石女也。故入庵之後，亦遂安之若素耳。而如松月者，既入空門，旋歸葬族，且其于歸禮數，無異名門閨秀，煌煌冠帔，非夢想所能到。此固尼界中罕有之事也，可作梵門掌故已。

海州百子庵守先

客有自海州來者，告余以百子庵奸殺事。余曰：余閱報紙，已盡知矣。本年三月初旬，輿論時事報之圖畫新聞，不且詳載其事乎？客曰：子試言之，不知與余之所知相吻合否？此事余固知之最確也。余曰：報言海州城內百子庵尼守先，美而豔，性尤淫蕩。初與州差趙美有染，繼與州書葛雙喜妍識，竟疏趙而親葛。後又與碧霞宮僧人善隆私，遂欲並葛而遠之。葛不能平，上年三月初四日，邀趙美至某飯館晚飲，醉後同往百子庵，意在殺僧人善隆。扣門時，守先正與善隆叅歡喜禪，聞葛怒罵，令善隆越牆先遁，然後開門。葛搜善隆不得，即將守先拖至門外，以刀劈其面，守先昏絕在地。復與趙美連砍十數刀，登時畢命。彼時善隆伏在門前苗麥深處，目覩情形，不敢救護。次早，地保報案相驗，州牧謝元洪私訪輿論，立將葛雙喜趙美善隆獲案，均值供不諱云云。報紙言之鑿鑿，而且葛趙兩人之飲酒，僧人善

隆之越牆，女尼守先之受刃，圖繪精詳，形神逼肖；子之所知，當不外是。

客曰：噫！余曩者固僻處海隅，未獲見此項報紙，然如子之所言，按諸余之所知，則是兩相矛盾也。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是殆傳聞之誤。在報館有聞必錄，一時不加詳察，以致真贋之不明，而繪圖者又信筆所之，私心揣度，以供按日畫圖之資料，是皆不足深責。但言之者，邪正不分，真淫不辨，致正者貞者，皆因此而蒙不白之冤，而爲邪爲淫，反爲筆伐口誅所不及，豈公論耶？海州通淮濱海，土瘠民貧，其西北境，與山東鄆城日照等縣相接壤，地多僧寺，尼庵稱是。百子庵雖多淫尼，而守先幽閒貞靜，固桃李其容，而冰霜其性者。年二十許，丰神絕俗，劉海髮鬖然覆額際，亦可人也。然長齋繡佛，頗能自守清規，此海州城中人人所共見而共聞者。碧霞宮僧人善隆，年已七十餘，皤然一老衲矣。雖不知其爲人之如何，而老態龍鍾，微特萬無與守先通奸理，且萬無與他尼通奸理，又無論百子庵之牆之高否，而以善隆垂死之年，其尙能效會真記故事乎？百子庵非一尼，其與僧人通奸者，蓋別爲一尼，而非守先其所通奸之僧人，又別爲一僧，而非善隆。奸殺事誠有之，其事與報章所載相彷彿，惟飲刃之尼，傷尙輕而未死，與所通奸之僧人，皆山東產，旋即遞解回籍，而科趙葛以監禁之罪。則奸殺事之發現，正已酉春間事也。淫僧淫尼，不足深論，而守先之被誣，不得不爲之一辨焉。守先淮海間人，貌殊美，而莊重不佻，實爲女冠中所罕覩，嬰兒子至今無恙，可爲趙威后告矣！客言如此，爰爲泚筆而存其說。

徐州延壽庵善雲

徐州地方有著名之尼庵曰延壽庵，女尼十數，皆山東產，類皆妙年俊俏，妖豔無倫。帶髮修行，不加薙度。晝則誦經禮佛，鐘魚並奏，鐃鈸齊鳴，固儼然尼也。夜則改裝易服，蛾眉蟬髻，粉膩脂香，則又儼然妓也。引入入勝，真箇銷魂。凡青年子弟，咸以是爲溫柔鄉。數年以前，猶是暗藏春色；嗣後賄通官吏，特爲護符，遂公然爲妓矣。且諸尼雅善度曲，又多有能演劇者，歌扇舞衫，音樂悉備，禪關幽靜，不啻歌舞之場焉。事載庚戌四月十七日時報，並繪紀事畫以徵其實。濃情膩態，活現楮墨間，豈真紀事者之故神其說乎？空中樓閣，污及佛門子弟，阿鼻地獄，將爲若輩設矣！然余於十年前，嘗橐筆於毘陵京口間，渡江而至邗上，由是而通而淮而海而徐，江淮襟帶之交，蓋時有羈人蹤跡焉。

光緒戊戌，余應某太守之招，至徐州，作入幕之賓者一年有餘，齋居寂寞，頗動尋芳之興。顧徐州民俗質魯，鮮南方文雅氣；勾欄數處，舉不足以容膝。况復寬衣翹髻，不識時妝，劣粉庸脂，何足以供識者一噓？延壽庵者，當時早已著名，庵中有名善雲者，尤爲膾炙人口。幕中有曾入桃源者，嘗浼其先容而往訪也。善雲果丰神淡穆，情性溫和。時方仲夏，素衫而藍帔，雙鈎端整，修短適其中。霧鬢雲鬢，並不作優婆裝束。問其年，纔二八耳。口語微帶齊魯音，蓋山東滕縣人也。滕縣與徐州府治北境相毗連，俗雖強悍，而人尚儒雅，善雲固有所謂「美秀而文」者，豈真尼山鄒嶧靈秀之氣，復得分潤於女界耶？語次，頗覺通知書卷，知幼時曾受其伯叔行之教育；父母以疫亡，家貧無所賴，厥後其伯叔行又死於疫，不得已而入空門。語至此，若深自於邑者，余亦爲之惻然。又言延壽庵諸尼，皆以爭妍鬪豔爲



宗旨，行止略不檢攝；余嘗不善其所爲，故往往不肯出見客。遂指余同往之友曰：渠固風雅士，時一惠臨，塵尾叨陪，深得問字之益。渠旣風雅，則渠之友當有同情；如君雍容儒素，定非俗人。禪寮頗稱習靜，不嫌猥褻，幸勿棄遺，俾方外人亦得常聆教益可乎？余愧謝不敢當。

夫如善雲者，姿首旣在中人以上，妝飾靚雅可愛；又復清言屑玉，文采斐然，貞靜幽閒，斯爲不媿。雖不知其生平之究竟，要之未可以尋常比邱視也。厥後，某太守以及瓜卸事，余亦襪被南歸。蓋與善雲相見者，僅數次耳！詩鸞信香，歲星周矣！今閱報紙所載延壽庵事，觸余舊感，因爲之追憶而書之。

### 黎里女貞庵愛金

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庵曰女貞，其名詞自甚佳也。然玩下句十年乃字，則所謂貞不字者，非真不字也，特待字耳。黎里女貞庵之愛金，今已字人矣，而十年以來，禪榻淒涼，佛燈寂靜，遵時養晦，暫屏鉛華。不知者，以爲此固守不嫁主義，真能實行女貞二字者也。夫女貞庵之在黎里，一鄉鎮著名尼庵也；愛金之在女貞，一尼庵著名妙尼也。愛金五六歲時，卽隸女貞，自幼頗能狷狷自好，衣衫清潔，經卷整齊，略通文墨，雅好塗鴉。至十二三歲時，楷法益整飭，簪花格妙，秀潤可觀；喜作吉語，有時整理經頁，以紙包裹，復於包面上加紅籤，上書「開包大吉」四字。有某檀越見而大笑，以包與苞之諧音也。愛金不之解，固請其說，某爲之約略解之；愛金兩頰微頰，略露羞態，然仍在似解不解間也。

一日，其師赴鄰家啖經，忘帶經卷一冊，因遣香工回庵，屬愛金檢取。愛金作一手修復之曰：經包

甚多，不知所要者是何經名路近而時早，不如吾師回來，開包自取。師歸而薄責之，愛金固請其得罪之由，師不能言，微哂而已。愛金恍然自悟，至羞不可仰，於是盡毀其包上之紅籤，不復再作吉語矣。其癡憨如是，其靈敏又如是，真可兒也！

年漸長，體態苗條，貌益媚嫵，眉彎斂月，髮覆留雲，人之見之者，以爲如此丰姿而鬱鬱久居此，娟娟此豸，小妮子大可惜已！况愛金生成貞靜，極不善於應酬，有隨喜而來者，大有千呼萬喚始出來之勢。出家人固以男女避嫌爲第一要義，比之大家閨秀，更宜確守清規，亦卽所謂女子貞不字也。殊不知愛金之平時物色，祇以風塵中無當意者，以故索居閒處，若不嫌其沈默而寂寥，其實終身之願，時在心頭。女子貞不字，未必十年不字也。

會里中某生新喪偶，延女貞庵女尼嗒經，愛金與焉。某生固丰神俊秀，有王恭濯濯春柳之概，性既溫存，才亦倜儻，料理喪事，井井有條。愛金心焉敬之，不覺心爲之醉。他日生以送經資到庵，愛金留其坐，聆而與之語，禪房祕密，其所語非局外所能知。生亦因此愛愛金甚，或數日不見金，則采蕭一日，如隔三秋也。金之於生也亦然，金由是陰蓄髮，復以雙纏織其趺，不數月後，霧鬢雲鬢，金蓮貼地矣！其師頗能事，見愛金之作爲，知愛金之心事，且以愛愛金故，深願作贊成人，門開方便，願有情人成眷屬，遂情冰上人，成此姻緣好事。生亦感愛金之辱承青睞，引爲生平第一知己，况復中年失偶，不耐躑居，雖屬比邱，不妨作破格憐才之想。人謂僧尼性最貪，而女貞老尼却不然，生以雙金鐲爲聘，並以二百

金爲師尼壽。師尼受錫返金，尅日成禮。屆期，生以鼓吹迎之歸，居然伉儷矣！

愛金自以出身微，不敢以大婦居。事夫御下，備極謹恭。生上無父母，而妻遺一子一女，子稍長，女則尚襁褓。愛金悉心調護，撫之如慈母。親族皆以愛金賢，莫不重爲親，無有以女尼還俗而稍事鄙薄者。僕媼輩亦相戒不說尼字，羣以主母目之。愛金反不自諱，輒殷殷爲人道前事也。嗚呼！女尼多矣！女尼之還俗多矣！尼而終身爲尼，貞者固多，淫者亦不少；其有至死不嫁，竟借佛地爲祕密賣淫之所，醜聲四播，往往而有。若有志還俗者，或者迎新送舊，閱人多矣；迨至擇人而事，又何異於老妓之從良？其嘻嘻嗃嗃，又顧而之他，更不足道也。復有禪房密約，嚙臂先盟；兒女私情，所謂先奸後娶者，當夫青廬乍啓，欲求如完璧之歸來，蓋亦鮮矣！愛金之歸生，則固依然處子也。愛金以五六歲出家，以十六七歲時還俗，相距却十年，則借庵居以待字，正如屯二之所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出一處，古聖賢辨之稔矣。愛金之先，其殆隱於尼耳；厥後十年乃字，則大丈夫得時則駕也。自有一愛金，而庵曰女貞，肇錫嘉名，名副其實焉。

### 梨里萬壽庵雙喜

梨里萬壽庵尼雙喜，芳名久著，如雷貫耳者，已十餘年！兼葭秋水，恨未能一見其人！余友東海生，梨里人也。爲余言雙喜近年事云：雙喜年已三十矣，丰神韶秀，如二十許，生自言行年幼，數年以前，尚不解注意美色。今見雙喜，恨相見晚，若先十年，曾不知若何姝麗也！梨里本多著名尼庵，萬壽亦在著

名之列；願他庵皆與塵市近，獨萬壽坐落市杪，輒少行人。危橋雪歇，敗葉雲墮，以故西庵女貞庵等，先後以奸敗案妙尼四五爲官紳所驅逐，庵產充公。而萬壽則魯靈光殿，巋然獨存，諸尼亦得保全無恙；又加雙喜爲是庵住持，爲人靄然和氣，諸檀越到庵隨喜，莫不樂與結善緣。雙喜又善自調護，彌縫匡救，保存名譽不少；遠近之人，皆以能守清規目之。其實，青年孤守，豈不懷春？菩薩低眉，有誰禁其禪參歡喜者？况乎一枝桃李，正在穠華，浪蝶遊蜂，有不尋芳而至耶？

里中某甲，世家子也，聞其與雙喜交最久，兩情繾綣，比伉儷爲尤深。顧曲徑通幽，蹤跡甚祕；知其隱者，殆鮮其人。而甲故狷狷自好者，少年時行止略不檢，近則束身圭璧，頗悔及於當初；雖春秋僅及中年，已如蘧大夫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皆非。蓋以於士行則爲羞，而於佛門則爲罪；杜門思過，決計與雙喜絕。然雙喜則情絲牽絆，反依依不肯捨，采蕭采葛，三月三秋，柳毅之書，恆一日而數至。微特此也，竟欲仗我佛之靈，而登門問其罪；甲不得已，稍稍敷衍之。迨後思得一計，恍然若大悟，作而起曰：今得之矣！有友某乙在其座，見其狀而問其故；甲故爲囁嚅，笑而不肯言。久之，乃言曰：君知余與雙喜兩人事乎？彼此知己，不妨爲君一言，然不足爲外人道；君欲聆余言，能祕而不洩乎？乙誓以天日，甲將往事約略言之，並不及屏絕意，而備縷雙喜美，爲之繪聲繪色焉。乙聞而神往，欲求甲先容以見，甲訂以日。

屆時而同往，乙固少年俊秀，貌美如冠玉；甲並於雙喜前，揄揚乙之人品如何，性情如何，家境如

何如是者數閱月，過從愈勤，相識愈稔，喜竟移情於乙，乙亦傾心於喜，鷓鴣比翼，不禁入其彀中矣。甲始則祥不知，繼則故作盛怒狀，數雙喜罪而絕之，致雙喜羞愧交集，無地可自容，嚶嚶啜泣而已。而不知甲之移花接木計也。今乙與雙喜結不解緣，甲則金蟾脫殼矣。此東海生爲余言，余深惜雙喜之爲人簸弄而不知也，而水性楊花，固不能爲雙喜恕，然而甲之計亦狡矣哉！

上海靜修庵蘭英

庚戌春夏之交，上海北浙江路承業里八弄第二百七十八號門牌淨修庵，忽發現一妙尼，揣度其芳齡，約不出二十外。八千煩惱絲，已全行披薤。然圓容替月，盛貌羞花，玉立亭亭時，其丰神自不可掩。裝束從方外，衫裙以純黑，嶄新奪目，皆泰西紗製，雙鉤貼地，端小如束筍。血欄紅皮底，湖緞黑花幫，則又是閩閩中人，絕不類優婆形狀。人之見之者，既驚其美，又詫其妝，有以爲此固於佛門中獨樹一幟也。有以爲此是於勾欄外別開生面也。承業里地居僻靜，鮮車馬之往來，至是而行人如蟻慕，如鶩趨，聞名而來者，皆以一觀顏色爲幸。顧庵規謹飭，門設常關，既不能如蓬山之有路可通，又不能如藍橋之凌波可渡。而庵中人又深居簡出，惟鐘魚梵貝聲，因風度出牆外而已。聞所聞而來，未得見所見而去，爾音金玉，引爲憾焉！

或者曰：如此妙年，如此美質，豈真肯鬱鬱禪關者？殆別與有情人禪參歡喜，特事幾秘密，非局外人所得而知歟？不然，淨修庵一頹廢逼窄之舊刹，香金所入無幾，並無財產上之來源，服御之華，安所

得耶？

乃有知其底蘊者，則曰：此固凌其姓而蘭英其名者耳。初本良家女，二九而嫁，奩具頗豐，夫家某姓，亦饒裕，而所天旋以療亡。雖治容未必誨淫，而慢藏不免誨盜。本年三四月間，饒春時節，迎夏光陰，婪尾一杯，困入天氣。會立夏日，廚開櫻筍，俗例必以高粱酒釀芳物爲食品，謂可以免蛙夏也。值玫瑰新釀熟，蘭英滿引數觥，不覺頹然醉倒，仰臥軟籐條榻上，絲絲嬌喘，芳心撩亂，身入華胥，唇脂暈紅，汗粉融素，梨花帶雨，海棠睡春，不足喻其神，不足方其妙也。而釵鈿零落，一雙金條脫，褪却枕邊，胸前珠茉莉球，與雙玉峯相熨貼，尤爲價值不資。忽被鄰人范雙全所窺見。雙全素無賴，一時貪心頓起，潛入閨中，四顧無人，試其怯篋探囊手段，既取其鐲，復摘其球，袖之而出。及蘭英宿醒微醒，好夢初回，則金珠飾品俱已不脛而走，不翼而飛矣。雙全久涎蘭英美，蘭英拒之峻，故蘭英失物，絕不疑雙全，以爲當酣睡時，若被雙全見，必以探花爲主義，非僅僅竊物所能已，此猶不幸中之幸。不意爲雙全者，淫慾貪得之心，交相爲用，平昔既爲蘭英所峻拒，知非可以苟焉爲之者，一經聲張，無可逃免。金光璀璨，珠顆勻圓，予取予求，取攜甚便，無賴之輩，妙計甚捷，狡獪伎倆，於此可見一斑。蓋人不疑雙全竊，而竊者固雙全也。

他日，雙全以鐲炫於人，曰：蘭英愛吾，蘭英愛吾！此燦燦者，不其贈品耶？於時有羨之者，有妬之者，有欲向之分肥者，人言可畏，誰折檀樹？春光漏洩，非爲柳條，風聲所播，而竊物於是乎有主名矣。蘭英

於是投控公堂，當日即奉訊判，雙全押候查明，約日再行復訊。詎料凌氏家長，以蘭英疏於防範，尤復涉訟公庭，既失物而又出乖，羣起而大加責備，嘻噫嗚嗚，覺起家庭，蘭英羞憤交加，自恨紅顏薄命，孤鸞寡鵠，我生不辰，不若削髮爲尼，不再與聞世事。區區飾品，身外之物，即使完璧歸來，亦拌充作善舉，遂入淨修庵，拜老尼爲師。我佛慈悲，盈盈下拜，甘心祝髮，居然比丘矣。越日，復至家內，將一切俗務料理清楚，長作佛門弟子，誓將永絕紅塵。此庚戌四月事也。茲果見蘭英皈依佛教，洗淨凡心，若所謂心如古井水者，特不知凌氏家長輩，當時將何以爲情？而蘭英一時激烈，異日其能初終一轍否耶？

### 蘇州如意庵阿玉

阿玉十年前，蘇州名尼也。居城中如意庵，當時有傾城之目。今訪阿玉，則禪關月掩，頰剝煙封，鳳去臺空，令人歎歎欲絕矣！然一言阿玉，凡三十歲以上之蘇州人士，無有不知其人者。蓋阿玉在十年前，年不過二九，風流蘊藉，正在妙齡。居恆不事修飾，願一種華貴之氣，甚無假於濃脂膩粉；而神光煥發，淡雅中多華麗，殆亦天生成之也。如意庵在蘇城西南隅，地鄰府學，巷曰泮環，陟其地者，流水一泓，小橋欹側，叢莽間，鄉龐猶甚，迎人而吠。人煙稀少，本非鬧市比。阿玉在庵時，如意庵稍稍修葺，風徽人往，昨是今非，崔護重來，當不勝人面桃花之感矣！阿玉生平喜清靜，不妄與人結納，即尋常巾幗，隨喜而來，非臭味相同，輒不願多酬應。矧吳中執袴子，十居八九耶？

有朱茂才，與阿玉有祕密交，茂才固才貌兩全者，然家赤貧，一母一妻一襁褓女，炊煙數數斷。阿

玉以經費之所入，與針黹之所餘，茂才來，輒飲助。茂才德之，銜結莫報焉。茂才方弱冠，天資敏捷，會功令易八股爲策論，茂才留心時事，復專精經史學，時書院課士之例，尙未盡廢，茂才月課，時冠其曹。或以所得膏獎，償阿玉，阿玉儲而藏之；陰伺茂才不時之需，則仍完璧歸。或取其所應需者，而仍以所餘還阿玉，阿玉亦不固予，復儲而藏之。茂才於某科舉於鄉，越數年，以考試舉貢錄取，分發某省，以知縣補用，蓋邊遠也。得第歸來，竟無盤纏稟到費，且鮮親友，無告貸處，又復末世功名，強弩之末，幾不爲世所重。蕭條行李，何以成行？阿玉罄所有以爲贈，於是乎得束裝，旋得某縣缺，板輿迎養，妻女亦相偕行。如意庵亦於是時無阿玉。人有知阿玉者，謂已爲茂才招之去，蓮花座下，桃葉迎歸，好事竟成，三生有幸。風塵賞識，阿玉洵非常人已！

蘇州吉祥庵三小姐

僧尼之結方外緣也，於情爲相洽，於理爲相當；飲食男女，大欲所存，似亦無容刻責矣。特佛法謹嚴，每引以爲清規之玷耳。至若閨門巾幗，曖昧成奸，借我佛以夤緣，開無遮之大會，斯又佛界之罪人，抑亦世界之罪人也！然而隔花人遠，蓬山萬重，蜂蝶雖狂，無花枝之招引，縱有如天之膽，夫又誰敢偷香乎？

三小姐者，蘇州名門女也。花容月貌，豔麗無倫；顧賦性風騷，不拘拘於繩墨。生平喜遊翫，登山臨水外，凡叢林庵觀間，時時有其蹤跡。吳中多紈袴子，聞三小姐名，莫不心神顛倒，思一親薌澤爲幸。久



之而無人耳鼓中無三小姐，亦無人眼簾中無三小姐；於是三小姐之豔名之醜聲，並駕齊驅，兩相傳播矣！

年及笄，有爲之議婚者，三小姐輒阻撓之；蓋自由其性質，不肯作樊籠中物耳。父母無如何，姑聽之而已。城南結草庵，僧庵也，庵與滄浪亭鄰，流水一灣，清幽可喜；入門一巨池，爲蘇人放生處。石橋架其上，越橋而達於殿，禪房花木，曲逕通幽；一僧寮優勝地也。每年開放生會一次，蘇州故多佞佛人，蒞斯會者，士女如雲；三小姐聞之，亦忻然乘輿往遊觀風景，流連久之，泊乎日落，人皆勸遊而返，三小姐獨空輿歸，蓋已拼借宿禪居，與老僧同榻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堂上醜其行，屏不納其歸；三小姐將計就計，遂飯依而願爲尼。結草庵之南，有吉祥庵，爲某老尼焚修之所；三小姐願事老尼爲師父，假一榻以爲容身地，且以數十金壽老尼，老尼喜而允之。三小姐不披緇，亦不髻髮，濃妝豔裹，猶是俗家。吉祥庵雖爲之而下榻，而鮮一夕歸宿者，顧無日不朝而往暮而出，問之，則以歸省父母言，老尼頗深信之，殊不知其早與結草庵某僧結不解緣，良宵穩度，無夜不在結草也！移尊就教，情好極濃。

結草庵地居僻靜，屋宇尤極深奧，暗藏春色，殊非局外所能知；乃某僧素性淫蕩，昔年與某庵尼私，蚌珠暗結，致墜胎而斃其命。今經三首縣訪悉，派差密拿到案，房中多閨人用品，一併呈解；而三小姐事，亦卽和盤託出。下某僧獄，而追捕三小姐，則飛鴻冥然，黃鶴杳然矣。逮言祥庵老尼問之，則雙淚龍鍾，不自知其將作何語；訊其家屬，則以久經出逐對，亦不肯任其咎。讞無可定，判淫僧以監禁罪，置

三小姐於不問。庵產本饒裕，初擬充作學堂用，旋爲某劣紳所迴護，另易管理僧而後已。夫爲三小姐之父母者，既不能管束於其先，迨其後也，聽其出家，反以遂其淫慾之私，致演出如斯之醜劇。世之爲家長者，可不防微杜漸，而知所自處耶？

蘇州淨蓮庵某故紳妾

蘇州嘉餘坊巷，占一城之中心點，而稍偏於西。地近護龍街，巷不甚長，居家七八戶，中多曠地。興福庵者，僧庵也，荒廢久矣；山門佛殿，略存形迹。住持僧某，支屋數椽，維持香火，知規復之無日也。爰有出售基地之議。庵後基地，廣約畝許，左則爲候補縣佐金某之居，右則淨蓮庵也。金某聽鼓吳門，歷有年所，席先人之餘業，家有中人產，性復疏懶，略不鑽營差委，所居之屋，係祖遺物，聞興福庵之有基地出售也，乃以價購其半。淨蓮庵尼，某紳妾也，紳捐館後，挾其餘資而投淨蓮庵爲尼，亦以興福庵之出售基地也，以價購其所餘之半。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洽比爲鄰，平分風月，則金某家之與淨蓮庵，望衡對宇，宜其彼此相安也。詎金某爲富不仁，貪而且鄙，自恃其偌大縣佐之勢，竟將淨蓮庵新購之地，侵佔若干。雇工挑取瓦礫時，三分九州有其二矣。尼佯不知，且聽其便。

時值烟禁嚴，金素有烟霞癖，尼與禁煙員某司馬約，乘金不備，直入其室，爲要約地。司馬如其教，取其煙具出，金懼有礙於官階也，挽人緩頰於司馬，司馬令金將其所有地全行捨入淨蓮庵，金唯唯。檢出契據，惟命是從。於是報命於尼，大相慶幸。雇匠築牆，圈爲庵產，不數月後，經之營之涼亭煨館，煥

然一新矣。尼以司馬之大有功於佛菩薩也，尺地寸天，皆司馬之所賜，非司馬之力不至此爲菩薩面上，亦何敢自愛與區區寸尺之膚哉？自是厥後，淨蓮庵遂爲司馬外室矣！人有到庵隨喜而出者，謂庵之屋宇，固頓然大改厥觀；而尼之妝飾，亦非復曩日之媼襟褻鳥比，濃妝豔裹，凡以爲司馬也。年華方盛，盤龍之髻，繡鳳之鞋，依然閨閣中人，蓋本是帶髮修行，而並未經薙度耳。司馬曾何修而得此？其將何以謝金某耶？金某弄巧成拙，悖而入者，卒以悖而出，可謂自取其咎，然而冤矣！

### 木瀆萬壽庵松泉

閒嘗遊天平山，覽萬笏朝天之勝，想見先憂後樂，欷歔憑弔者久之。又嘗遊光福，探梅鄧尉，海稱香雪，風景絕佳；自吳下買舟行，木瀆鎮爲必由之路，遊蹤靡定，略不可以次數計。木瀆一名香溪，溪之西有山曰靈巖，故吳王館娃宮地，梳妝台響屨廊之遺蹟，猶有存者。萬壽庵在鎮東，庵有後窗臨水面，玻璃與水光相掩映，晶瑩澄澈而可愛。舟行過其處，洞見窗以內一切陳設物，鏡奩鈿盒，櫛枷篋笥之類，一一咸備，與閨閣無異致。某年訪友木瀆鎮，友亦居鎮東，與萬壽庵相距不過數十武。友家爲余下榻，流連杯酒，或以蔬菜供客，風味佳勝。詢之曰：此萬壽庵住持尼松泉所遺也。

因爲余言松泉梗概，曰：木瀆無妙尼，惟松泉差強人意；年近三十，齒不卑矣，貌非不揚，然亦常常顯以好自修飾故，猶有徐孺風韻；喜酬應，善語言，對客清談，恢諧臻妙。烹飪又其擅長事，春秋筍菌出，熬煎儲蓄，餅鱸壘壘，分遣施主，爲廣結佛緣地，此以見松泉之喜於酬應也。人家有勃谿事，得松泉一

言莫不紛排難解，破涕爲笑，化乖戾而爲和平，此以見松泉之善於語言也。里中某生與之通，有年所矣；某生家有長室有婦，萬無娶松泉理。松泉格於方外，貌爲克守清規者，亦萬無嫁人理。然性風騷，不耐獨處，惟是情好專一，不似得隴而又望蜀者耳。

友言如此，越日訪之，果悉如友所言。今數年矣，青鸞信杳，不知松泉近况又將何如也？或有謂松泉仍在萬壽庵，他日再昨天平鄧尉遊，當艤香溪之舟，重與松泉話舊事。

杭州水月庵普航

杭州女尼分兩類，大約居城內者，多帶髮；居城外者，多薙髮。水月庵在武林門外，屋宇寬潔，殿後傑閣三楹，四面有窗，畫棟珠簾，足爲湖山生色。推西北窗望之，則西湖勝景，盡在目前。惟是寶刹留雲，禪關掩月，遊人到此，非有紹介熟人，不得入其門而登其堂也。

己酉夏，余作武林遊，納涼出城，行行至水月庵前，重門禁閉，叩之不開，獾犬狺狺，作搏人狀，不禁廢然而返。越日，偕某友至其地，友固杭人也，求其先容，強而後可。進山門，登大殿，令香工老人取鎖匙啓後閣，拾級而登，開窗憑眺，西山爽氣，撲人眉宇間，清風徐來，不復知人間尚有酷暑。閣懸大士畫像，木質楹聯，鐫刻精雅。其語曰：「平隄分占西湖秀，傑閣留棲南海雲。」署款光緒丙午十三齡薙度女弟子普航撰書。余愛其屬對之精工，書法之秀潤，讀之再四，喜不自勝，爰以署款字辨之，所謂薙度女弟子，則爲本庵女尼無疑。而丙午距己酉，推算祇有四年，丙午十三齡，己酉纔二八耳，問諸余友，不

甚了。時香工老人持鎖匙在側，卽而問之，則曰：是固本庵老師太之徒也。早晨進城，不久歸矣。

有頃，聞足音登然，緣梯而上，一覲面，果一妙年俊尼也。妝束從比邱，短髮覆額際，丰神清秀，無塵俗氣。見客而問所由，具以告。回問：普航是法名否？曰：誠然。余極贊其聯語之寫作兩佳，普航謙不自已。又有頃，相偕下梯，就殿西水榭坐，窗外池蓮正在試花，顧不過數十柄，少許勝多許，亦頗有清趣。老尼淪茗熟，照例餉客而已。普航吐屬明慧，似乎深通文墨，然問之不肯言，深藏不露，殆其性也。

余謝友曰：今日有緣，能得到此；既遊勝地，復得解人，微君之力不及此，是不可以無詩。因口占一絕云：西子湖邊水月庵，平分清景自三潭；好花看徧渾閒事，妙絕優婆鉢裏曇。友和之曰：重重雲鎖水邊庵，水在平湖月在潭；縱使池蓮開萬朵，仙靈畢竟讓優曇。因索紙筆書之。普航卽出藏經箋以授，乃分別書之以爲贈。普航在似解不解間，但曰：貴客惠臨，辱承雅教；三生有幸，何樂如之！旋與余友興辭歸，普航送客下殿階云。

### 杭州觀音庵淨塵

淨塵者，靜誠也；好事者，以靜誠二字太質直，因諧其聲曰淨塵。淨塵曰：甚善！於是訊問法名，則曰淨塵淨塵，若曰洗淨塵心云云，人遂無知淨塵之爲靜誠者。淨塵居杭州湧金門外之觀音庵，庵臨西子湖，門前流水清漣，諸峯環繞，全湖之勝盡在目前。庵之旁，則爲頤園賣茶處，花晨月夕，紺屐名流，觴詠無虛日。頤園後牕外，一絕大荷花池，開簾一望，紅裳翠蓋，不數老杜丈八溝焉。觀音庵之東徧數楹，

與頤園後牕斜相對，淨塵憑闌閒翫，輒爲啜茗者所窺見。貌姑仙子，真可望而不可接也。余數作武林遊，愛西湖風景之佳，時攜杖頭錢，作頤園入座客。於淨塵固數見不一見，特無由與之面接耳。

上年六月，余客武林，值大士誕日，獨自閒步出城，杭人崇拜大士，咸往天竺進香，舉國若狂，真有所謂萬家空巷者。西湖之濱，行人如蟻。觀音庵本供奉大士，是日亦循例開門，顧湖濱遊人雖多，莫不渡河往天竺。觀音庵香煙寥落，略無過問之人。余畏天炎，僅僅向湖隄閒步，崦嵫日落，暮色蒼茫，觀音庵門尙未閉，余因之信步入。庵本偏小，行不數武，已至殿階。淨塵出問：客從何來？具以告。乃邀入旁舍坐，呼老尼淪茗，且供菱藕諸果品。曰：此供佛之所餘也。盡少嘗之，以結佛緣乎？所坐之處，即頤園斜對之一楹。荷淨納涼，幾於忘返。余數數目淨塵，淨塵似有羞澀意，詢其年齡，約略不肯詳答。詢其出身之所，則曰：旣已捨身爲尼矣。一切俗緣，早經割絕，甚無庸追述爲也。語次，適老尼添茶至，爲余言曰：淨塵，吾弟子也，來此十年矣。十六歲時，旣字未嫁而喪厥偶，蓋將終身守貞也。余爲之敬歎不已。淨塵似嫌老尼饒舌者，禁之勿多言。時已昏暮，余卽欲興辭歸，以餅金作茶資。淨塵固辭而後受。後遇某友告之，友抗人也，因曰：淨塵固堅持雅操，而爲人所欽仰者，則靜誠之爲淨塵，亦某友言也。淨塵吐屬風雅，秀外慧中，旣流麗而復端莊，亦尼界中所不多覩。其於鏡湖一曲之間，而清修自在，淨塵之志趣可思已。

嘉興西庵秀文

嘉興西庵秀文，貌美而性貞，聰慧過人，語言雋妙。諸年少涎其色，秀文豔如桃李，懷若冰霜，而不

可一犯也。西庵在郡城南門外，半邨半郭，有負郭田數十畝，閑閑桑柘，皆庵中產。常年進項，如小康家。或有利其資者，思設計以爲敲詐地，欲伺秀文隙，以遂其所欲爲，以爲秀文之堅貞自守，非必其眞堅貞自守也，其貌爲清修者，特不肯與凡人伍，或者其別有一夫已氏耳。

一日，諸年少正遊行西庵前，秀文抱甕出汲，適一中年人，醉酒過其門，立足不穩，顛仆倒地。秀文棄其所抱甕，而抱醉人入，並置諸己所臥之床，而覆之以被。事爲諸少年所見，以爲此必秀文之所歡也，排闥入庵，羣相尋衅，略一搜訪，則醉人儼然臥禪榻上，秀文坐床沿，履摩跌創焉。諸年少羣鼓噪，洶洶有問罪之勢，謂僧俗之界不分，男女之嫌安在？好情敗露，燭照靡遺。平日之絕無破綻可尋者，特行爲祕密耳！今則秦宮鏡，溫嶠犀矣！秀文從容向衆而言曰：醉人妻弟尼僧舅，尼僧舅姊醉人妻。諸君有能參禪者乎？甚無用此曉曉也！有味此二語者，謂醉人必係秀文俗家之尊長耳。及起醉人而問之，則曰：本父女也。諸年少無如何，告罪而出。

蓋秀文本西庵鄰家女，家甚貧，自幼捨爲尼，性穎悟，妙語解人頤。及長，身長玉立，姿容豔麗，殆鮮其倫。幼失恃，願以清修報母恩，家距庵不半里，有父在，耽麴蘖，時入城買醉歸。過西庵，或借山門作小憩焉。秀文亦時一歸省其父，蓋其天性孝也。今秀文年已三九，持齋繡佛，了無塵心云。

### 嘉興觀音堂清全

嘉興觀音堂，在郡城南門內報忠埭，女尼五六輩，皆有豔名，清全尤特色也。性蕩甚，楊花水性，里

中諸少年趨之若鶩，酒食喧呶無虛日。清全善歌，絃索之聲達戶外，里中人慣聞之，不之異焉。佛門清淨，變作歡場，禪榻淒涼，成爲鬧市。顧其所往來者，皆上流社會中人，尋常市僧，無敢問鼎。禾城本褊小，酒食遊嬉，閭巷相徵逐，翩翩裙屐，無非居同里閭，時時相見之熟人。故羣與清全，雖誚同輩，了無醋意。惟某故紳子，與清全尤有密切之關係。紳子欲娶清全，而礙於家教，清全欲嫁紳子，而礙於堂規。菩薩低眉，禪參歡喜，慈航普渡，卻亦無甚罣礙。鸚鵡比翼，借佛地以行樂可耳！

某紳故起家縣令，宦囊充物，紳子襲餘業，揮霍豪甚，擇友不慎，時不免有不規則事。去年秋，紳子挈清全遊吳門，適家鄉某案事發，爲怨家出首，株連被逮，捉將官裏去時，清全與焉。某區長素解事，知案情不與清全干，遞紳子歸案，釋清全出獄。官吏文書，急於星火，紳子首途之時，殊不及照顧清全，清全隻身在蘇，寄寓金閶城外。利昌惠中諸旅館，本楚襄王行雨行雲之地，居無何，與某妓院女傭，朝夕過從，相知漸密，遂由女傭介紹而入某里某院，縛足使短，髮蓄使長，不數月後，豔幟高張，盛名鼎鼎矣！

清全本善歌，貌尤麗，年將及花信，口語猶帶鄉音。門榜某某仙館，人稱其爲色藝雙絕也！爲語不中諸舊雨，欲重見清全者，曷弗買權吳中，作平原十日之遊乎？不然，青樓人物，蹤跡靡常，冉冉光陰，將不免人面桃花之感矣！



南通州之石港場，一巨市集也。相傳卽文信國釣魚渡海處，故名魚灣。市西有土山，高不及數仞，無以名之，名之曰西山。樹林陰蔚，屋宇層遞而上，庵觀五六座，縉流羽客參半。禪房花木，洞府煙雲，具體而微，頗有山林景色。

山麓有魚灣靜舍，女僧柳禪居也。光緒戊戌己亥間，余應彭城分轉之招，襄理文牘，寓石港者年餘。蓋石港爲淮鹽出產地，通分司署在其處；西山近在官廨東，鐘魚梵貝聲，因風度越，搖動耳鼓間，好夢初回，宿醒微醒，官書叢冗時，飄飄乎有出塵之想！公餘之暇，輒閒步山之前，謝安折屐，略不可以次數計；與號爲方外者，悉係淮海產，駭形翹舌，俗不可耐。以故僧道各院，偶一看花問竹，足跡雖屢屢經，殊不堪於久坐。

魚灣靜舍，爲女僧清修所；禪關晝掩，輒不敢以剝啄從事。值中秋夜，攜奚童，出署門，踏月西山下，見靜舍雙扉虛掩，庭中香煙繚繞，微步入門，有雛尼出，問客何來，並問客來何爲者？余以翫月告。則柳禪已降階下，呼雛尼延客入，彼此詢名字。時當昏夜，余頗引嫌；不移時，卽興辭出。越日，於晡後訪之，叩門而入，幸不作出山之劉阮，問津之漁郎。柳禪整袂出迎，淪茗相款，爲余誦「花徑蓬門」二語，余喜其吐屬風雅，又訝其語涉談諧，不禁粲然。柳禪亦似有赧色。語次，爲余述及身世，知其來自二分明月間，而寡鵠孤棲者，藁砧失偶，今在季隗送文之年。其作佛門弟子，已七閱春秋矣！齋魚粥鼓，却不以塵世爲念。余視其丰神嫵娜，姿貌清濯，濯濯如春月柳，柳禪二字，可謂名副其實。盤蛇之髻，榛以爲笄，繡

鳳之輓，紉以爲飾。蓋俗所謂帶髮修行者。余問其青年守節，何必出家？出家之人，有何憑藉？曰：出家者，喜習靜耳！非舍數椽，是變奩飾以自建築者，日用不足，則惟十指是賴。儿上繡絨花譜，秩序井然。曰：若者爲某家閨閣秀物，若者爲某家公子物，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貧女蓬門，生涯亦殊不惡。余因其屢引詩句，問其能作詩否？曰：但能誦，不能作也。

後聞人言，柳禪本精通文墨，而時時吟詠者，與某閨秀爲文字交，時以詩筒相往還。曰：不能作者，特與君相稔淺，不肯輕以相示耳。其號柳禪，取道蘊味絮之意，且母家謝姓，而夫家柳姓，秉性聰明，取義精確，風流自賞，爲女僧中所罕見。然而珠規玉矩，操守堅貞，柏舟之志，又爲里中人所欽服。

旋因彭城分轉乞休卸事，余亦襁被南歸，與柳禪見者僅數面。今已契闊十餘年矣，回首前塵，頗涉遐想！

### 十洲春語

#### 序 一

發乎情，止乎義，風詩之教也。後作有者，離騷九歌古詩十九首，大旨皆不外是。蓋人心之用，得乎情之正者，莫大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即令遇變殊常，隱憂內積，不得已借美人香草，涵詠吮茹，以導洩其悲怨思慕。雖極用情之變化離合，曲折紆迴，而仍不失其正。不知者以爲蕩志靡心，誣古人

矣！

二石生負不羈才，足跡半天下；及其聞海上英圭黎之警，自都門落拓歸，僑居於郡城，思展所蘊經濟。遇不獲，憔悴抑鬱，幾若天地中此身無可位置。於是往來躑躅於酒旗歌板間，冀有所物色，以傾吐其情。時則有玉立龔其人者，生以爲如秋士之隱於岩穴，當拔之以著其才也；有花解樓其人者，生以爲如稚秀之廁於錯薪，當扶之以成其才也。外此爭妍競媚，卽一名一技之長，亦不忍令其湮沒不彰，如懷才者之無由自見。因之酣酒之餘，誦繼以哭；用其變化離合，曲折紆迴之情，以寄於毫楮，則亦古作者之遺意也。而猶有以蕩志靡心相誣者，庸詎知生之隱憂內積，無以導洩之；怨思暮而特卽可與悲怨，可與思暮者，以導洩之。且惟恐其如己之憔悴抑鬱，終若無所位置於天地，而莫由一傾吐其情。生之用情，固如是之苦也；而彼以爲蕩志靡心，直以誣古人者，誣生矣！

余亦深於情者，嘗與蠡山閣主人慧孃有夙好，慧孃字慧蓮，豔而不冶，整而自修，矯矯然不屑與衆伍；其品故不在玉立花解下，而生以未遇逸之。夫以負不羈之才，憔悴抑鬱，而限於所遇者，天下之大，何可勝數？如慧孃之不遇於生，而遇於予，則猶爲遇之幸者，而終於不遇者，情益悲矣！然天下之不遇於生者，焉知後此之終不遇於生耶？生之不遇於世，而猶卽是以用其變化離合曲折紆迴之情，則異時見遇於世，而所以用其變化離合曲折紆迴之情者，當又何如耶？然則生之用情於世，以致其悲怨思慕，誠不可以蕩志靡心誣之。蓋發乎情，止乎義。一如離騷九歌古詩十九首，爲不失乎風詩之教。

也。道光辛丑歲王門月既望竹林小浣序於碧珊瑚齋

序 二

從來才士，慣作冶遊；未有佳人，不逢真賞。若夫琴尊挈伴，鑿譜尋聲，以酒爲名，將花寫照。風簾月榭，經幾度之勾留；墨嶺雪池，任羣芳之顛倒。祇憑詩句，當作纏頭；儘有閑情，釐爲品目。或嬌如解語，或澹若無言，或弄日以爭妍，或臨風而欲笑；麤枝大葉，獨具天真；冷色幽香，別饒韻致。仿史家之體例，結文字之因緣；未免有情，不私所好。噫！枇杷門巷，燕認新巢；楊柳樓臺，鶯譟別院。年華易逝，春色無多，凡所選次得廿六品，相逢他日，欲話三生。合與斯編，並傳千古。道光辛丑立夏日錢塘小巢居閣主識於四明旅次

序 三

夫纖姬紺髮，婆須猶狀其妍；姪女青衣，童喙尙傳其謔。苟異蓬頭擘耳，誰甘躑躅泥犂？况深閨楊柳，欸小細榴，別殿芙蓉，簪橫說鳳，豈虛勞神女陽臺之下，乃競效道人清夢之拋。爾其掩映綺羅，蛾眉鎖綠，淒涼紈扇，翠袖生寒。雖無往而無依，願爲領而爲帶。依稀絮語，收粉黛於重帷；彷彿輕肌，拾珠璣於暖閣。擬處子東家之賦，况佳人南國之詩。迺知永巷櫻桃，玉谿生哀絃正急；屏風孔雀，金荳尉情種偏深。嗟嗟！十二金釵，朱履弓鞋交錯；百千珠斗，兕觥象俎前呈。空醉紅裙酣飲，柳絮沾泥；誰傳綠綺深情。蓮臺回岸，幸郎君題作大夫之香艸，散來菩薩之天花。以故翠翠紅紅，端端皎皎，含葩窈窕，中留香

藥醇精，煉汞成金，內脫丹砂，騰滓。詎髻絲欲染，徒生明鏡之憐；  
月慶陽節日，東泉池語石生題於躡蹻仙館。

序 四

余於二月中旬，自郡東城徙居西郭來觀亭左偏，其地瀕河帶埜，清渠環會，林木遠映。夕暉朝霞，頗耽魚鳥之樂。房室之側，軒堂之下，並得隙地數弓。余以老志衰短，輟情馳騫。知觀閣池沼之無由，致百本萬株之非易。期惟移舊所，榛木稚竹，復多置盃盞盆盎之屬。雜植草卉，春盡夏始，莪柯藜葉，交陰密蒙。將使四時有不斷香色，今晨初霽，予方奮掘擁土，周匝焚槿。啄啄然聞有叩柴荆者，啓視之，乃三交門二石生。袖出書一卷，題曰十洲春語。所載皆一時名姝豔質，略經點染，則極服妙。其穠纖短長，描寫盡致。每一人繫一花名，詳加評語，理澈意芬。試沈默心臆，把卷欣娛，彼盈盈輕輕，不一一如納嬌獻媚。吐蘭佩若，其氣襲人。嗟乎！予之結習於繆芳點碧者，老無所爲，自分投擲於人間也。二石生負輪囷大材，不求所用，顧旁溢側發，濫施綺績。予若爲生深惜之。雖然，天地之產不一類也。一名一物，凡有鍾靈秀者，皆常調以像之，文以紀之。而况灼乎如華，溫乎如雲，秀其外，慧其中，超越世俗之麗娟也。然則有生是書，十洲之地，增勝爲不淺矣！書旣成，生常惠我一編，坐讀於堂舍之下，如入衆香國，晤鸞姬鳳妃，亦一大快事也哉！辛丑三月三日白華山人書。

序 五

招綠衣三百於尊前，目驚花豔，揮彩筆一雙於腕底，手觸春生。作我輩鍾情，誌人生行樂，倡條冶葉，曲致其纏綿。風語華言，自成其馨逸。大都才子，卽喚情儂，則有二石詞人，十洲勝地，赤文在水，夢滄西江，紅豆盈村，生逢南國。獵風流之藪，合妓成圍，加月旦之評，借花修史。用大書者二十六品，紀麗什以百有一。凡夫鳳老鶯雛，鸞嬌豬媚，靡不價高百琲，名飲十香。若乃葦蔻梢頭，枇杷花下，聞聲爲幸，見影猶憐。釵盟穿就珍珠之字，脂香粉澤，浮來翡翠之函。幾於歷三千劫，而願升色界天中；捐十萬緡，而思入迷香洞裏，何其豔也。歎觀止焉！願或謂悱惻芬芳風人之旨，繁華流蕩君子弗欽。是編也未免語涉妖浮，音多狄濫，不知貽椒贈芍，宜聖不刪，寧杜紉蘭，靈均所祖。柴桑逸老，賦十願於閒情；端木高賢，記三挑於處子。况乃哀蟬落葉，潘安仁長簾吟初；駿馬踏花，裴思謙名牋寫未。抱懷中之錦瑟，離語宮商，枕夜半之金戈，乍經蹂躪。游歡喜海而除煩惱，逃溫柔鄉以畔牢愁。此與寄冬郎，香奩體豔，怨工秋女，綺語債多也。某杜牧三生，鍾陵十載；花難辭濁，絮已沾泥。偶爲書記從軍，獲觀烟花作誌；自傷馬齒，老我情狂。休誤蛾眉，憐卿絕代。書成銀管，窺上湖全豹之斑；敝媿玉臺，留雨水飛鴻之爪。辛丑秋七月江左射雉城東小虹橋居士拜題

題詞

題十洲春語

舊徑尋烟蝶，新愁譜雪鴻；畫城春柳碧，綺院夜燈紅。落寞憐才士，淒涼唱懊儂；誰知湖上路，冷月照啼蛩？

憶昔酣眠地，而今有落花；燕鶯非故侶，絃管又誰家？月鳥移吟槩，旗亭問酒車；憑君傳翠管，旖旎寫風華。

不無團扇感，亦有玉釵思；夜鶻聽愁語，春桃入夢痕；能修皆慧種，難斷是情根；試問東君去，園花幾樹存。

麗情搜婉孌，小字錄嬋娟；鸚鵡三生果，鴛鴦五色牋；仙葩敷衆綺，春水送韶年；一例昌亭玉，生愁化紫烟。

前題

歌帚舞扇幾勾留，敢作樊川薄倖游；物苟有情皆入賞，臣非好色與同愁；珠屏芍藥雲光合，月島芙蓉露氣流；人去酒醒江水闊，且携漁笛侶閒鷗。

忽似猿歌忽鳥吟，蟬綿作意蠶爲心；雋詞合附司空例，怨調如聞中散音；入世且圖開口笑，買愁媿乏等身金；一般潦倒風塵裏，累我青衫涕滿襟。

沁園春

瑤因

二石生麗想，振葩綺思擷藻，撰十洲春語三卷。借花鏡影，以詩續神，聊寄淵明之情，別有文通之

根。索題簡首，爰得是詞，知不能無感於墜歡也！

說甚繁華，翠瑄金檜，珠簾玉鈎；看露花屏角，綺懷蕩水。風梧遼鼻，疏髻驚秋；小宛無歸，大喬已嫁。空向湖西門莫愁。難忘卻，是背燈送笑，隔扇迴眸。無端寫出溫柔，把眼底春光苦繫留。怕片雲易遠，東南孔雀，斜陽蚤下，西北高樓。紅粉何情，青衫只淚，斷月零燈一霎收。都無著，願今生豔福，不要多修。

分題十洲春語三卷

春風滿地茁情芽，澹似輕烟絢似霞；願乞東皇長庇護，由來美眷本如花。品題

胎息離騷體國風，散花妙手極靈空；翻憎韓偓香奩集，曳雪牽雲語未工。選韻

隨意青黃混碧朱，無端悲涕雜歡娛；夜涼團坐瓜棚底，拉雜援來尙說狐。攤餘

前題

晚香生

謝傅中年髻髮凋，且憑絲竹慰清寥；等閒花月憐虛度，幾輩聲名愧倖邀。翠陌有香春試屐，碧天如水夜吹簫；應知參得楞嚴果，絕似余懷記板橋。

樂府新歌子夜篇，風懷細寫薛濤箋；殘脂賸粉原無賴，冶葉倡條亦可憐。悄絕昏燈垂夜帳，悽然怨笛媚春筵；倘教儂作司花吏，願以金鈴護曉烟。

前題

朱禮生

短衣未入金華隊，走轂歸來拚長醉；胸中突兀有五岳，敢殉雄心向柔媚。十洲山色何鬱葱，十洲



之水春瀾。烟汀月島遍樓閣，藤蕪匝匳花冥濛。洞天首稱烏衣國，——王素芳——鳳子蛾兒鬥顏色；  
王素卿孫愛月——四娘弦管曉窗鳴，中婦璇璣夜燈織。風流亦有夷光施，——施玉芳

碧螺眉黛紅玉姿；垂楊不繫渡江楫，桃根去後空爲思。聽琴小館——孫玉卿——調鶯院，——許福

——崔護重來斷人面，未忘蘭玉薦羅衣，乍憶芳姿攜團扇。一聲花解樓頭笛——王繡林——天際

銀河澹初夕，結好君歌楊叛兒，傷心儂怨羅敷陌。眼中瑤草何紛敷？朝榮暮悴良可吁！迷香不醒蝴蝶

夢，落頰誰抱驪龍珠？且憑張泌妝樓記，細碾蘭膏寫名字，豈真杜牧甘浪游？聊等東方作賓戲。鴛鴦卅

六湖上飛，荷花蓼葉多斜暉，鞭絲隔樹客沽酒，鬢影橫波人浣衣。那得腰纏十萬富，到處開筵爲君壽？

紅袖低垂拜曼殊，榮過平原色絲繡，吁嗟呼！神駒不上天門遊，古劍不出延平流，徒將彩筆畫金粉，我

憐君志多鬱憂！

### 高陽臺

湖上藻香樓讀二石生十洲春語感作並誌聽琴小館舊事

杜洲生

種玉爲根，鏤冰作蕊，湘烟苗遍春芽；一曲啼烏，唱來玉管誰家？箇人已別西洲去，賸闌干絲柳橫斜；  
斜儘相思錦樹籠燈，綺陌扶車。蕤蕪綠滿烟汀路，有嬌鶯縮羽，飛過窗紗；舊日風情，眼前相看都差！  
漫携匳底鵝毛筆，拓雲箋，細譜鉛華；總堪憐薄命桃花，水性楊花！

金縷曲

鐵頭陀

甬上遇二石生，讀其新編十洲春語，感題卽贈。

前題

立馬春城路，正連江月明，幕風暄畫鼓；海上鯨氛，今未掃，贏得荒寒如許。問楊柳，何心媚舞？憐爾十年懷刺，滅慕食牛百里，聞雞祖。心抑塞，向誰訴。青紅寫出鶯花譜，總無非，擷蘭搴芷，騷歌湘楚。太乙遊遨山鬼睇，鳳馭鸞施無數，都解聽玉簫，淒語轉眼花，殘樓閣，換便簪纓，一樣東流付，且飲酒，惜芳樹！

題十洲春語集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句

不會真箇也魂銷，別有奇聞續板橋；倘過花田譚韻事，一羣么鳳隔花招。指點兒家舊姓王，十年聲價壓平康；春波老去風情減，留與詞人話斷腸。斜陽催送木蘭舟，別夢依依燕子樓；贏得酒痕雙袖滿，重來風景似深秋。瑤台小影鬥春華，十二紅窻映碧紗；腸斷舊時人不見，了無心緒問羣花。豈有飛花再上枝，夕陽貪話冶游時；問誰復得鴛鴦社？一握齊紈寫豔思。月華如夢復如煙，媧石誰填色界天；說與癡情應不諱，香聯蕊榜注嬋娟。儉裝時世近何如？爲作輕輕煙澹粉圖。可恨不將金屋貯，水晶分影照肌膚。

女床縹緲翠微中，半軸湘簾逗晚風。臘有桃花無恙在，者番還認夢中逢。

題二石十洲春語並贈玉立龕主人

枇杷花裏泛新醅，曾訪書仙特地來。杜牧尋春猶未晚，莫愁製曲總多哀。漫從俗客歌金縷，幸有詩人賦玉台。從此名山添韻事，四明本是接天台。

潦倒塵寰廿載遙，長安未試馬蹄驕。誰知粉黛偏青眼，爲我琵琶唱綠腰。司馬青衫渾欲濕，元龍意氣未全消。一般魂夢遙相戀，月白風清萬里橋。

盡中天

書十洲春語後

雲湖樵客

脩來瓶史，愛春蘭秋鞠，各標位置；天海微茫雲片碎，不盡鳳姿搖曳。崇殿非男，相如是女，共及春風第；墨緣小結，蛾眉博得心死，猶憶鸚鵡香深，枇杷月淡，巷曲游騎；十二畫屏珠絡索，多少闌紅酣翠？酒罷燈殘，夢醒人別，城下空江水。秋娘易老，憑說重唱金縷？

珠簾高捲鬥蛾眉，江上青山似昔時；輸與才人多豔福，家家團扇索新詩。二十四番花易謝，百千萬劫月空明；誰知北里纏綿曲，都是南朝悽惻聲！眞娘院落寂風鈴，啼遍烏鴉柳不青；記否畫廊紅燭底，四絃如雨酒初醒。坐倚銀屏一惘然，漫聽嗚咽訴當筵；誰知飄落汚泥者，半是瑤台品字蓮。

題十洲春語集徐釵本事詩句

靈苑館主

前題

司馬問題樂部篇——李良年——洞天深處擘瑤箋——錢謙益——鑿金孔雀非為貴——

才思義——紅染蠻花半鳳仙——屈大均——

玉箏紅燭豔春羅——高啓——拋管沉吟喚奈何——陳維崧——他日重尋腸斷處——梁

清標——桃根桃葉畫樓多——周在浚——

芍藥吟成象管新——陸棻——當歌且惜眼中人——何良浚——明燈美酒留君住——宗

徵輿——同是樽前未了身——吳璠——

三春錦席醉良宵——王頊齡——豔影愁隨蠟淚消——俞南史——好取使君留一顧——

朱白藩——當筵明月門新潮——劉體仁——

樂府新聲按拍催——顧樵——陳王八斗自奇才——田茂遇——木銜精衛甯知闕——周

亮工——無數明珠湧出來——冒襄——

油壁迎來是舊遊——吳偉業——梁家小鳳紫衾稠——紀映鍾——可憐驚破霓裳舞——

余懷——何處天邊風露樓——王士正——

洛浦欣逢解珮瑤——李元鼎——飛來無數紫鴛鴦——朱彝尊——如何最是堪憐處——

潘江——一朵花枝壓衆芳！林景清謂玉立詞翁

十千買酒鬱金香——萬壽祺——豪竹青絲夜未央——龔鼎孳——來往燈陰花影內——

徐波——金陵樂府杜秋娘。吳夢陽謂金縷室

薛濤箋尾署瑤京——周肇——密約誰憐是目成——葉舒穎——莫更重彈白翎雀——張

翊——花會解語欠分明。程嘉遂謂花解樓

自從誤識櫻桃後——王伯稠——送客乘潮聽鷓鴣——孫鳴——好事日多還記得——陳

紅綬——梅花不信隴頭無。冒丹書

金屋瑤台豈易攀——黃周星——却教花影落人間——卓發之——每因夢見添愁緒——

王留——獨院疎燈夜欲殘。——趙鈺

朝雲遮白日，却看春水冶黃金；那知酒醒桃根去，澗渚芙蓉有露侵。——王桂香蘭溪人爲江山

船第一琵琶手，珠梅玉鳳均不及也。余曾一再聽之

玉簪——巷名——涼月小娟樓，明淥春煙薛素舟；悔使邯鄲嫁斷養——謂吳蕊娟——不教

汧國龍車駟——謂淥西樓主——四檐紅桂金魚鎖，一桁青山白鳳游；何止荏蕤風易落，難尋盼盼

與柔柔。

春到罌湖水似醺，滌衣人拜九娘墳；煙邊畫角多新柳，天際橫闌有薄醺。車子六萌延鷗盼，侍兒雙髻媚蘭薰——指蘇雅娘水衡香舊事——未堪酒醒歌殘後，只聽漁郎唱莫雲。

誰悟當場色亦空，漫精雕績惱天工；十三池館犀黃押，二八嬋娟翡翠籠。西曲未殘青杏月，北邙早諷白楊風；可憐炙腑蒼蘅氣，收拾啼斑笑影中！

泥沙爲怨玉爲恩，種徧將離與合昏；露草原非蝴蝶窟，風花多是杜鵑魂。退紅滿篋留衫色，淒碧凝壺贖唾痕；幾見沉煙無斷火，雙風常島博山溫。

月慳霞瑤翠鳳旗，明珠瑟瑟耀纓毳；共乘西土無遮會，來送東君欲去時。——三月杪偕同人於寒松亭作錢春會徵錦鳳咏仙二部演劇並招王素芳素卿孫愛月柴潤楊眉史杜嬾卿沈桂王問卿諸香並流妓舒柴雲小斌李月娥王巧林錢桂珠入座極一時聲伎之樂——每有墮釵聲似玉，忽看殘燭淚如脂；一聽婪尾紅都盡，誰管啼烏在柳枝？

小劫鴛鴦修祕牒，下方兜率說癡稗；廣徵彭澤閒情例，細讀徐陵本事篇。未必歡因非恨果，——謂玉立詞龜——須知苦障亦甘緣——謂花解樓——眼前紅紫知多少，一樣飛花付水煙。

悽然含睇被秋蘿，來聽王郎斫地歌；急溜濺濺穿石壁，華星熠熠掛天河。漫拚苦志嘗蓮蘂，那有明心障綺羅；鼎火不還歐冶去，純鈎純澁借沙磨。

梅爲花之神仙，牡丹爲花之富貴，所遘罕矣；桃之冶，柳之顛，其品斯下。隸二十六選，其尤也。耳目有遺，聽之者好有異，亦聽之。

第一品花之史 玉立詞龜王素芳 潘家解愁，姜女賓竹，才奪東君，名冠西曲。宜佐譚。

海棠 千觴未足酬佳麗。——韓維展——花戚里也。垂絲者曰醉美人，川紅纈暈，西府搓蘇，含蕾香深，吾當以金屋貯汝。爲華品。

花史如靈壁洞天石，玲瓏七十二孔，吐納雲氣，時有藜香。字潤卿，神淡而味縟，貌靚而意酣，能兼王蕊梅之清，周寶鐙之豔，左阿瓊之素，董茜姬之嬌。鞦韆窄衿，喜作吳飾，尙相見山塘柳角，爭當以流蘇蠶舫載之。常倚笛歌曼聲，玉茗稗畦，供其咀吮，或檀槽倦撥，亦不屑唱冷街盲女詞也。住城東古織錦村，窄巷春蕪，遊無浪蝶，有疑其冷傲者。

第二品花之契 譜騷樓施玉芳 檀牙縹眇，英妃弄絃，微茫下視，但有蒼煙。宜焚香。

蘭花 地荒終恐費栽培。——劉克莊——玉魀，蘭之翹者，曰世愛君不與衆草伍，黃磁綺石，宜債金道華種之。爲幽品。

花契如攜碧落琴，撫高山流水曲，略一拂指，餘韻滿梁。姬行三能得媚孃之媚，睽孃之睽，雅孃之雅，和孃之和，洵可兒也！氣婉而善約，情裊而能紆，握手片時，每令人作三日想。或曰：思香媚寢，無以過之。

第三品花之眷 月痕館沈漱麋 郁穆嬌婉，溫泉之神，珖田萬頃，瓊葉自春。宜伴坐。

水仙 此是無情有韻花。——徐似道——重台因豔，或長離橋隨星所化，玲瓏玉骨，正不讓  
號國夫人十二盆也。爲遠品。

花眷如純銀參帶鏡，龍文外約，鳳采內韜，繡架高懸，能照枕角。花痕微茫皆白。字瘦梅，滄州  
產，以避海夷之警，僑寓雙湖間，神灑灑然，影亭亭然。素肩削玉，蓮跗握寸，無溢睽，工雋言。所居  
修梧罨桁，翠篠平簾，露響煙聲，娛其靜思，相對默坐，猶濯心春水。微萍都獨，憔悴冬郎，何幸聽  
新聲白紵也！

第四品花之曇 蔚燈樓李倚闌。妙華蟠蓋，員覺樓台，玉京弟子，金粟如來。宜撫琴。

梔子 受用此花無盡香。——楊爽齋——梔爲花形史，一株香一園，寫扇心黃，綉衣膚白。不  
獨同心可贈，葳郁其葉爲殊品。

花曇如羅浮天際殘雪，四百峯玉氣高寒，逼人肌粟。字意闌，眉宇俊秀，而寓以英爽之致，其  
泥人尤在鬢鬢閒。好作墮馬粧，蠟花斜簪，鳳株偏袒，彷彿玉壺生倦粧圖，意氣靜穆，襲人生澹  
芬，不啻攜莊暗香駐電琴，聽金花一曲也。居寒香亭之東，假媪居奇，以是鮮停鞭問酒者。

第五品花之逸 七里香櫛胡睡齋。春煙流影，朝露上襦，潔不可濯，勝爾瓊壺。宜對月。

山礬 香殺行人只欲顛。——楊萬里——瓶史云潔而逸，有林下風，魚元攬之綠翹也。讀徐



俯金嫩雪香詞，應不嫌名鄭之陋。爲雅品。

花逸如爽秋天晶，平瑩無翳；倚樹獨立，目送鴻飛。字瑞香，與其妹靈香居日湖采蓮橋側；慧而外姘，穎而中脩，質膩而姿韶，材勻而理緻；流神芒芴，則殆如花氣之繚煙，燭光之暈鏡，遊絲之颺於大空。有謂其執意清峻，不屑以平康狡蟲之術待人，正姬之所以自待也。

第六品花之姝 金縷室杜嬾卿 鍊冰作膚，結絲爲意；天上鬱嬪，人間遊戲。宜賭酒。

芍藥 卻是雙紅有深意——蔡襄——芍藥亦曰綽約，爲三品七命之冠。劉攽小譜有云：妒嬌紅者，醉西施者，試梅粧掬香瓊者，斯人兼得之。爲榮品。

花姝如月府青鸞，裁綃爲翼；冷冷笙籟，下界皆聞。姬名蘭，寄於陸阿蓬家，不黼澤而有豔光。懸臂水蜜桃，若唯恐麻姑爪搯也。風趣四溢，雖鞞襟沈坐，但覺蘭蕙藻井，吹滿雲濤。中以薄醺，投懷欲死，正不須借繡繆司坤靈扇子，唱雲鬢斜鞞新詞。其曲中之蔣蘭玉耶？

第七品花之雋 蘋絲水榭何素君 元始之色，毛甲之香，圭稜句子，筓以大方。宜聽雨。

梨花 銀闕森森廣寒曉——晁補之——靚豔而寂寞，銀井之產也。誰爲洗粧，攜洛陽斗酒，並唱司空圖菩薩蠻詞。爲淡品。

花雋如擔井孤桐，雲階積影，涼颺乍襲，一衿秋疏。姬肩削而不瘦，纈眼如微醺，軟語絲絲，繭之引絲也。居竹嶼之北，重環祕瑣，或擬諸迷香史鳳家。盪撓過其門，往往聞煙際嬰聲與絮語，

曳柳花吹出；想見照春屏底背鏡彈鬟。不見者三年，擬重訪之，恐其效閉門羹故事。

第八品花之卿 韻春樓范玉梅 神以靜裏，態以動流；不藏不祕，逍遙與遊。宜看山。

李花 縞衣風急過墻來——陳與義——淡泊纖穠，香雅潔密，唯此花能兼之。炫晝縞夜，芳塵襲人，須玩蕭瑀龍昌寺九標之論，爲俊品。

花卿如二月初鶯，絳脣試舌，羣花解頤，不以媚媚人而鬻素承過。眉青偃黛，其風韻自動於離；即對之者，當如食江蟠柱。瞰楓亭荔子，於色香外領味；入老饕之口，鮮不免者。字月香，居江東楊柳津。嘗見其晚粧凭鏡，顧影自憐，令人歌簾卷西風人比黃華之曲。

第九品花之士 浴繭樓汪愛 中郎黃絹，令狐青衣；花枝一展，玉潤煙霏。宜典書。

醅醖 珠羣有意欲留仙——鄭子明——青不紅鄂，一品九命之第四也。爲沈香密友，爲獨步春；雲酣露膩，琉璃晶瑩，其香可經月不散。爲秀品。

花士如密雲龍餅，沸以中冷之泉；一勺灌肺，醱睡爲破。字蕙娟，洗塵滌垢，氣醇度謹；亂頭粗服，彌覺清妍。見客微解頤，輒兩覲作檳榔薄暈，輕言帶流，若吐仍茹，差有挹之不盡之致。所居樓三楹，隔簾疏水，靜櫛西風；每當涼夜沉沉，與刀尺聲相酬和。幽居空谷，其猶在山之泉水耶？近聞其以事遠逸，託跡於荒郊榛莽中。

第十品花之嬋 初雲館孫愛月 淥水不秋，碧天無夜，以氣接馨，離合而化。宜倚闌。

蓮花 無情一擷斂斜陽——范大成——扶渠並頭，娉婷望舒。想玉環夢狎鴛鴦，卻當太液池邊，涼風罷語。爲淨品。

花嬋如越中女兒，酒一壺，涼碧作秋，晚江容與。姬性溫柔，旖旎可愛，冉冉作鸞步，依依爲柳。姿年破瓜，髮齊領，得王小大之和氣，有張小三之雅容，匿嬌穉於疏閒，寓柔膩於渾脫。如許鶻伶，當買五色絲繡之花，蕤之假妹也！

第十一品花之隱 小羊棚史蘭卿 華鶴緙綵孤鶴斂姿，玉津春露，不澤蘅蕪。宜參禪。

菊花 嬌倚西風學道粧——戴君恩——鞠爲冶蓋，禽華靡色，天霜地月，宜以醇醪苦莽，伴其寂閒。爲靜品。

花隱如絕壑靈狷，顧影自嘯，藤蔦在壁，襜褕四垂，但覺行雲有聲，流蕩空翠。姬古之滿瑩娘也。不作鴟頭杏子粧，草率中具見變婉。凝其外，慧其中，沈默無費言，對之如不解事。猶憶癸甲間，嚶唱賺色者如李宛君、王蓮青、俞雪香、朱蘭生、胡蕉卿輩，高陽河間，珠羅互競，淫淫花月，曼極一時；姬則素隱恬安，不爲俗奪。今聞其芳蕤如昔，氣格彌凝，襜褕之流，偏有以媚豬誣素馨者。

第十二品花之佐 鏡秋閣張月香 蟋蟀當月，枇杷閉門，香心春息，夢尾秋痕。宜掌研。

桂花 夜揉黃雪作秋光——謝浼——連蜷偃蹇，天葩芬敷，倘女郎粧罷斜簪，定字之以無

瑕之玉，不必淑芳在酒市也。爲閒品。

花佐如驕驕八尺，玉蝶珠題，飾以錦障泥，試轡芳郊，步閒氣穩。姬行三，居太平巷，與花癡爲比隣。酬客落落自如，無厭倦色。嘗見縹緜蒙額，翅斂一枝，素絳黃帶，斂影默坐，約略馮小青挑燈看牡丹亭時節。性亦穠粹而柔，蓋未易於顛紅倒碧中求之。

第十三品花之嫻

眠瑟榭方葆生 奇石千笏，虛亭在中，釀酒獨酌，仰見飛鴻，宜洗竹。

玉蘭 張星和月正闌干——張茂英——輪困槃鬱，有高十餘丈者，望之如玉山，何必支提

太姥道中看片片雪花如掌飛也！爲朗品。

花嫻如高樓過雨，樹色入幃，吹碧生雲，夢涼無滓。爲花眷同里，野鶴之在汀渚，王玉娟後身也。所居蓬窗幕牖，蠶羅市塵，斂影息香，自守落窠。嘗與剪樺燭，淪冰甌，娓娓清譚，聽之忘倦，以安詳沈緻勝者。

第十四品花之癡

海紅花榭陳蘭生 畫格長康，詩說匡鼎，色相不黏，自得超領。宜眺雪。

薔薇 浥徧幽香清露知——鄭剛中——璫靡稱玉鷄苗，氣似濯清神，以靜韻，願借麗娟金買笑，向衆香國，結歡喜緣，爲韻品。

花癡如趙飛燕琉璃屏風，膩不可拊，叩彈以指，其聲琤瑯。玉如意也！定邑之矯矯者。客甬已三年，滌月肌瑩，剪溟瞳朗，喃喃絮語，無一字涉謔，而靈機款引，若挹陰厓石乳，清冷沁脾，氣格

妥嫻不染浮習。鮑昭賦所云蕙心紈質，惟姬有之。

第十五品花之娟 裁鉤閣王阿潤 剡澗餌蜜，養其清魄；天際佳人，傷心寒碧。宜豎櫺。

杏花 不施朱粉自東鄰。——王禹偁——碎錦坊文杏，不獨宜阮文姬插鬢也。午倦未起，卯醉初消，窺見一枝，應妒煞牆東宋玉。為嬌品。

花娟如小李將軍畫漢宮春曉圖，金翠樓臺，倍極刻畫，而以綺寓古，筆致自高。有謂其得卓文君之放，袁寶兒之愁，似矣。余有說焉，若雪之潔無洩氣，若月之激無翳光，醇如酒，挹之而醺，續如玉，捫之而潤，亦可想見其丰采。喜狎俊少，見有翩翩白袷慘綠年華者，紆望流連而不置。

第十六品花之儷 風漪館沈桂 織鳳么翠，桐葩為巢，靜不可覓，夕雯綺交。宜司廚。

丁香 素面含情宋玉愁。——王十朋——百結花也。西溪以為情客，綠衫裊露，紫蓓含烟，頗得杜少陵香體柔弱詩意，為妍品。

花儷如牆陰幽草，靡蕤可憐，薄露相霏，涼痕欲語。產於慈湖司馬家，隨清娛也。待笄後始入文孝坊，結香火兄弟，纏羅意密，含蕊心磨，拈帶徘徊，若有遠恨。昔有別營妓卿卿云：日照綠窗人去住，鴉嚙紅粉淚縱橫。請以斯言移贈。字桂卿，與花妹同依於陸。

第十七品花之愁 曼渠樓楊小環 碾玉揚絮，吹瀾攪雲，申林仙蛻，蛺蝶為羣，宜擲笛。

玉簪 嫩瓊飛上紫雲車。——黃庭堅——常保衡呼為綠粧嚴，瑩骨嬌心，朝開暮卷，牽牛絡

角，若有倚闌愁風露者，爲媚品。

花憨如以容華鼎，燕鬱金蘇合香；百結氤氳，散之爲縷，意與微曷，亦靜亦馨。本小家女，猶記其輟輕煙，曳文霧，下六萌油碧，以宮綃扇障鬢。依母向鹿苑中，爲荷花祝生日。時幅烏萃綺，望之者疑一蕖搖水，萬葦叢沙，飄飄之名，轉瞬四溢；五陵子弟輩，咸以不入宜春院爲憾也。姬軀肥而不滯，靨嫵而帶愁容，心小而善體人意，名愛寶。

第十八品花之蕤 聽楚小館孫玉卿 瑟瑟珠毳，花間步搖；夢雲不暖，誰熨蘭茗？宜試馬。

榴花 動人春色不須多。——王安石——浮楂山一角綉的丹暉，何似七聖珊瑚爲太真妃手植者；緋衣小女，總宜以石家阿醋呼之，爲穠品。

花蕤如媚蘭罷粧，鳳輿乍遊，薦華繡葆，亭亭天際。字丹鳳，輕可入掌舞，慧可抱膝憐；與花嬋自皎水來，構宅同居，猶小瓊花之於南枝秀也。聞客有昵之者，早以等身金，出孟家蟬於平康里。曲瓊夜閉，冰綃午籠，守以鎮心之犀，熨以辟寒之玉；鬪風一舞，芳塵滿衣。恐李師中斗印封侯，無逾此樂。

第十九品花之穠 曼陀羅館柴順 鑲紅作骨，約素爲身，脩翎薄袂，翩仙玉真。宜茗茗。

山茶 獨能深月占光春。——曾季狎——韻勝其姿，郭將軍之春風也。曰月丹，曰寶珠，當羞與瑞雪金腰同稱梅婢，爲靚品。

花穠如檐隅枯樹，青蘚作衣，風至飛花，時來點綴。望之無熱容，卽之無冷意。寓和於澁，七絃中之別調也。有昵之者，謂柔膩如一捧雪，宛轉如一串珠，或其深有所見。

第二十品花之娛 翠芸閣王問薊 畫鬢卷翠，大姊雙成，雲和罷按，司香玉清。宜執麝。

芙蓉 綽約霜前弄姿態。——司馬光——鍾陵同心木，夫容一日三醉，天高氣肅，春意自如。衡雁初來，當無江淑搖落之感。爲綺品。

花娛如綽約漢女，遙夜弄珠，能使虹采燭霄，月芒射水。字文香，依錢笑梅爲女。皓圃豐灼，嫖眼流離，雖常服悴容，亦自神光曠薄。能作新髻，倭墮慵來，九鬟百合，金翹翠珥，約其槃珊，正不數漢宮十二譜也！性慧惟黠，態蕩故癡，有時移神若忘，汎語無緯。衡之以色，猶許其在馬嫩蔣西間。

第二十一品花之鬢 琴竹樓王阿蕊 月氣吹鑑，風篆颭香，乳燕無語，銜花過牆。宜弈棋。

繡球 豔色爭春笑牡丹。——陳鴻——種美堂玉毡開花五瓣，百花成一朵，極濃亦極淨，儼如玉鏤屏，灼灼豐肌，不媿團員佳夢。爲縉品。

花鬢如錦渚鴛鴦，照水低徊，自惜毛羽。產於慈娟之姊，玉面丰嫵，爲三五月，眼纈一絲若睡，初起微笑，則兩頤生旋渦。意婉度閒，流逸中能得雋永之味。至款辭疏淪，目不素綱，尤足於麀角香心，引爲譚友，正不數趙連城有雅尚也！

第二十二品花之緣 調鬢別院許福 佳俠含光，佩屨紉茵，玉水雙流，想思之海，宜舞劍。

杜鵑 爭如傅粉伴何郎。——趙成德——春鵲名山躑躅，極靈敷頰，靡嬌曼煙綿之至，彷彿

鶴林九月看殷七七潑雨成脂，爲膩品。

花緣如壯士醉嘯，幃燈焰低，起立蒼茫，惟見北斗闌干，雕隼欲下。 字月舫，許秋生女。秋生有

女三次蕊珠，次月齡，而月舫居長。或稱爲「許家三秀」，謂蕊珠如玉樹臨風，月齡如珠屏積雪，姬則如銀潢汎月也。發意善遁，舉體若狂，雲卷森流，百出駸治，亦蠱人之尤者。闌粧豔飾，濃淡悉宜，籠袖嬌氏，竟不必在蘇公堤上耳！

第二十三品花之侍 玉璫瑋館錢桂卿 仙府華蛻，佛壇妙雲，輝乎鳳纈，郁兮龍薰，宜整衣。

玫瑰 天染瑤珞日照開。——徐夔——離娘草取裊裊之義，嬌豔芬馥，氣離腦麝，洪亭夜悄，

豈真能刺人耶？爲甜品。

花侍如官廚大肉，佐以椒馨，脆膩之中，微帶辣氣。 卿和而能節，爽而能沈，員潤而能融，疏宕而能縝，昵之者如醜鷄之遊酒海，胡蠶之入花埃，罔不迷眩而返。宮燈殘月墮，酒罷歌闌，頰醉心薰，風語橫溢，瑟瑟眉動，皓腕橫舒，或疑爲陳女兒之流亞。

第二十四品花之媵 鬪雪堂王小疏 蘭若翡翠，鳩鵲金波，我非子野，亦噴奈何，宜灌花。

月季 一年常占四時春。——張新——讀蘇玉局長春如穉女飄搖倚輕風之句，想見紅藕



翠蔓，不易冬春；令人酌酒維糜，爲之祝，未顏長好，爲織品。

花腰如城頭袍鼓，花軍對慶，畫戟綢扛，繡雲颭日；似有天吳紫鳳，五色迷離。玉立龜主，玉四孃之妹，字曰素卿。庸粧亦華，靜態皆活；矜持百意，勉效姊風。其一種佚蕩冶靡之致，若影之附形，眼角眉梢，終不能代爲藏拙。與之交好者，皆題名繡檢中，會合偶疏，輒浼鯉傳書，倩鴻寄意。碧雲天末，曲道相思，殆亦深於情者。

第二十五品花之情 櫛雨樓王蘭芳 八屏晨啓，九燈夕光，舊樓鸚鵡，新社鴛鴦。宜理象。

罌粟 含煙帶雨呈嬌態。——吳細培——一名象穀，其色善變，加意灌植，妍好千態；雖有泥樓鉢籬尸利酒樹，不奪其狎雲呢月風情。爲妖品。

花倩如蝴蝶御九華裙，結影翩躚以含露，嗅風爲活；不管粉香易褪，玉透將闌。折腰步，鬪齒笑，梁家之孫壽也！年已逾笄，而逼睇清光，汛膚浮艷，猶姣好如少時。或疑其通元素術者，豪於飲，馨落飛傳，不辭百罰；迨玉山傾倒，弛衾露機，倚燭橫陳，對之者皆涎流神霽。

第二十六品花之雛 疏筠館樓凝香 榮而兼綺，亦復無端，例諸萎謝，作平等觀。宜侍睡。

秋海棠 薄羅初試怯風淒。——俞琬綸——閒情偶寄云：春海棠肖美人之已嫁者，秋海棠肖美人之待年者。幽質獨妍，柔情欲絕，嬌然有酸態。或比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爲稚品。花雛如姚玉京家賸燕，不離庭戶，秋風起，獨啾啾翔集。猶記其髮如濯煙，目灑灑如滴露，兩

補當作小桃紅色，吹息有古麝香，潛盼以約，淺笑以避，佯噴以送，薄羞以迎，癡想疑沈，柔言若潤。蓋月其神，雲其態，水其性，而蕙其心者。酒半香初，投懷宛轉，令人愁緣愛引，惜與憐并，爲之反覆紆回，作桓子野聞歌之嘆。近不知所終。

味攬生云：讀二石生品艷一卷，因取張鑑梅品花，宜稱二十六條，戲評於後：花儂氣味閒悄，宜淡陰；花史騰輝澄綉，宜曉日；花眷稟體怯弱，宜薄寒；花鬢動容瑣屑，宜細雨；花雋風度綿遠，宜輕煙；花嬋神皎無滓，宜佳月；花侍沈華未斂，宜夕陽；花隱積氣幽冷，宜微雪；花娛流神掩冉，宜晚霞；花雛姿態么媚，宜珍禽；花媚形貌峻潔，宜孤鶴；花嫺抱影波俏，宜清溪；花儷置局閒野，宜小橋；花蕤吐納疏秀，宜竹邊；花媵顧視依倚，宜松下；花緣酬對洞達，宜明窗；花逸風情癩散，宜疏籬；花佐神峭而舊，宜蒼厓；花卿氣和而幽，宜綠苔；花曇質華性古，宜銅瓶；花癡意密度閒，宜紙帳；花姝舉止瀏亮，宜林間吹笛；花契流韻諧適，宜膝上橫琴；花倩匿意靈敏，宜石枰下棋；花愁操心清苦，宜掃雪煎茶；花士點綴自工，宜美人淡粧簪戴。

靈蕤館主云：曹雪芹石頭記爲癡人說夢書，知眼底羣花，猶是幻境中薄命人也。例以瑣事，用輔綺譚，對華品，如以鮫綃帛包勺藥花，睡紅香圃石磴上，對幽品，如滴翠亭邊展湘紈，撲五色蝴蝶，對遠品，如在壽昌公主含章殿臥榻，展西子滌過紗衾，對殊品，如以王愷瓠匏擘，斟蟠香寺梅花雪水茶，對正品，如瀟湘館靜夜製秋窗風雨夕詞，對榮品，如披鳧靨裘踏琉璃世界，彷彿

佛仇十洲艷雲圖；對淡品，如稻香村篝火絢絲，聽疏籬蟋蟀；對俊品，如蕉下客撫秋海棠吟倩影三更之句；對秀品，如向蓼溼闌干以葦片鉤鈎罌爪兒；對淨品，如鬢雲鬆挽，倚紅燭界孔雀線補裘；對靜品，如背影靡蕪，含笑解石榴裙子；對閒品，如暖香塢薄睡初醒，揭紗論畫；對朗品，如倩繡橘揜攢珠壘金鳳事；對韻品，如柳葉渚邊插翠絲，編玲瓏過梁藍子；對嬌品，如擲檳榔荷包，賺漢玉九龍珮對妍品，如粧宣鑿盒紫抹麗花粉，即以並蒂秋蕙插鬢；對媚品，如菱洲羈女，苦失棉衣，揜翠自泣；對濃品，如擁彈墨綾薄棉衣，坐迴廊，理鍼線；對靚品，如宴客綴錦閣下，攜十錦瑤瑯杯，宣牙牌令；對綺品，如綺白犀，塵繡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對縟品，如躑躅薇花底，攜金館頭簪，畫齶字；對膩品，如午倦後噙香雪潤肺丹，喃喃絮語；對甜品，如傍瑣子錦靠背，攜小銅火箸，撥手爐灰；對纖品，如挽黑鴉鴉鬢兒，過翠煙橋，取噴花壺時節；對妖品，如穿錦片琵琶襟，鞞紅繡鞦，看小郎曉起；對稚品，如夜半披桃紅小袄，暈兩頰春潮，背蠟花，怯人調笑。

附錄淡盟生十二帖樓本事詩話十則：王素卿，鄞縣人。光容鑒物，艷麗驚人，見之者恍疑爲秦臺舞鳳，鼓翼騰輝，故時有鳳凰之目。本姓朱，家鄞山桃源鄉，貧甚不自給，遂爲王素芳假妹。素芳，桃江人，居甬上。方負時譽，得姬名益著，四方才士，爭一登門爲幸。余之初識姬也，時庚子春夜，漏下已五鼓，海棠睡起，銀燭高燒，注視久之，爲吟余懷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句，姬會其意，遂邂逅目成焉。旣而慕悅甚，若葵心傾，若蕉心縛，幾不可一日離。余嘗倩友寫

吹簫引鳳畫册以寄憶。余與姬往來事多且祕。桃源主人曾囑武陵漁子毋輕言於外。故略敘之以見其槩。王秀芸，鎮海人。妍姿艷態，玉靚花明，喜豪飲，善歌詞。妹曰穠，亦工度曲。每當蠟影搖紅，蜃光浮碧，彼歌金縷，此按瓊簫，髣髴聽天上紫雲迴也。初姬與余善，旋爲某生所眷，矢願嫁之。與姬同起居，不翅伉儷。客至強出應，數語寒溫，翻身而退。阿母恐門前冷落，屢勸之不能奪其意。余思蛟川爲商舶款關之所，不少館娃，要以姬爲翹楚。昔有妓請落籍，東坡書其牒曰：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今姬意屬於某，是將空其羣矣。爲之喚奈何者屢屢。按姬爲蛟川後起之秀，與王韻珊、朱佐媚齊名一時。余有車中花朝雜憶詩云：銀鯽羹鮮薤甲粗，何來纖鳥喚提壺。嫩鵝大蛤青磁餅，夢落城灣小秀口。蓋謂姬也。因東流寓十洲，故不入品。邱眉卿，鄞縣人。容貌娟妍，性情豪爽，在粉黛叢中獨饒鬚眉之氣。故畧曰眉卿。交與善，幾嘔出心妍示之。苟非所好，雖千金買笑弗顧也。己亥春初，余與定情有攜歸之約，忽爲有力者所奪，招置勾章城，匿不出戶。桂生，某俠士也，爲余密致之，相偕赴甬江。卽夕濱海颶風作，孤舟掀舞波浪中，萬燈不明，翠黛含顰。姬知其非兆，擁余背，默爲流涕。後果事阻不諧。而人面桃花，亦經年不相聞矣。住歲夏間，遇於定妓楊蘭家，相對無言，各自掩袂。甫及舊事，同人不忍卒聽，強余行。今執筆記此，猶不覺暗呼負負也。按姬舊與玉瑋璇館主同住，嘗一再覲面，余未得其詳。故品艷中逸之。孫玉卿，鄞縣人。貌清癯，善修飾，細骨輕軀，堪作掌上舞。先是歸一僮父，居恆擁姬妾四五人。

縱酒狂娛，如項羽鉅鹿鏖戰，諸將皆從壁上觀，少不悅，輒叱咤隨之，備施撻楚。姬嚮釵珥得二百金以贖身，暨離煩惱，遂抱枇杷，吁可慨也！既而心厭塵喧，欲覓一如意郎爲終事之計，阿母以錢樹子望，常勒高價。姬曰：兒不知賤質值幾金錢，將以奇貨居之，使兒一誤再誤，迴首前塵，終入苦海，則悔不如馮家小青，作霜中蘭，不作風中絮矣！言已泣下。友人悲其遇，倩余作懷儂歌十章，辭載剪紅刻翠閣詩鈔。邱宛君，鄞縣人。歌笑態度，舉止皆媚，殆非人世所有。本良家女，字陳生某，會有賈女事覺，誤落風塵。陳生瀟洒士，耳姬名，願見之，姬亦心慕于生，遂闌入迷樂洞，而他客過之者，悉付爲閉門羹也。己亥秋生赴省試，姬措金助其裝，無何爲博徒誘，倒篋傾筐，載病而返，姬無幾微怨色。爲之檢藥裹，禱蓮座，願以身代死，乃不旬日間，竟鸞膠無再贖期矣。是豈姬之夙孽未償耶？抑陳生之薄倖至此耶？噫！按姬余未之見，讀其傳，想亦風塵中之矯矯者，因附錄之。張繡鳳，鄞縣人。體態溫存，丰神娟秀，望之如碧水芙蓉，纖塵不染，又如秋鳳海棠，幽意堪憐，惜系出樂戶，雖一時名噪平康，戶外履滿，以期帷幕之徵，則未也。性靜且廉，或有炫以金帛，姬笑呢之不爲動。嘗畜侍婢二，長瑞芸，次瑞蘭，教以歌舞，盡態極妍，客至遣出迎，已則不甚酬對，人弗之怪，且愛之。姬可謂高自位置矣！按姬出身樂戶，故未入品艷中。或曰：姬姓林。杜蘭卿，鄞縣人。秉性幽潔，不愛時世妝，而露鬢雲鬢，天然韶秀，真不媿以蘭自字也！嘗赴友人約，攜素卿至姬家，眼波眉語，情甚相慕，素卿旁睨良久，舉杯擲碎之，拂袖而起，余爲

歛容謝過。猶斷紅雙臉，泣下沾襟。且曰：儂不怨蘭妹，怨薄倖郎。長向儂作假惺惺，恐亦不免爲蘭妹所寒心也！此時余受擲揄幾百詞，無所自解。姬思覺所自開，幾不勝情。遜詞婉語，安勸一觴。余兩人隨而冰釋，其得人歡心如此。有楹帖云：好花品格惟君子，潦草因緣是美人。不知誰氏題贈，蓋實錄也。王文香，鄞縣人。肌膚玉雪，曼睩騰光；尤工度曲，善觴政，嘗於席間歌柳梢青一闋，珠喉巧囀，簧舌輕調，雲凝水噎，不覺令人意消！與冶仙脩月善，兩君本莫逆交，往來遊戲，寄與掃眉，姬竊喜終身仰望，請將擇於斯二者，久未遂。姬猶宛轉嬌啼，眷戀不置。余雜咏詩所云：留待十年君未嫁，樊川定不負香盟。指此。俞雪香，會稽人，白而皙，華而腴，從珠箔瓊牕下望之，如對一座水晶屏風，令人心目俱炫。居鄞城月湖濱，往來多豪右輩，纏頭尤積，富甲教坊中。齒稍長而丰韻嫣然，娥娥遠立，在少年場中，儼有俛視一切之概。己亥秋，慕武林山水，偕士應試往遊，有大腹賈招同杭妓趙湘雲、張沁香輩十餘人，步白隄，跨紅橋，弔蘇小墓，薄暮返湧金門，觀者如堵。至今月夕花晨，西湖上客，猶往往樂道其事焉。沈桂，慈谿人。舉止莊雅，饒有大家風。先是，偕同輩王五居勾章城，艷冶之名相頡頏，人以一時雙玉目之。嗣王有所歸，姬移居甬上陸蓮卿校書家，鳳窠秀簇，鴛牒歡諧，綰時髻，被金翠，羅綺芬芳，爭妍獻媚。入其室者，往往蕩志迷魂也！性工愁，又善哭，家慈東文谿，蓋與鍼生爲同是長干人，每當西窗剪燭，共話深更，紅袖青衫，盈盈相對，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亦將爲梅花作賦焉！

其莊子之寓言邪？陶靖節之閒情邪？抑屈三閭，紉綺擷芬，以寄其支離侷侷之意邪？恍兮惚兮！作者不自知也。

飲玉立詞龕醉歌贈潤卿

擗鷹不飲惡溪水，鳳皇愛占青桐枝。玉潭春水靜如練，微風偶激生瀾漪。夙昔初遇君，君方垂髫時，射屏花軟翦顰盼，裊鏡氣弱吹蘭絲。若孃名姓冠三曲，當筵未許端正窺。後聞瓊樹方盛豐，綺芒上薄高天虹。東南巨賈挾金幣，隔簾顏色無由通。自慙叔夜多悲憤，敢冀憐才到紅粉。登城遙望天末樓，但有長江去滾滾。長江不斷千里流，男兒出門行九州。漫依花月度晨夕，坐令青鬢成白頭。與君覲面况秦越，何當歡樂何當愁？七年三上燕京道，楚雨吳烟換孤鳥。長卿躑躅歸茂陵，封禪文誰賣殘藁。狂名莫報公卿知，還借酣歌振潦倒。黃金消鑠白日換，黛閣珠簾條秋草。媚波——樓名——明淥浮香——閣名——月，一枕疏鐙夢痕宵。安能細擷斷繭絲，更向紅蠶寸心繞？去年八月還海城，流櫓過海方用兵。海陰赤霓亂旗色，城頭黃葉捲雨聲。閉門只守杜陵屋，從軍那得終生纓？橫胸磊砢誰消得，眼見垂楊凍春色。連營祈靜江月高，勿聽晴空唳風遂。蓬聲遠引風嘔啞，醉濤門巷枇杷斜。玉釵影亂坐華燭，君抱筮篥向淒獨。苦將宛轉前溪詞，翻出傷心大堤曲。相知不厭歌百迴，有感難辭酒千斛。歌盡且弗唱，酒盡復重傾。不知攜手轉何許？低徊不語含遠情！君生苧羅里，來住芙蓉洲。苧羅已斷不可接，

芙蓉零落誰能收？鴛鴦豈厭錦巢護，欲憑荒渚依閒鷗；爲言淪落風塵苦，懺後愁心鬱難語。銀荷四燦翠樽舉，夜夜絃如過三鼓；燕子已老桃花飛，看到落根鏽蒼雨。時去不可留，事往空涕零；晴空搖曳動烟絮，力微墮水成浮萍。胡爲江東聲譽滿天下，亦爾十年未換青衫青。吁嗟乎！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惻惻兩心在，悵悵安所從？不如君驂靈虬我文駟，披雲長嘯蓬萊峯；世間一切誰爲有情物？行當逍遙相與遊無蹤！

再贈潤卿五首

悔向箏琶索雅音，從知焦尾是名琴；窺闌月冷花仍熱，匝院烟疏竹自深。娛客不憑脂粉習，待人能得友朋心；無端憶到秋孃曲，坐對淒然擁髻吟！

青虬百尺古松柯，陡地纏絲施女蘿；媿指嫩心盟白日，願傾痛淚瀉黃河。瀟瀟暮雨愁同唱，黯黯春痕恐不多；那得波斯螺子黛，彎環替與補修蛾！

黃金無計贖龍媒，燕市空懸郭隗臺；形到澹忘翻似卻，情當微至轉相猜。爲誰顛顛甘耽病？與我周旋苦費才。好自擁持春後絮，莫教飄落溷塵埃。

曇華天上玉馭驎，咀雪茹虹迴絕塵；欲能超爲佛種，繁華不滓是仙身。每緣別後頻相憶，轉使逢時未敢親；除却錦屏三尺地，人間何處有陽春？

五綵迴牽繡戶絲，肯將淺意了深卮；會心每在無言表，含睇難禁欲醉時。偶溢濃情相噴薄，恐滋



旁笑復矜持；氤氳別有爐出火，裊過重簾燕不知。

寄懷潤卿集西溪吳門畫舫錄句

茶嫩燈清小洞房，——梅卿——倩他濃綠護鴛鴦；——曼叔——美人何必都華屋；——廉山

——春色終須讓海棠。——地山——似此國香纔絕代，——竹士——忍將愁緒對明粧；——瑤岡

——生來艷福知多少，——船山——欲聽琵琶恐斷腸！——翼庵

——露眼烟眉四照明，——竹士——許教平視到劉楨；——山民——花間舊事誰能說，——蓮趺

——意外相逢定夙因。——碧城——曲涉嫌疑伴落莫，——韻篁——轉因離別倍關情；——七夕

生——江州棖觴天涯恨，——瑤岡——葉葉梧桐作雨聲。——小苑

——楚雲湘雨護香芽，——甘亭——冷巷何須種枇杷？——靜山——欲證前塵如影事，——秋史

——每因遲暮惜芳華。——碧城生——貪徵月府鴛鴦牒，——韻篁——不唱當年玉樹花；——西

溪——我是閒愁忘不得，——七夕生——生同燕子慣離家。——竹士

——冷雨幽窗病起時，——碧城生——潤娘膝上坐題詩；——鑑湖——無端知己推紅袖，——七

夕生——各有秋心上鬢絲。——芷橋——本是鬢華宜供佛，——杯湖——不堪持贈祗相思；——

韻篁——十年閒卻昆侖手，——藉菴——薄伴休嗔杜牧之。——竹士

靈蕤篇贈金縷杜嬾卿。

靈蕤匝葉舒瓊影，晨露香霏玉斂冷；絕代佳人空谷姿，含愁獨向橫波靜。載酒閒過杜曲家，畫樓空際碧闌斜；韋娘眉黛秋娘髮，湘浦神仙澧浦花。神仙綽約花姿縷，眉黛彎環鬢絲綠；雲絲結麝挂笙囊，月睇迴虹開鏡褥。膩雨芳塵十錦塘，西冷華胄字溫郎；六萌繡轂初迎薛，百琲明珠乍聘梁。粧臺嬾聽籠鸚語，雁鈿飄零問誰主？別種櫻桃一桁花，竟同楊柳三春絮。娉婷簾底記初逢，兩頰檳榔映酒紅；細插鸞翎挑燭淚，暗兜蓮葉倚屏風。銀河絡角牽牛抱，更拜支機乞天巧；入掌真宜鳳子輕，避羞猶似鷓鬢小。未容撒手贈將離，唾點難拋半臂衣；隱渚雛鴛嬌並睡，向風乳燕怨孤飛。青琴生小洲南住，聞說扁舟欲歸去；劫海頻勞精衛魂，情天願護芬陀樹。萍緣絮果未分明，唱到鷓絃第四聲；樊素何當依白傅，江東空自愧雲英！

評花小詩百一首

寄目托耳，惹綺錯紛，慰往惜今，菱枯互競，以齒隸艷，寓譎辟闢；意婉而直，辭顯而晦，其有春秋之微意乎？

暖翠琵琶玉叵羅，十年曾記聽清歌；貼屏一褶鴛鴦被，知有涼鐙照斷荷。——李苑君

過影珊珊有玉聲，王家小弈早知名；背人慢唱羅敷曲，陌上春來雨不晴。——俞雪香

羅薦秋涼染碧埃，夕雲不罨黍娥臺；蘭若枯盡蕙蕤葉，賸有曉帖弔月來。——翡翠三

翠烟六褶藕絲裳，競體旃檀遞暗香；十八胡笳翻怨拍，文姬有父是中郎。——洪翠卿

記從漢上別晨烟，帳絕雲英玉白緣；夜雨打池荷盡折，不留片葉擁鴛眠。——洪小二  
最宜簪菊一枝斜，石翠秋衣織鳳花；應是老蓮執扇本，獨含古媚掃凡華。——袁桂方  
自掃楊花葬蝶裙，簞蘭誰與夜深薰；眼看江水成秋色，吹到魚鱗是斷雲。——白蛇  
輕烟散盡夢無多，六幅文疏抵絳河；知否周家紅藕婢，至今能唱洞仙歌。——虞潤卿  
舊時簾幕只鸚眠，打槳東歸已隔年；閒道話兒亭畔柳，丰姿瘦似顧娟娟。——王蓮清  
天寒補屋苦牽蘿，舊袂香痕已不多；嫁與東鄰沈和甫，一生受用是清歌。——楊眉史  
暢好燈初酒半時，十三簞柱籠紅絲；湘花湘草飄零盡，留得殘雲護竹枝。——杜素芸  
向人斂袂故矜持，春思偏從暗觸知；擲與湘陰畫眉筆，蘸花研露看填詞。——朱蕙卿  
玉髻瓏髻插鬧粧，苦隨羣豔鬪容光；却輸渾脫無閨氣，抵過公孫舞劍娘。——王二姐  
自是東鄰掌上珠，不堪流落向窮途；莫提舊日桐花事，眼見么鸞養玉雛。——陸蓮卿  
十年香火了前因，天際茶山與佛隣；願借青藤重慶石，細研小鳳贈宮春。——穀雨茶  
鏡裏花光慘不紅，疏燈滋味問誰同；可憐一翦秋娘髮，吹向飄蕭落葉風。——錢桂卿  
羞解羅襦搭畫窗，玉蟲遙夜媚銀釭；阿誰手挽波斯女，醉裏看陳大體雙。——王蘭芳  
鎖山寒綠照深卮，記得高筵坐酒時；繞屋春楊都吹盡，夜烏猶覓舊棲枝。——洋蘭  
十二蘭房七寶臺，奇花卅六洞天開；瀛壺海上三神秀，翠羽金支鬪勝來。——夜蝙蝠

檀香果玉胡蝶

監酒司杯事事宜，笑翻新論語蛾眉；太冲著作驚天下，只遜安仁玉樣姿。——陳梅卿  
無雙國色楚蓮香，細擷烟絲織藕裳；記得櫻桃明月底，醉翻花影捉迷藏。——朱蘭生  
起擲瓊樽泣數行，只如秋燕避斜陽；鶼鶼已嫁橫波死，應分飄零到卜孃。——素雲  
褪盡細桃春不妍，碧蘿門巷有殘烟；西風入夜燈如豆，只擁寒衾聽杜鵑。——楊小環  
瓊釵偃髻夜飛蟬，畫袂柔香玉井蓮；不餌人間烟火氣，除將天上藐姑仙。——何素君  
四壁春山閉苧蘿，一絲雲影畫霜蛾；敝州鶴鈿稱詩妓，那及紅兒慧悟多。——王素芳  
相思天末暮雲低，莽莽河橋接大隄；淒絕柳梢眉子月，枕函來照夢邊啼。——張月香  
辜爾湘南一片心，金籠閉夢十年深；已無人問安妃閣，苦抱秋翎怨禿襟。——鸚鵡四  
夢魂不傍漢宮遊，約略明妃塞外愁；關雁一聲沙草白，起彈銀撥唱涼州。——丁遠香  
慣將笑眼送流雲，倦靨微紅似薄醺；江上芙蓉烟水闊，有人枕瑟憶湘君。——王瑄香  
尋常眉黛瘦橫鈿，略帶春愁便可憐；入夜分明纖月白，玉簫吹夢落梅邊。——徐蘭卿  
沈沈睡起坐懨懨，樓上西風近夕尖；對鏡自看還看菊，掩窗不語更垂簾。——桂香二  
青裙黃鳥佛家粧，龍女天衣自在香；多恐綺詞消慧福，懶攜錦瑟唱鴛鴦。——張醒香  
欲嫁琅琊大道王，更無心緒了殘粧；解將約領通犀扣，掩淚筵前贈七郎。——吳湘蘋

屏棄羅紈謝粉脂，丰神亦復減他時；摩雲阿閣青桐樹，讓作飄鸞泊鳳枝。——應阿鳳  
 獨立春風擁畫髻，四娘儂態壓桐橋；無端遣嫁毗陵去，從此南園卉木凋。——雙珠  
 烏鵲高樓燭影銜，睡花點上越羅衫；楚芳玉潤吳蘭媚，文字知音有蛻巖。——史蘭卿  
 手捉楊花怨薄情，兜娘生小住州城；春江一舸辭家去，兩岸黃鸝與送行。——王萍香  
 倚門彈髻學天斜，不嫁梨花嫁杏花；莫訝文如江夏寇，婉卿身世出長沙。——應月仙  
 窈窕春鶯韻絕佳，笑聲背地洩風懷；夜涼剗襖携瓊燭，悄步苔陰覓墮釵。——沈蘭因  
 迴絕危樓對夕陽，水雲如絮雁天長；芙蓉落盡秋江晚，一蓼當風自倚粧。——芝香三  
 袷衣疏鬢病宜秋，頗識吳孃暮雨愁；曉撥蓮房收宿露，不防葉底有眠鷗。——臺閣鳳  
 分明舊淚汚殘茵，轉覺重逢一笑親；博士不來中瓦住，師師門巷恐無人。——施玉芳  
 心事難通一點犀，更從何處索零啼；畫樓天半簾高卷，冷落斜陽照燕泥。——繡鸚  
 高鬢兩兩照銀荷，花底春筵盪盪波；頗厭洛真淫冶習，願從天水覓僊哥。——林葵卿  
 玉綃鳳袖手親裁，弱夢隨雲倘夜來；一樹辛夷金線巷，垂花門角有蒼苔。——范蕊芳  
 暗迴微睞警狸奴，絕妙紅閨午倦圖；還惜畫樓羅帳底，昏燈照夢落春蕪。——王阿蕊  
 千里江城澹碧雲，登樓無奈望斜曛；鴛鴦塚上相思樹，只挂金閨紫玉裙。——王阿潤  
 柳絲生小鮑孃溪，春日湔裙過水西；一曲箜篌公子去，遙看楚樹灑零曦。——王素卿

紅蘭宛轉段家橋，媚向東風倚病腰；  
側鬢西冷看山色，水荇花影上春綃。——王月娥

布裙椎髻孟家粧，羞睨人前道勝常；  
爲爾微吟團扇句，不期天壤有王郎。——姚玉生

結臂連環玉琢成，妙才嬌嫩豔傾城；  
鴛鴦瀾灩原相偶，漫數徐家兩阿英。——胡靈香

眼雲纈醉向人微，翠蓼珠蘅繡窄衣；  
記賽春街三月社，月明細馬馱花歸。——楊雙喜

夕窗凭鏡暗凄然，春息微呵鼻羽烟；  
便道丰姿如董苑，飄花零葉總堪憐。——范玉梅

錦盃芙蓉四幕花，密樓藻井一層紗；  
凄然擁髻樊通德，坐對伶元說趙家。——徐愛珠

織藻梳花願已違，宮聲顛倒十三徽；  
不聽落葉迴風曲，猶道江南燕尙飛。——徐愛珠

但有荒蘿滿若耶，難憑越女豔如花；  
醉聽白紵吳宮曲，何似溪頭看澣紗。——上虞桂

錦籠冰瓜養睡初，月牙橫几倦晨梳；  
綠翹早嫁徐君舊，定厭繁華北路魚。——李意蘭

鏡板銅琶歌大江，西來潮氣未全降；  
曲終仰看天邊月，照見南飛鷓一雙。——杭州繡鳳

莫聽小玉院門鴉，莫折窈窕井上花；  
莫變商聲歌子夜，請看飛雪攪寒沙。——四喜

晚翠風神劇曼殊，飄煙窈窕水合歡襦；  
結褵尙未逢張四，敢效酸齋誚買奴。——張繡鳳

窄地猩紅耀錦裾，豐肌灼灼照芙渠；  
掌中難覓昭陽燕，怪底劉宮壁媚豬。——姜檣香

彩雲小隊壓天魔，瘦影春鴻掠月過；  
敢似櫻桃讒石虎，帳中倒授有金戈。——許福

迴風麗曲阻重聽，江水迢迢去越舲；  
楊柳樓臺蘇小宅，夜來明月夢西冷。——尤秀寶

龍薰雪色漾冰紗，忍向蕃釐問舊家。不醒阿麼蝴蝶夢，玉真偷過隔江花。——沈桂  
 長信天高斷舊恩，白翎茜袖拭唬痕。紅兒幸脫羅虬刃，好懺維摩閉畫門。——杜蘭  
 堪人屬意是蟲娘，露液雲酥浹骨香。兄妹無恩鴻信阻，年年風雨走關梁。——如蘭  
 蘇合微薰宿火温，雨中羅帳記黃昏。一淮盪盡殘春絮，忍訪當年寇白門。——葉秀蘭  
 醉裏愁聽菩薩蠻，交鸞繡被疊屏山。雨晴月白天如午，燭影橫花花照鬢。——桂珠  
 孤影伶俜是斷鴉，曲傳幽恨到琵琶。小桃已怨無人護，况向東風伴柳花。——徐月卿  
 不向平陵看射雕，幾回對酒坐疏寮。剪燈醉讀雙紅記，劍氣瓊聲滿碧霄。——袁翠鳳  
 飄落他鄉似斷鸞，春陽不繫秣陵船。我憐江上無瑕女，枉解憐人與自憐！  
 一桁蝦鬚窄地垂，病痕疏到遠山眉。經秋顏色黃如菊，絕似當年金樹兒。——柴阿潤  
 慣噓蘭息裊瓊蕤，動若癡迷靜若思。隨絮尙容流水蕩，難禁風力是游絲。——陳蘭生  
 畫院誰陳祕戲圖，曉窗冰色映瓊膚。朝天競國能堅寵，暗笑真妃洩寒酥。——王文香  
 瑣子身材嫩玉肌，流珠眼色臥鸞眉。姍姍稟性真如意，合與黃娘作侍兒。——王阿保  
 亦工嘯笑亦佯嗔，略帶微酸更可人。慣抱空篋歌泣露，桃枝綽約認前身。——樓吟香  
 靈芝新茁水精苗，護以龍烟似玉綃。一樣翾風年十五，如何六萬買春條。——朱問梅  
 雙交屈戌靜無聲，鸚鵡低鬟喚宿醒。酥胛玉肩誰受得？只除魏野解風情。——戴繡蘭

珊珊瑟瑟珮明璫，錯認珠簾第四娘；一襲青黃魚子纈，東風吹作杜蘅香。——戎 馥  
楚女腰肢漸減圍，不因春草怨芳菲；眼看黃竹空箱在，忍爲他人作嫁衣。——方葆生  
南來夷虜陷昌州，險奪名花出畫樓；漫恨不如毛惜惜，問誰枕刃護高郵。——沈瘦海  
雕屏六扇燦堂花，清極筠簾似水遮；要倚葦婆聽阿鵲，來尋安十二娘家。——潤 寶  
李家翠翠馬娉娉，姊妹雙花耀肉屏；莫怨桃根太嬌小，我愁桃葉易飄零。——孫雙鳳  
病裏含魚肺不涼，慵來小髻擁愁粧；玉壺一勺靈芸睡，應有仙壇紫奈香。——許蕊球  
玉蕊無言耀遠春，東風一笑賭千緡；倘翻瑟瑟屏風譜，先寫溫肌小鬢人。——孫愛月  
遊戲天仙謫上京，不從花婉借棋枰；袒衣醉打關西馬，密院三更有笑聲。——洪紅香  
再顧難尋陌上車，玉魚深鎖五侯家；請看燕子穿門去，一樹春桃依舊花。——吳蕊娟  
黛色分鈿秀可餐，暗芬融息似春蘭；玉蕤緊抱香心露，著意遲開怕早殘。——金 林  
一渠花淚冷初凝，怕踏春花過馬塍；當世已無姜石帚，小紅只合葬西陵。——陳寶玉  
香桃作骨瘦難支，倩女春魂弱自疑；枕角斷紅收不盡，藥烟茶氣繚絲絲。——殷愛姐  
第三院落住紅綃，背影春鐙按玉簫；那得崑崙鐘獬犬，碧天無盡夜迢迢。——許月齡  
尙含睡態約殘雲，入頰紅肌有篔紋；要約鄰姑閒鬪草，不知花外已斜曛。——杜賽金  
不是文舒定滿營，天池香水浴嬌嬰；靈姬手植蜻蜓樹，能作丹剛九奏聲。——范 潤



熨花貼柳未全諳，酒半風懷蕩不堪，轉愛得憐堂上住。髻扶竹乞春柑。——李玉香  
拉雜花枝錦洞春，天魔別隊穎龍津；紅鸚未剪雙歧舌，便拍簾鉤學罵人。——王楚香  
菡萏心情豆蔻年，春波如醪照嬋嫣；停驂一顧鳴珂曲，可有他時汴國緣。——王阿環  
東園花女怯風姨，洗醺春容避酒卮；願乞七星旛一座，與他密護過春時。——張瑞芸  
黛石藍脂畫不如，嬌啼宛轉掌中軀；十三年紀鴉鬟綠，莫是燕京李夜珠。——小福  
灼灼盈盈髻未梳，高秋明水漾新蕪；六橋油碧他年見，眼底羣花總不如。——楊阿翠  
痛飲醇醪無太阿，年華如水逐清歌；翻空且當離騷讀，莫罪靈均綺語多。

擔餘

蓋仿余澹心軼事捧花生餘譚之例，續新悅，誌隨歡；匪云誇張，實係感慨。以爲無益語也，則當拉雜摧燒之。

客初至院，則密室供坐，假嫗伺客，細碎淪香，款語留盼，謂之茶圍，沸酒炙肉，醉重氣微；燭光灑淫，巾釵影亂，謂之酒局。孫童傳簡，花輿過街，珠鏘玉搖，侍座佐飲，謂之出局。霜柝三報，蘭湯再巡，風沉燈灺，燕昵達旦，謂之留廂。疲辰俠夜，怨舊憐新，一十二時，不知銷黃金幾許！

院中競尙小曲，其所著者，有軟響、淮黃、離京、淒涼、四平、四喜、杭調、滿江紅、劈破玉、湘江浪、剪

綻花、五更月、繡荷包、九連環、武鮮花、倒扳槩、鬧五更、四季相思、金銀交絲、七十二心、諸調、和以絲竹，如裊風花軟，狎雨鶯柔，頗覺曼迴蕩志。

妓飾尚新，鬢髻有西瓜蝴蝶蟬葉假元寶之類；簪釵有連心蝠蝶插蘭十錢龍舟秋葉獅鳳琴釵玉千金穿心蘭萬卷書之類；耳環有竹葉飄錢之類。飾髮者有軟末利銀絲末利月斧蘭笄帶蘭珠蓼花五鳳船釵盤花抱髻絨；飾顏者有蛾包春包貂搭半邊杓瑤珞鈿流蘇帶；飾指臂者有馬鞍指釧想想劍脚魚背指鎖手鎖纏絲纒絲連環；飾項者有骨牌領臺盤拖髻如意衣；一字琵琶語衿，裙則雙挑百欄，襖則過橋秋片三鏤。中度纖穠，耀色晶燦，已不啻楊家奇服，變化若神！

月湖之船，僅有單划小鷁之屬。低篷側版，湫溢不堪；近時城北舒氏仿吳式，製平頂酒船，篙舫影續，闌柱丹碧，羊燈懸幔，蓋屏障紗，茗椀香廚，瑣事咸備，人稱爲舒家船。傍柳尋沽，載花覓月，有借以供遊泛者。

院中餽席，多資於肆樓，澆汁調酥，咄嗟立辦。六簋八碟，乾潤並陳，謂之包桌；選芬剔膩，味以意需，謂之點菜。食品之俊，有騎馬蛤桃花螺丁香螺片鴛鴦冰鮮羹風鱸絲炙江珧抱鰻拌春蝦圓牡蠣羹海瓜子裙帶魚荷葉鮓金錢蟹之類，小食則以蠶紗餅椒卷玉蘭酥芙蓉餃水餃蘇葉餅脆夾糕諸種爲最佳，鮮能振肺，清可醒脾，脆割羊燻，轉堪隸視。肆之著名者，東門街狀元樓大

觀樓鼓樓前，聚景樓春和樓，靈橋門街，義聚樓，臨江樓，郡廟前聚賢樓，縣署前聚勝樓，三法卿天樂樓，江東如松樓，三江樓，東門外敝金樓。

郡城於四月望，賽元帥會，如得勝之彤雲，文英之含香，西郊風雲，南郊協興文華集，全諸社，炫奇鬪巧，日費數萬金，雕杠豸鉞，纓葆霓旌，華蓋五色，珠龍八寶，屏燈迤邐，五聯九聯，綴以珊瑚，鞞鞞頗黎，木難翡翠，孔翎鮮花，異鳥流蘇，錦緞之屬，更以行院妓女，飾之繡縉畫繭，綠繩紅兜，扮演故事，謂之擡閣，製椒蘭爲舟，蟬紗葵錦，籠頭擷腰，明眸皓齒，含笑蕩槳，謂之紗船，有凌風艇，月舫，如意舫，凝香亭，百鳥亭，諸目。惟時仙樂雲停，蹕路塵揚，扇影衣香，填塞闔閭，院中諸妓，皆濃脂冶粉，備極聖塗，高坐廣場，以爲招颺。因之浮浪閒客，心許目迎，意弛神醉，雖元宵踏月，清明上河，有鮮此都麗者。

庚辛之交，海氛未靖，民鮮樂業，關市戒嚴，粉白黛綠之流，翻盛於昔時。有珥貂從軍者，旁午之暇，更衣買歌，黃金揮霍，易同轉餉。嘗有詩寄慨云：毡帛連江擁甲遊，胭脂滿地潑春愁，誰憐風雨屯軍苦，綠酒紅燈自畫樓。

蘇杭流妓，有來郡趕唱者，多卜腐於三法卿沙泥街後市諸巷，謂之堂名，皆能引籟歌崑山腔。近之所聞，如尤秀寶之獨占埽花慘觀，陳雲卿之冥勘北餞賞荷，王繡鳳之山門冥判，張如蘭之絮閣借扇，楊雙喜之思凡，錢桂珠之偷詩，清絲脆肉，頗泥醉懷。外此若李月娥，陳寶玉，趙湘雲

王巧林王素琴秀蘭桂蘭月仙金林愛珠等，亦不俗人。

王素琴名四喜，豐姿顛顛，而有楚楚之致，與桂珠巧林繡鳳同腐萬壽寺街蔣園，嘗月下同友人訪之，姬歛息坐隅，鮮與留睞。席上歌借扇見娘二折，出腔收韻，繩尺魏家，余歎曰：此音律中之魯靈光也！詢之，知其少本吳產，聲音之理，多受吳之名師，故與尋常擦坐者迥異。向住上塘丁巷，浮香閣爲其舊隣。與余言壬癸間事甚悉，因作邁陂塘一闋紀之云：又無端送春時節，簫邊聽唱吳紵，沈沈夜氣濛濛院，酒醒清寒如許。燈漸炷，看水樣簾櫳，宛轉留煙絮。隔煙隨露，更露滌花明，花搖月碎，月警嫩鷓語。休相羨，鳳鬢蛾眉無數。常筵誰識纏絡，生憎青黛湖邊柳，不繫櫻桃船住。君念否？有抱病兜娘，飄泊梁溪路。江南何處？望天末高樓，迢迢不見，但見雁飛去！

楊阿翠，杭州人。依其姊雙喜同腐後市。年十二，豐儀圓滿，膚潔臚清，能歌賞荷諫父佳期諸劇，發吭惟亮，轉調能紆，殊有雛鳳聲清之譽。

或謂諧適如楊眉史爲辛夷，融渾如張繡鳳爲素馨，波俏如袁翠鳳爲玉蕊，柔和如林葵卿爲迎春，溫正如姜樞香爲棣棠，輕圓如張醒香爲籐花，直率如沈蘭因爲凌霄，簡捷如丁遠香爲秋葵，雋永如許月齡爲瑞香，纖媚如徐月卿爲木香，恬樸如孫月卿爲臘梅，靈慧如李玉香爲鳳仙，亦足補二十六品之闕。

數年以來，如雙珠之崑腔，潤寶之絃索，並有盛名。今已成廣變散矣！惟許蘭之味，楚桂、李月

能撫絃歌鸞鳳簫，每一發聲，令人低回欲絕。

王蓮青行二，向僑城北徐，能誦唐人小詩，清脆可聽；一時俊遊，多以詩篇投贈。蓮青裝池成冊，愛護之若兼金。余曾題其後云：麗愁少積，託姿以愁，俠情內含，露倪於謔，力屏庸冶，工炫異輝。石鏡春朗，卓勺山鷄之影；秋煙夕歛，搖曳水荇之花。古意神取，衆賞咸集，吐言惟淑，植心尤慧；吟玉樓天半之句，諷瑤臺月下之詩，春婆之夢尚纖，秋娘之年惟少。余評量新造，振觸舊歡，倚幕聽香，背燈看鬢。惟時露欲霜變，綃衣不溫，漢以蟾澄，晶檻若畫，薄泥差慰，清譚與忘。聊潤鳳箋，短裁駢語云：亦可想見其爲人矣！今不知所終。

俞雪鄉，字翼史。玉軀豐偉，藻瓣尖纖，爲舊院諸姬之冠。好弄墨，能楚楚作數筆蘭，頗得元真子逸致。

陳梅卿，本吳產，初名雲卿，同居金縷室。貌中人，舉止曠達，異齷齪兒女子態；喜抗聲爲過雲響，冥勘北餞，尤所擅長。弱管嫩絲，不能輔其氣也。高筵坐對，得壯酒膽。

初雲館孫水卿月卿姊妹，依潤卿素卿同居，若翠鸞之佐丹鸞，輝映並麗。月卿生云：潤卿之膩在神，水卿之清在骨，素卿之密在意，月卿之潔在膚。余謂潤卿助以水而益潤，素卿佐以月而彌素，固有天然相烘襯者。水卿，愛月字也。

王潤卿之髮，楊小環之膚，孫水卿之眉，王蘭芳之目，杜爛卿之口，沈嫩糜之足，何素君之身

材，皆足冠絕流輩；倘鍾萃一身，益之以陳蘭生之性情，范玉梅之聲韻，樓凝香之態度，施玉芳之笑，王素卿之嗔，那不抗手素蠻，齊肩梁宋！

味攬生贈玉立詞龕詩二絕云：竹扉敲破夕陽斜，簾額籠鸚解喚茶；欲理殘粧慵到晚，鬢邊且插杜鵑花。玉山倒處短檠挑，麝枕橫鋪度永宵；一曲唱殘渾不似，教人爭耐倦眸撩。贈初雲館一詩云：憶睹明珠越九秋，予懷渺渺似東流；關情卻有姮娥月，推逐遊人上小樓。

素卿水卿索余贈句，因於席上填洞仙歌各一解云：瑤臺咫尺，看鳳翎迴展，似有雲和語。天半儘翻裙玉碎，旋袖香飛，要接得竹影花枝零亂。生情工旖旎，茵沓鴛鴦，寫入芳姿合歡扇。唱到夜唳烏，月上梧陰，須不似昨宵員滿。問刻骨相思爲誰深，把枕角屏眉淚都彈遍。此爲素卿作也。同鄉蘇小，愛韶年如許，卻稱盈盈掌中舞；怪紅襟乳燕，剛出巢來，便解得宛轉東風情緒。幾回筵罷後，花影重簾，共坐疏燈聽春雨。悄極夜深時，一尺湘屏，須不是萬千山阻；恁常著人前慣於戲，又暗地朦朧逗來眉語。此爲水卿作也。

玉立龕主解情，而復好言情，與之論古今離合悲歡事，輒傾聽忘倦，笑涕相雜。兼工書，通文藝，以是名流時彥輩吟社之讎，多樂就之。投贈諸什，皆默識成誦。如九峯居士之「我已消除名士氣，卿須珍重少年時。」瀛谷之「論心真悔相逢晚，對酒方知欲別難。」評花仙子之「愛才惟見柳青眼，交友孰如蘭素心。」尤愛諷之。背人擁髻，宛轉微吟，每若不自勝其意者，或擬諸樵

把門下之辭。

竹隱生席上贈王潤卿詩云：西風颯颯短長亭，手擘紅箋與門吟；莫道相如非女子，沈香亭北有知音。勺藥花開二月時，東風拂拂雨絲絲；前生定是蘇家妹，也解香山絕妙詞。余嘗偕同人飲玉立龕話雨，章安鐵頭陀席上贈詩二絕云：無端燈下喚卿卿，宛轉歌喉妙未停；唱到想思金鏤曲，不堪風雨客中聽。黛螺眉子茜紅衫，也有新愁付等閒。底事含情無一語，香魂應繞大梅山。時余亦有句云：貼屏春影海棠嬌，風過疏簾燭暈消；難得相逢盡知己，如何不飲負良宵。巡江戍海客兵多，淒咽牽鴻掠雨過；慚愧蕭間如我輩，側身花裏聽清歌！

某明府與潤卿善，姬嘗作七律贈之云：儂家舊住綠雲樓，雅客騷人幾輩遊；才美如君真罕覩，情頑如我亦搖頭！繁華滿目愁凋落，露水論交嘆逝流！一曲楚江曾熟記，知音原不在溫柔。慵掃蛾眉懶整鬢，瘦肩時復聳成山；自憐風月情常淡，剩有吟哦興未刪。廿四番風花有耐，十三年夢蝶無閒；總然難洗琵琶恨，空洒江洲淚點斑！可與吳下趙畹香贈丹陽朱生詩並傳。

擬爲玉立龕主人作清課十二事圖冊，並拉同人拈題分咏，緣乏繪真好手，事遂中輟。十二事者，聽雨、倚月、撫帖、哦詩、理絃、擷笛、煮藥、試香、灌花、調雀、擁被、整鬢也。姬復索余爲梅聘海棠圖寄意，因援「恨不同時」之說謝之。

折柳絮閣賞荷刺虎掃花獨占喬醋諸曲，皆潤卿所善歌；於佳期思凡二劇，尤工搬演。嘗偕

靈蕤館主過玉立詞龕，擷笛爲姬理舊曲，宛轉更番徹曉不倦；興至則喬裝揮塵，俯仰罄折摹寫曲情，鈿側鬢傾，鞋鬆襟脫，汗浹喘促，嬌不自勝，旋復默坐依依，若顰若怨，因作詩紀之云：對酒空腸斷，聞歌易涕零；大江飄獨雁，遠樹墮殘星。共坐疏燈白，相看短鬢青；誰攜周昉筆，細與寫娉婷。鬢飾之花，玉翠取其貴，通草取其輕；近時如玉立詞龕，麝幃樓金縷，室初雲館諸處，競以鮮卉相尙。卽野薔微、山躡躑、金銀藤、七姊妹、夜來香之屬，亦復綴之銅縷，杓若蝶形。欵色麝香，上親薤澤，正不獨茉莉珠蘭爲媚人之妖草也。

江東之淥西樓俯來院，城中之蘋絲水榭淨因小館，櫛雨樓；乙丙之閒，極一時酒讌之盛。近則粉黛凋悴，闌幕烏啼，過其他者，猶徘徊於夕陽花影間也。

螺峯居士爲王潤卿作水仙畫冊，題者多佳什。錢唐小巢居關主絕句云：凌波欲步水盈盈，韻比梅花一樣清；最是黃昏人獨坐，晶簾未捲月初生。情波脈脈託芳衷，咫尺盟辭執輿通；自是素娥偏耐冷，不因遣嫁任東風。交甫情移解珮時，神光離合寫仙姿；不須金屋將嬌貯，紙閣蘆簾大是宜。西明題望湘人一解云：憶羣仙雅集，燈炮酒闌，唱唱如怨如訴；老眼看花，蛾眉著意，愁絕子喬寫去。淚竹留斑，媚蘭少偶，亭亭湘渚；悵隔江風月，淒清卓勺珮環何處？贏得文人機杼，嘆鶯花無主！龍眠妙手，縱羅襪行雲，難寫十分媚嫵。賦就湘人，紗籠神女，紅葉良媒修阻。曾寄與一紙宵娘，解識冰魂綺語。曼陀退士題疏影詞云：尋芳水曲，似當年曾見，解珮江渚；葉嫩青璘，蕊裹瑤



簪，託根知在何處？春寒春暖檀心暈，恐過了花時棄汝。羨含香體素都宜，寫出凌波欲語，試看青蓮筆妙，莫將他畫作胭脂媚嫵體。衣趁輕銖，凍抱冰心，收拾定盜盆貯；生憐羅襪微塵漬，總怨卻東風無主。問湘靈若個通辭，勾起騷人愁緒！余爲填賣花聲詞云：小蕾迸寒葩，暖玉周遮，東風吹到宓妃家；澹月如煙窗六榻，佩響些些。塵跡謝繁華，夢影爭差；銖衣細褶褪春霞，肯借犀心香一點，沁入梅花。使範川太史見之，當以瑤臺清影第二圖署其冊蓋。

會偕晚香生珮秋生靈蕤館主小集金縷室，作花朝社，分籌鬥韻，剪燭譚棋；檐月乍低，庭花無語，時鷓鴣、鶯、鶯、鶯，藉醉早眠。蘭姬御窄袖服，移行龍，撥火淪泉，燕茗供客。桂卿效廚娘裝，調山薯羹，煮脫粟飯；水母石髮，俊味臚陳。更爲彈髻倚肩，拈字索解，不知許事，相與與酣笑語未闌，東方延白，各含薄倦，隱几息神；夢醒推簾，則賸燭堆盤，墜釵在地，遊絲繚鬢，燕影過衣。雖銷金帳底，淺唱低斟，無逾此樂！

蘭卿喜與人談心事，喁喁切切，移晷無倦容，能使人意氣消盡。過金縷室，寄懷杜蘭，誦寄高陽臺詞云：薄翠含顰，明波溜盼，東風初茁蘭芽；幽怨如絲，纏綿曩入琵琶。輕煙不障鴛鴦夢，展湘屏，煖玉鴉叉。最無情一曲離歌，一霎天涯。畫樓寂寞重相問，有仄襟燕子，語過牕紗；枕角昏鐙，不教夢斷留他。更堪鞦韆橫簫地，但濛濛墮絮飄花。問今宵月在誰邊？春在誰家？時姬因遇事他適，信問久沈，崔護叩門，未免增依舊桃花之感！不知春風歸後，得復重逢人面否也？

自海上夷警後，渝州諸女妓，多流寓兩湖間，當以瘦梅沈校書爲冠。嘗摘間情詩，珧草出山，凡藥賤，天驕下坂馬羣空，二語贈之。外此余所見者，如穀雨茶之風韻綿密，玉胡蝶之氣息深醇，檀香果之格度端詳，夜蝙蝠之舉止閒暇，皆足倚絃月地，佐酒花天。

曲中之好風雅者，潤卿以外，推范月香校書，少負盛名。居江東楊柳津，嘗偕友人過釅春樓訪之。時畫檐燕靜，遠樹沈暉。姬倦睡方醒，薄衣未扣，因與開匳秉燭，傍坐盪粧。聞余有十洲春語之錄，遂握髮擲梳，檢題贈語作相示，並析其好醜，戒勿濫存。因錄數章附之。純齋嘗爲姬畫雪巘訪梅圖，香癡居士題滿江紅一解云：窄窄弓鞵，被一路暗香勾引，卻彷彿夢遊，曾記羅浮風景；半郭半村都入畫，是花是雪渾難認。趁朦朧寒月，折回來，枝連影。泉石意，清臞甚，脂粉態，消除盡。幸相逢林下，較量風韻。漫說此生修到未，試聽小字低呼，並待明朝端整。壽陽粧，眉梢暈。碧天使者，秋夜過訪詩云：踏破蒼苔露正濃，簾錢堂下隱芙蓉。名花入夜香無主，繡閣藏春月有蹤。睡穩海棠嬌揜映，驚回蝴蝶夢惺忪。分明咫尺巫山近，猶恐巫山隔一重。花朝生約同人過釅春樓感舊詩云：細雨重簾午睡遲，花冠不整兩鬟垂。宿醒乍解春腰懶，半帶嬌憨半帶癡。歌筵仍向畫樓開，舊日春心半已灰。莫問雕梁風景換，紛紛新燕去還來。樓前濃樹幾春盤，卻礙西窗月色寒。畫裏暗香風不動，梅花清影在闌干。俱清婉可誦。時姬新繪松陰凝思圖，研墨索題，匆匆未有以報。

余旣爲初雲館主人製洞仙歌，主人意若未足，復索詩題扇，因作五律四首云：薄羅新藕色，

疏黛遠山痕，潤髮盤花膩，香心抱麝溫。彩鸞無禿羽，瑤草有靈根；記踏嬋娟巷，煙莎滿畫門。細腰憐楚國，響屐媚吳宮；靜息吹春綠，醺肌豔晚紅。風情團扇約，月意曲闌通；藻野初逢日，桃花噴玉聽。風漪屏角濕，冰汗簾心涼；夜燭飛鸞影，晨窗墮馬粧。閒愁傳曲象，祕語漏迷藏；儂以金籠翠貽之，繡段黃。韶年劉碧玉，豐采薛靈芸；錦帶葳蕤佩，執轡蘇合薰。麗光嬌海日，綺夢煖湘雲；但惜盧家院，烏衣老燕羣。侍靈蕤館主亦作二律贈之云：月鈎眉曲曲，雲覆髮垂垂；水意由來輒，風情半帶痴。筵心花解語，簾角燕滋疑；點屢嬌諧譜，依肩笑索詩。五夜連隨月，三分初綻花；纖腰憐錦瑟，韶齒認文瓜。倚醉鬆紅襪，含嬌障碧紗；春風凝豆蔻，舊雨話枇杷。

修月生與文香甚暱，素有齧臂之好；每生過姬，姬輒閉戶垂簾，不與外事，其歡密逾乎形影。謠詠紛乘，終無能間。姬嘗謂生曰：金縷衣不足惜，所惜秋月春花，一年年等間過去耳！亦慧而解情者。記生有己亥新夏，重過翠芸閣卽事，調寄金縷曲詞云：儂本癡情者，更無端靈犀一點，盈盈相惹；江月如烟天漢碧，十二晶簾高挂。記共結雲癩小社，酒半香初歌罷後，問幾曾真個銷魂也？珠百琲，祗空買。盤桓最是三更語，感飄零愁紅怨綠；淒然淚洒，那復向儂羞薄倖，形盡少年嬌姪。怪底事心猿意馬，被角殘雲收不去，枉更番花漏沈沈夜，忍重倚畫屏下！

李玉香自定城來寓城中古織錦坊，吾友竹隱生頗昵之。生嘗集唐句三首寄意云：畫閣春紅正試粧——鄭谷——百花狼藉柳披猖——唐彥謙——林間戲蝶梁間燕——馮延巳——不

信年華有斷腸。——李商隱——紗牕日落漸黃昏。——劉方平——深院無人獨倚門。——韋

莊——天上人間會相見。——白居易——繡裙斜立正消魂。——韓偓——心事思量在眼前。

——白居易——多情信有短因緣。——鮑生妾四絃——天長地久時相憶。——盧照隣——

忍使孤牕枕淚眠。——李因

王繡林行二，郡之東鄙人。少失撫育，無所歸，依文香爲姊，故以王姓之。余字之曰語香，並以花解樓顏其室。今年方十四歲也。憶丙申夏杪，始見姬時，姬僅九歲，蓬頭赤臂，司茗炊爲竈下婢。因語文香曰：此鷓鳳也，當以銷金籠養護之。每過翠芸閣，必招姬相左右，侍櫛揮紈，事事稱意。或有時投懷嬌泥，若深知余之憐且愛者。庚子秋重過閣中，則居然歌能貫籟，態可蕩幃；如玉之出於泥沙，光采倍越。由是往來漸與歡密，矜賞委曲，不自知逾於恆情。預思爲量珠之聘。因作花解樓本事詩四首云：感爾星匏謫女媧，玉箏橫膝記華年；柔枝抱鄂春能覺，纖月窺雲影自憐。逼酒新潮初泛靨，上頭短髮未齊肩；迷離隔幕閒風趣，蕩向微波總似烟。狼藉金樽子夜歌，何年錦幃逐鳴珂？營巢乳燕泥香少，貼葉新蟬澀語多。酒醒燈殘愁擁被，天寒袖薄怨牽蘿；妒他別院沈沈月，照見雙鸞抱玉柯。風過高梧月過牆，離萍合絮費籌量；誰嫌小鳥難同命，不種愁花已斷腸！冷睇接襟尋墮淚，疏鬟貼褥膩溫香；昆侖已死人間俠，枉盼天星數角張。我亦淒涼感鬢絲，香桃弱骨况難支；飄花身世空成劫，團雪因緣轉自疑。曾解歡儂傳密語，憑誰恩怨卜他時？可憐夢裏鴛

鶯淚滴入荷心冷。未知本事續詩八首云。自賦西施出苧蘿。空山裙布久蹉跎。因俯戀難辭。靴  
鳥縱高飛亦畏羅。背鏡怕修眉子黛。鼻花愁聽膽娘歌。錦屏春色知多少。更恐流光等逝波。早知  
瓶菊畏西風。款款滋培密密籠。詎料生天歡喜佛。竟成墮地可憐蟲。但迎淺笑神都醉。未解深情  
睇亦工。試看江潭秋後樹。幾多憔悴夕陽中。誰信尋鷄反得鳧。未防看碧轉成朱。移燈近座雙眸  
避。對枕通宵一語無。繡幕殘香歛勺藥。晴江春月夢塵蕪。倘逢天上靈威使。願索生前位業圖。情  
天兜率會無遮。嬌界珠林匝曼伽。水玉卻宜君子佩。海棠原是女兒花。一編疑雨翻王集。再世非  
烟出步家。眼底崑源通月府。未應秋浪阻騫槎。上元侍女極娥媼。水氣爲裳霧作髻。豈竟浮萍終  
結局。只如孤燕託隣巢。合歡擬借屠蘇酒。續恨應無慎卹膠。怪爾犀心春一點。暗隨酒暈上眉梢。  
袂響瓊玎動六銖。夜涼剗襪踏瓊鋪。微臣好色東牆玉。佳俠含光北里珠。密護蘭薰纏畫相。暗攜  
冰碗薦雕菰。籠鸚徹曉堅防守。莫漫猜疑事有無。空庭薄露凝蒼苔。紫闥屏風晚不開。雲貼水痕  
吹影去。酒攪人氣送香來。癡心難爲啼時隱。私語頻教怨裏猜。縱使千金爭一刻。誰將蠟炬駐殘  
灰。變徵空挑卓女絃。幽懷枉寫薛濤牋。蓮真自潔泥何污。絮到無歸浪始緣。但得小紅依石帶。何  
輸萼綠嫁羊權。願從閉戶飯清淨。莫漫春燈怨杜鵑。本事後詩十二首云。畫樓風雨逼殘年。坐對  
疏檠各黯然。暗遞深情邀夙誓。苦翻怨調促離筵。細研鳳餅和香嚼。懶拔蟬釵泥醉眠。分付鄰雞  
休早唱。明朝江渚買歸船。相思三五玉蟾蜍。相約花開陌上車。織愛到心潛縝密。含羞上頰故生

疏薰衣掩帳寒差耐，擁髻推窗倦未梳；聽得梅梢雙翠羽，羅浮清夢較何如？解唱雙行慵四絃，水天新譜續金荃；願依松長同纖鶯，早出山流變濁泉。漫斷柔腸歌決絕，且窺冷眼試周旋；生愁竹裏湘靈館，夜雨寒篝照獨眠。唾色春絨拖額斜，纏金短褶繡苔華；每因諸謔防諸妹，偏喜矜持學大家。親搗麝煤和黛汁，背挑獼髓護香茄；莫須人別江城後，起倚闌干望斷鴉。葉易成陰子易肥，如何不自惜芳菲？橫陳雪影憐姑射，洩語春香怨姊歸。未及凋殘猶可護，久無親串感誰依？請看北雁天邊下，只傍南雲海上飛。丁字簾櫳小玉家，蓮燈雞枕劇豐華；沁人軟語如春水，逼夢深香似午花。戲賭纏頭開鈿局，偷裁羅角補樺紗；琴心許續求凰曲，須抱蟬絃問瓠巴。夕粧新試鬱金裙，曉釵微添蘇合薰；壓水眉樓藏媚嬈，博山心篆結因晶。女床彩鳳延簫史，繡被文鴛擁鄂君；愛綰春枝成連理，安知秋燕感離羣？腕闌金釧約玲瓏，暗謎中央四角通；纖李著花愁凍雨，弱鶯試舞警顛風。好修福慧還光碧，莫聽飄零付墮紅；一妹天人何妙嫵，應憐景武是英雄。河自東流漢北流，茫茫無地築瓊樓；榴花易惹紅裙妒，春水難湔紫玉愁。半响牽衣當慰藉，更番迎暎作勾留；荷華自護雙巢翠，不管蘆陰有泊鷗。煙波江上靜吹簫，彷彿松陵十四橋；殘月曉風堪昔別，昏燈羅帳又今宵。嬋娟碧玉題紅怨，神女青琴和綠么；寄與溫妍周防筆，憑人見慣總魂消！青溪雲鎖小姑愁，那得金錢賸蔣侯？漸識纏綿心欲死，知何感觸淚頻流？桐梢么鳳裁煙綺，柳角殘蟾挂水樓；悄向屏山尋斷夢，幾回小膽怯簾鉤。退紅休洗舊胭脂，轉綠迴黃恐後時；愧抱癡心供曲諒，暫

挑風語耐沈思。渡江何日迎桃葉，倚笛無心唱柳枝。相約試燈圓月夜，拓牋細譜定情詩。天下有情人讀是詩者，當惻然鑒余之癡也！余嘗謂姬曰：仙葩初茁，善自培之；幸勿流浪性成，甘同春後楊花，徒飄零隨墜蝶。則他時出污入淨，未必非青蓮會上人也。嗚呼！姬果慧似婉卿，必感張正字爲知己，爲之泔泔然淚下者！

甬江乃商漁通藪，日之出納，以累萬計；僮父大賈，多借坊曲爲宴會交易之所。馳車朝往，挈燈夜遊，恃俠負財，供其饜養；以故風流旗幟，遍樹闌衢，無怯而假者。守土之令，憂慮風俗，思盪剔而掃除之，而邸將輿阜之流，姑息於外，調揉廟客之輩，衛蔽於中，皆賴諸院飽啖，以漿分潤其囊者。一令未下，聞信如矢，鍵門寂筦，相戒止譁；役吏反牌，以遁逸爲報，而重幃複壁中，故依然揚聲薦衾，事事仍昔。守上者知其故，因之易裝改服，密自訪稽，幸獲其一，罔補於政，益增弊端。且自僚幕丁隨以下，多以紆門狹巷，爲陶心息足之地；近蔽未明，求諸迂遠，適貽笑路人。其相與魂迷色陣者，又多佳子弟，飄纓曳縠，邀賓集朋，置身煙雲，視珠玉若泥礫，鋼欲香粉，需操作以日時。迨婪尾已歌，床頭早盡，猶是低徊金縷，悵望玉門。有師長父兄，加以鞭笞拘繫，莫或禁其心之蕩馳；稍恕焉，則故轍復乘，益深沈鋼，纏頭罔濟，彌縫百端。及至悔追，亦已遲晚。若士生窮愁，更何能與魚鹽負販輩，揚錢刀而競豪侈哉？將謂董宛之於冒，李香之於侯，花藪柳澤之中，非無感昧微茫，情鍾心許者，而百不得一，求合益難。亦聊於吟嘯之餘，以之佐觴酒，寫牢愁，等諸聽鳥當歌，對花當

舞之意云爾！

耳無善聽，雖解子母蒙衝之策，王奇風角之占，卑言如履，罔所進告。惟與里巷串屬，謀保飢寒，相視無恙。越辛之春，諸君以應承平之選，復計偕北行，渡錢塘，踰京口，入淮達河，登車行齊魯，抵上京。東箭南金，草塵俊軌，輻輳於棘門之下，射策獻賦，彈冠于子。昔之交游，多有齊轡羣龍，金閨注字者。生嘗上書者四，頻遭擯斥，無望於雕疎；矧茲處危，憂及家室，將安元跡於冥寂，藪竄而澤居，敢倖冀以表擢之榮，下逮於窘蠢。嗚呼！既不能如介子定遠輩，投筆立功，勒銘燕然，以博取斗大懸肘之印；又不能廁班馬之流，瓊懷煙翔，結綬金馬，以文章潤色乎鴻業。讀書三十年，終與鶩蹇瓦礫爲等。咄嗟兮奈何！出門遠望，雲日在天，邁心孤行，一往無俟。其甘頽棄以自放耶？而以牢騷落度之意，一寄諸幽馨頑黷之中；亦猶屈賈之苦心，而嵇阮之末計也。俯首聽呵，誠何免矣！

後序

二石生以玉台之才，享洞簫之福，都門下第，聞變南歸。既耐故邱，跡同逋駭。悼彼美之矢志，慨才士之不遇。猿啼鶴唳，時復一呻；愛樹愁花，條聞短歎。兼以潘岳室廬之戚，杜陵干戈之感，恨難補於坤靈，悲益增其坎壈。遂乃削筆明山，滌硯東海，破涕爲笑，言愁欲愁。閑情慧業，釐茲品目。足使越女吳儂，爭傳侍兒之錄；花汀柳嶼，競長秋娘之價。就李亭長書於十二客者之集。



# 帝城花樣

## 雜芳小譜序

蓋聞五行之秀，鍾於人者爲多；百年之中，當其少也最美。况乎國色天香之品，惟牡丹、鴛文鳳藻之義，得雄者豔，昳麗之譽，端有歸矣！則有吳會名花，皖江秀品，以南朝之金粉，作北地之胭脂。備子弟數登場，宿諳六引，現婦人身說法，卽是三摩。宜乎燕姬趙女，粉黛爲之不光；袖子施孫，珠玉所由專美也！然而愛河雖溢，亦當辨別淄澠；花市頻經，詎末周知香色？以綺情之深淺，分湘管之等差，厥有數端，所堪縷述：

若夫公子多情，玉郎初嫁，春風省面，恍記三生；夏日相思，難消一晝。我固非伯牙之琴不聽，卿亦惟渙之之曲方歌；寒簾則阿堵撩人，入席則醉鄉庇我。小腰一捻，三眠軟玉之枝；大體雙呈，五夜銷金之帳。斯固蘭因絮果，自有前根；膩粉酥紅，親於凡豔矣！

亦有以愛及愛，無情有情，以我客之結歡，幸彼姝之常聚。酒樓寄興，曾吟媚子之詩；歌館聞聲，已識念奴之曲。蘭蕙原視爲清友，蒹葭亦倚於玉人。若此之類，蓋亦繁矣！

至於逢場作戲，攜榼聽鶯，我無一面之緣，卿有十分之色。惟衆好之必察，亦有技而皆庸；鄂君自美，本無關翠被之情，小玉堪恰，原未識黃衫之客。苟其人可取，亦於我無遺焉。

僕長安作客，夢說春婆，短景懷人，愁深秋士，簪纓未繼，憐癡同執袴之兒；文字無靈，賣賦作金台之序。風懷所寄，月旦斯評，言擇其尤，廿四花之品格，徧書合部，一千佛之名經。蓋遠之仿畫舫錄之遺規，而近以繼燕蘭譜之墜緒也。噫！世非無目者，請觀曲部班頭，我亦箇中人，自笑名場傀儡。

帝城花樣自序

昔神女魏夫人，隸春王，凡天下草木煙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王丹麓看花述異記，述夫人之語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余作辛壬癸甲錄，錄五人長安看花前記，記七人長安看花後記，記七人百花齊放，皇州春色，盡屬春官矣！既各爲之小傳，乃考其大凡，爲目錄曰帝城花樣。他日走馬長安者，可以依樣求之矣！

帝城花樣後序

余作寓公五六年，遂有燕市酒人之目；案頭置一簿，日赴歌樓聽曲，夜歸則書歌曰：某日某部在某園，某人演某劇，大題卷端；及時行樂，排日選之，一時妙選，可按籍而稽。古人有樓羅歷，月且評，殆合而爲一焉。既於丙申夏，爲長安看花記；今丁酉二月後，補撰看花前後記。及辛壬癸甲錄成，合裝爲一帙，卽以此八字冠其首，不忘初志也。癡人說夢，一何可笑！綺語罪過，知難免法秀之訶；然飛鴻踏雪，留此一重爪痕，日下舊聞，正不容闕此外編耳！

書長安看花前後記辛壬癸甲錄後

道光丙申，春試報罷，余出居保陽，有小伶翠翎，新自京師來，眉目楚楚如畫，問其齒曰十五，字曰韻琴。舊隸春台部，曩余在都時，因未之識也。酒半，捧執扇乞填詞，書柳梢青一曲付之，曰：記否相逢春山畫裏，春水波中，繫馬樓台，藏鴉門巷，歸燕簾櫳。好春生怕，忽忽歌扇底，芳心自同。藍尾杯深，紅牙拍緊，沈醉東風。既而矚靈西匿，華鐙徧張，催花傳箭，豪飲達旦。酒酣相與縱論春明門內人物，醉捉筆爲長安看花記一冊授之。嗟夫！僕年三十矣，萬里未歸，二毛將及，每念陳同甫，華鐙縱博，雕鞍馳射之語，能不怦怦！唐人之渙，與高適、王昌齡、旗亭畫壁，至雙鬢發聲，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拊掌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諸伶羅拜，盡醉乃罷。此千古美談也！僕以負俗之累，久作寓公，走馬燕台，無過藉彼柔情，銷我豪氣，而任性疏脫，不自羈檢，雖不至如翁叔元，遽遭怡園爆竹炙面，而黃仲則粉墨淋漓，歌哭登場，秀師拈槌豎拂，見訶者屢矣。嘗自署大門曰：南國衣冠，西京輪蓋，東山絲竹，北海靈觴。尋復易之曰：敢擬蓬萊誇白傅，聊將絲竹慰蒼生。又集宋人句，爲楹帖云：書卷五千誰入室？——陸放翁詩——酒徒一半取封侯。——劉龍詞——又集慢詞長句云：仗酒拔清愁，花銷英氣。——姜白石翠樓吟——縱家傳白璧，誰鑄黃金？——張弈山渡江雲——英雄習氣，豪傑初心，情見乎詞矣！中秋後，杖策盧龍塞上，邊關風月，感慨尤多！扶風豪士歌，不堪更讀。因自榜所居曰：夢俠室。九月三日，秋窗聽雨，用吳毅人學士高陽台韻曰：一桁簾垂，一枝燈翦，如煙如夢光陰，又近重陽。秋痕易上秋襟，角巾已悔浮名誤，甚傳杯還拗深深，奈秋聲不住如箏，彈破蕉心。客船換盡歌樓味，漸微寒斗帳，不耐羅衾。縱逼

中年誰會惜聽秋砧？櫻桃記否開籬處，潤琴絃，煮夢沈沈？剩今宵笛裏霖鈴，自譜微吟。——時才學長生殿聞鈴一曲

安定郡王侯鯖錄，載魏城君謂東坡曰：秋月色不如春月色好。王子霞則謂：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坡笑曰：我方悲秋，汝又傷春。案毛詩，秋士悲，春女怨，理固宜然。惟是言者心之聲，與境推移，長笛一聲，人倚樓，斷非謝鎮西著紫羅袴褶，據胡床，臨城樓北窗，彈琵琶情態。倘使桓子野聞之，亦當但喚奈何而已！

僕以辛卯六月離家園，今計當俟明春試後，乃得南歸。僕指正合八年之數，憶壬辰初入都時，有辛壬癸甲之語，殆爲之兆也！文章憎命，魍魅喜人，京洛緇塵，遼集衣袂，劉伶荷鐻，畢卓盜甕，阮籍眠鱸，大抵有托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哉？屠門酤肆中，酒食游戲相徵逐，閱人多矣！物換星移，風流雲散，岐王宅裏，崔九堂前，梨園菊部中，老輩存者，寥落如曙星。當乾隆年間，得吳太初撰燕蘭小譜以傳；嘉慶年間，雖有鶯花小譜之作，今寂無聞焉！傳不傳固有幸有不幸也耶？以余所及見諸人，今皆半成父老，倘不及今撰定，恐十年後無復有人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

丁酉入春以來，同雲釀雪，春寒特甚，簾衣窄地，翦燈命酒，坐憶故人，各撰小傳，是爲長安看花前後記。既復補撰辛壬癸甲錄，志緣始也。其間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善善從長，弗爲谿刻，世之有心人，於寒夜重關，曲幃四垂，氍毹重疊，燒椽燭四五枝，參差列几案，設大小宣爐數事，選沈水

結隔砂蒸之。溫香靜對，魂夢俱適；旁有知心青衣，如紫雲其人者，方且撥鼎中爨炭，煖越中陳冬醲於梅花水仙影中，按拍引曼聲，度賞花時北曲。不覺欣然爲浮大白！又或清暑招涼，於竹林深處，六扇文窗，茜紗盡拓，簾紋如水，簾影若波。以大白瓷盃，貯新汲井華水，浸荔枝三百顆，與調冰雪藕之人，一同啖盡。已乃竹爐候火，聞瓶笙聲，水火相得，吟嘯互答。當此之時，展此錄此記讀之，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以視「落花時節相逢」，定當何如耶？

中和節後三日，春風如厲，陰霾竟日，日色皆黃，窗紙淅淅作秋聲；百花生日近矣，二月邊城未見花，今始信然！排悶折紙，自詠自寫，遂已哀然成裘。昔余澹心之作板橋雜記也，援道君在五國城，作李師師傳爲說，豈非以佳人難再，故作此情癡狡獪耶？余讀竹垞詞集，自題解珮令曰：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抗節長吟，不覺唾壺擊碎，呼童爇火，炙秣齊半甕。慨然酌三爵起，奮筆題門曰：燕巢豈可樂？龍性誰能馴？嗚呼！我輩鍾情，狂奴故態，一時呈露，書之以當佛前發露懺悔云耳！

### 長安看花後記序

我生也晚，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辛壬癸甲以來，淹留京師，洛陽名園，日涉成趣。青衫塵滿，翠袖寒多，迴首前塵，但喚奈何！丙申夏五，適遇韻琴，新來保定，皇州春色，尙能言之。然所識已大半道光十

六年內所生人矣！嗟夫！此中不過五年爲一世耳！僕北來會幾何時？已不勝風景不殊之感！金樽檀板，翠海香天，坐享盛名，消受豔福，爽鳩之樂，果未渠央也耶？旬日後，仍將入春明門，輒篝燈記此，以授韻琴。他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能念及軟紅十丈中，尙有人低徊慨歎，如桓大司馬者在否也？佛說因果，曰去來，今僕說現在法，以目前爲斷。雖第一仙人，如梅鶴堂之韻香，亦不得闌入，僅於傳經堂中之一及之，體例然也。暇日當別爲立傳，以甲午以前人物足之，繼燕蘭小譜，鶯花小譜之後焉。此別行。

## 檀蘭卿傳

檀蘭卿，名天祿，或云默齋之裔也。元時，有歌妓真真，自云西山後人，姚牧齋爲翰林承旨，於西玉堂開宴日見之。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以妻小史黃康，明德之後，門戶零替，往往有之，可爲浩歎！先是天祿蓄一弟子，學武小生，頗秀慧，一日歌樓演劇，坐中有入觀刺史，怪其神情不似優兒，有所根觸。亟還寓召之來，細詰姓氏里居，及墮落之由，則其從子八九歲時，迷失道，爲人掠賣者也。刺史恚恨，鳴之官，天祿多方夤緣，乃得薄譴，論城旦舂，歲滿復歸京師，依然傅粉登場，聚徒教歌舞。余嘗有詩云：一曲琵琶萬古悲，幼芳狼藉海棠枝，酒邊更讀王郎曲，天祿生還喜可知。昔宋南渡時，薛幼芳爲朱文公所窘，無服辭。但曰：不可以吾汗士大夫。乾隆間，陳銀兒被逮，荷校以徇，遂還四川。而國初蘇州王紫稼重入都，謁龔太常，竟爲江南御史杖殺。薄命遭逢，又有幸有不幸焉。有女曰芙蓉，明慧艷冶，有長安麗人之目；都人士聞聲傾想，紅襟小燕，入幕窺簾，思竊比西家宋玉者以千百計。旣得玉香爲快婿，千歸之

夕，催妝却扇，喜可知已！於時日下羣公，戀戀識兩家者，咸會豐玉國香兩地，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花天月地，又添一段佳話矣！舊與天祿齊名者曰天壽，徐娘雖老，風韻猶存，今固猶在天祿之上也。

### 楊法齡傳

法齡姓楊，當年所稱三法司之一也。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衙衛，杜門却掃，不畜弟子。曰：吾輩嘗種種苦趣，受諸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彼呱呱小兒女何辜，奈何遽令著爐火上耶？壬辰春，余從友人訪之，言論風采，如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氣。既而兩枝興思，一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矣！未幾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已盡散諸宗族鄉鄰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家貧無所得食，父母鬻我，身入京都，幸而載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鄉鄰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今日子身入都，固十年前故我也。吾舌尚存，何害？烏虛！由前之說，佛也；由後之說，俠也。若法齡者，今之古人哉！

### 吳桐仙傳

吳金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其師嘯雲，名法慶，故四喜部名輩。桐仙既入春臺部，遂有出藍之譽，風格灑然，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當世文士，性復苦溺於學，故朱藍湛然，厥功甚深。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平安館，插架皆精帙，几案間錯列舊銅瓷器數事，皆蒼潤有古色。過其門者，或聞琴聲冷冷出戶外，僉曰：此中有入。諸名士以春秋佳日，集其家，屬題

分牌，桐仙必參一席；墨痕淋漓，與襟袖酒痕相間也。書法松雪老人，尤工繪事，學甌香館寫生，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所作韻語，楚楚有致。暇復倚聲，學填長短句，亦自可誦。指事類情，一坐傾倒。以故文人學士，亦樂與之游。年逾三十，而尋春車馬，猶爛其盈門云。昔王子猷性愛竹，所居輒指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晉人又言，坐無車公不樂，亦可以審所自處矣！若桐仙者，可封瀟灑侯，萑蒲下拜，甘蔗許彈，坐對此君，自爾蕭然意遠！

紉薌傳

長春，字紉薌。春福堂主者，道光年所稱狀元夫人是也。乾隆初，畢秋帆先生春試報罷，留京師。桂官一見傾倒，固要主其家課讀課書，如嚴師畏友。庚辰秋帆尙書第一人及第，時史文靖公重宴瓊林，來京師。謂諸君曰：聞有狀元夫人者，老夫願得一見！一時佳話，流傳至今。隨園所謂合使夫人讓誥封者，正指此事也。皇州春色，百花爭放。秋芙在羣芳中，如紫薇善笑，又如薔薇多刺，品格固未足高；然尚不至如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也。北人呼長春花爲土抹麗，其花見日則斂，向夜復開，四時不斷；而託根流蔓，生不擇地，既少芬芳，又復旦暮變易。當萬葩競秀時，培植妙卉，寸土尺金，顧令此無足重輕之小草，蔓延庭階，大是恨事！若長春者，其品格在萬花中，乃適如其所自名耳。海鹽朱九朵山，以癸酉拔萃，爲戶部郎；見長春愛之，甚幾無一日不浹洽。無何，朵山以乙酉丙戌聯捷，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而要其識見，則遜桂官遠甚矣！



# 琵琶慶傳

慶齡，能彈琵琶，故稱琵琶慶。男子中夏姬也。嘉慶間，卽擅名。至今三十年矣。年過不惑，而韶顏稱態，猶似婉孌。爲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若垂鬟擁髻，撲朔迷離，真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楞嚴十種仙中，固有此一類耶？酒人中推爲大戶，巨觥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世傳此爲鴛鴦液，合諸藥所製，能鑠肌膚，損顏色，服之容光銳減。慶齡服此廿餘年，而面目豐腴潤澤，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洵是奇事！或謂其得斟雉之術，理或然也。演宛城作張繡叔姆，余未及見。見其盪湖船小曲，抱琵琶出臨歌筵，且彈且歌，旁聲矯態，四坐盡傾。燭影搖紅之下，劍響斂光，鬢絲鬢影，無不入媚。蓋其平居，入夜輒臥對一燈，往往申旦，朝曦已上，始擁被酣睡。亭午猶息，偃在牀，酒樓指名坐索，必俟日昃，始徐徐來。故茶園徵歌，久不與列；而酒後燈下看美人，始適得其妙。幾忘爲東塗西抹阿婆矣！三慶後來之秀，林立庭階，若論彼中人名輩，大半皆其孫曾行。當其輕攜慢撚，流盼送媚時，偷睨場後小兒輩，駢肩窺簾，喁喁私語，往往吃吃笑不能自禁。故其當場意態，都無一定，隨所感觸；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非他人所能及也。聚妻妾，蓄弟子，而弟子苦無佳者，以故門風不振。至夫婦小妻，分曹例豔，鴛鴦七十二，花葉自相當。慶齡處其中，如豹仙紫雲銷魂，春娘換馬，習爲常事。款款蜻蜓，深深缺蝶，秦宮一生花底活，不數金釵十二行矣！余曾見其小女，年纔十歲餘，嬌鳥戀巢，慧麗柔媚，在枇杷花下，撲胡蝶，捉迷藏，殊有姿致。洛陽女兒，難得此宛轉如意者；掌中夜光，珍重護惜宜矣。太初

山樵、燕蘭小譜，以魏長生爲殿；余作長安看花前記，以鳳翎爲殿。長安看花記，以天喜爲殿，今此錄以慶齡爲殿，同一例也。

## 長安看花記

蕊珠舊史掌生氏著

### 韻香傳

余讀馮子猶所作愛生傳，不禁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子猶之言曰：天之縱生以慧者，適以禍生；而齋生以壽者，安知非所以憐生而脫之？嗚呼！千古傷心人，當萬萬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故作達觀，強爲排遣，大都有此奇想矣！余自壬辰春入春明門，所識第一仙人曰韻香，韻香者，林姓，名鴻寶，吳人。來京師入傳經堂，隸嵩祝部，學歌舞才兩月，卽出臨紅氍毹上，按節入奏，銖黍不爽。而其禮纖合度，修短得中，進止動靜，妙出天然。樓上下，萬目萬手萬口，嘖嘖稱歎是好郎子。嵩祝部一時聲譽頓起，座中客常滿，有隔日豫約不得入坐者；從此徵歌舞者，首稱嵩祝，不復顧春臺三慶矣。

今去韻香之沒已三年，春臺三慶，名輩林立；且多後來之秀，望之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而嵩祝座中，人不少減於疇昔者，韻香爲之也。韻香既數奇，失身舞裙歌扇間，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常如土木形骸，嵇中散不假修飾。而何郎湯餅，彌見自然；知安仁羊車，良非虛語。既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片如山積，困于飲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攪鏡自語曰：叔寶璧人，則吾豈敢？然看

煞衛玠，是大可慮。

歲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黠人也，密遣人召其父來，啗以八百金，再留一年。韻香慨然曰：錢樹子在，顧不能少忍須臾耶？適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籠計，得三千金，盡舉畀其師，乃得脫籍去。徙居櫻桃北垞，署其室曰解鶴堂。於時文酒之會，茶瓜清話咸集焉。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菘茶，或按拍倚竹，言笑晏晏；誠昇平之樂國，亦欲界之仙都也！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疾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矣！時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也。年纔十八。

嗟乎！韻香以成童之年，始入都，從師學無幾日，卽以其色藝傾都人士；從此賓筵客座，招邀無虛日，油壁錦幃，六街九陌，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招搖過市，如坐雲霧中。夜分來歸，則已絳蠟高照，紅梁宿溫，茗談瓜戰，延佇已久。絕纓錯鳥，紙醉金迷，卜晝卜夜，歡樂未央；他人所歎羨企望不能得者，韻香當之，乃出亦愁，入亦愁，以故不得更竟其業。僅以偷詩賞荷吞舟三齣擅名，每當廣廈細旂，長笛一聲，四座寂然，無敢議者。目有視視韻香，耳有聽聽韻香，手有指指韻香；一似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但覺此身在絳霄碧落間。所謂「玉殿吹笙第一仙，十四樓中第一聲。」是耶非耶？昔人論文，謂單詞隻字，自足以傳，信知貴精不貴多矣。其人肉與骨稱，態與體稱；神湛湛如秋水，氣溫溫若春蘭。使宋玉陳思見之，當恨不爲作賦。

余嘗謂：天地生人匪易，美婦人不多，美男子尤少，美婦人吾未見，所見美男子惟韻香耳。韻香之爲人，沈靜寡言，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太原公子，褐裘而來，大家風度，故應爾爾，使爲閨中秀，足當幽嫺貞靜之目。藐姑射仙子之山，有神人焉，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此之謂矣！惜其爲弟子時，無私蓄，既得落籍，居室草創，未幾遂病，不能出門戶，惟二三知己，日來爲之檢點茶鏞，料量藥裹，猶力疾強起，談諧甚樂。至於金夫銅仙，大腹賈，長鬣奴，素少相識，無過而問焉者，以故寡甚。及其卒也，斂手足形，幾不能備含槨，諸文人聞赴廩至，束芻沐櫛，凡附身附棺者，皆翰墨香也。子猶又言，昔宋詞人柳七郎，不得志於時，落魄以死，賴諸名妓釀錢而葬，今愛生不葬於妓家，而葬於吾黨，所以報也。則吾安知今日之所謂愛生者，非卽宋之名妓中人乎？信斯言也，以隻雞絮酒酬韻香，韻香必含笑於九京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 蕊仙傳

王長柱，字蕊仙。辛壬間與韻香春珊鼎足而立，名在第二，目之曰蕊榜。是時韻香爲第一仙人，國香也，以韻勝；蕊仙牡丹也，爲豔品。然蕊仙所以遜韻香者，亦正以美而豔爲累，不得不讓上界仙人，出一頭地耳！蕊仙豐容盛鬋，嚴妝飾，往復進退，光動左右，求之凡女子中，殆無其匹。唐人當日呼太真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足，而元微之會真記之狀鶯鶯，則曰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不意蕊仙乃以一身備之。當日於錦繡萬花谷中，如火如荼，壓倒羣芳，獨占春光九十，使觀者沈酣其中，目不給賞，豈

浪得名哉？

春珊傳

莊福寶，字春珊，三慶部郁大慶弟子也。後乃自居玉照堂，色藝既邁人，而言語又妙天下。其爲觴政酒錄也，座中無慮數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技藝，有志趣，有喜忌，或動或靜，或默或語，裙屐選集，觥籌交錯。春珊從容酬答，或迎其意以發之，或導其意以達之，或如其意以償之，或助其意以足之，莫不聽其開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信乎春珊爲如意珠，雖取懷而予，不是過也。有時名流燕集，洗硯磨墨，折牋醮筆，選香而添，擲花而潤，當之者往往如懷素草書，僧繇畫壁，觸處洞然，風發泉湧，汨汨其來，不可方物矣！又如說平話，鬪險語，徑路既絕，風雲未通，諸名士，方且搖玉柄塵尾，擊鐵如意，瞪目哆口，如木雞。春珊每於辭理將屈之時，施青絲步障，爲小郎解圍，或竟如玉環，放玉色鴉子，亂局而罷。生平對客，不爲危言激詞，而對之者未嘗不意也消。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春珊有焉！

曩家居時，曾於六篷船中，見父執葉星曹所書集句云：秋菊有佳色，春蘭如美人。今日國香服媚，非韻香莫足當之。至若東籬把酒，坐對南山，伴柴桑舊宰，獨占秋光，春珊庶幾近之。年來臉玉猶潤，喉珠不圓，退處玉照堂中，日傾三蕉，自取醅陶，不復錦靶纏頭，作昔日狡獪事矣！予識春珊最遲，問其年曰：二十。烏虜！乾隆年間，魏長生年二十七，始自蜀來京師耳；今日成功者退，乃在弱冠時，否者羣起而嘲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時，亦曾東塗西抹來哉？

冠卿傳翠翎附

玉香，字冠卿，後起中前輩也。亭亭玉立，秋水爲神。顧梁汾詠梅浣溪紗曰：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小樓風月獨醒時。空山流水，冰絃一撫，清冷冷，令人蕭然意遠！自爲檻外人妙玉，可謂神情畢肖。暗香疏影，固應在孤山伴。逋仙偕老矣，然其掬月一齣，爲韓國大姨，以瑤池之品，寫金屋之姿，天上風光，迥非凡比。而舉體皆媚，柔若無骨，迴翔旋折，飄飄欲仙。觀者幾欲持衣裾，恐其因風而去。固應瑤台獨步也。娶婦名芙蓉，爲國香堂愛女，璧人一雙，一時稱快。丙申四月十三日，衣燭之夕，余賦賀新郎，昔康熙間，汪蛟門舍人納姬徐方虎，王西樵、周雪客、陳緯雲諸公，門險韻，同用此調，余輒依其韻譜之，不知迦陵雲郎新婚之作，嫌太熟也。

詞云：一桁簾衣卷，藕花中並蒂移花。羊車初遣，莫笑一生花底活，未許露華輕泣。况紅藥留春如繭，一家並肩人鏡裏，問近來眉樣，今深淺？紫雲曲譜親展。國香服媚名逾顯，紀索郎瑤台飛白，親題禁扁，爲檢河魁繙祕笈。不吠瑯環白犬，許平視磨，幸免不礙二分春似水，算長安添數看花典。圓月照華燈剪。

其弟子曰翠翎，字雨初。風骨未驚，而宛轉如意。趙秋谷海謳小譜中，所稱飛鳥依人，意態近之。如山茶花，穠而不俗，大家人兒女，固應爾爾。演茶伎供花二齣，俱有可觀。嘗尊前捧硯，乞留題，爲署居室曰聽春樓。楹帖曰：半榻茶烟圓夢夜，一簾花氣釀愁天。飛鴻踏雪，動留爪痕；他時杜牧尋春，又添一番

惆悵矣書至此爲之憮然

### 小蟾傳

聯桂，字小蟾，黃姓，皖之太湖人。世俗所稱狀元夫人，長春弟子也。爲人疏節闊目，如小人家兒女，而意量自遠。性伉爽，笑語甚豪，每以伶俠自處，所不當意者，往往如灌夫罵座，冷若冰雪。余嘗戲呼爲尤三姐，愛之者阿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舊友擬之。小蟾欣然，謂掌生品評不謬，足見其胸抱，亦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見客長揖不拜，高談雄辨，驚其座人，願好訐直，以招人過，人多不能堪，若輩咸嫉之。我輩如邱東麓、溫伊初諸君，尤恨小蟾甚。小蟾生於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十四年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時年纔十五，同輩中落籍之早，無過之者。

### 小雲傳 妙雪附

玉琴，字小雲，此碧桃花也！擬之石頭記中人，極似寶琴。眉目肌理，意態言笑，無一不媚；而安雅閒逸，溫潤縝密，有時神明煥發，光照四座，對之如坐春風，如飲醇醪。古人稱溫柔，惟小雲足當此二字。比德於玉，無媿璧人。好從文士游，講論申旦，娓娓不倦，風韻固自不凡。與妙雲同居，妙雲名桂香，亦碧雲弟子，色藝未是佳品，而舉止殊有大方家數。蓋碧雲當日，溫文爾雅，妙擅清譽，二人同師，家法固在也。小雲之爲人，擢不露骨，豐不餘肉，香而不膩，圓而不甜，風流蘊藉，無纖毫俗韻。將來此中人福澤，當以小雲爲最，他人恐不及也。

鸞仙傳

鳳翎，字鸞仙，陳姓，菊部中推絃索好手。嘗演別妻一齣，彈四條絃子，唱五更轉曲，歌喉與琵琶聲相答。琵琶在金元時，本用彈北曲；鸞仙齒牙喉舌，妙出天然，媚而不纖，脆而不激，圓轉瀏亮，真覺繞梁遏雲之音，今猶未歇，非他人所能及也！丰儀修朗，笑語俊爽，雙瞳湛湛如秋水。余嘗戲呼爲玫瑰花，以其英氣逼人，大似探春也。仲雲澗填紅樓夢傳奇，葬花合警玉爲一齣；南曲抑揚抗塗，所貴諧婉，非鸞仙所宜。然聽其越調鬥鶴鶉一曲，哀感頑豔，淒迷掩抑，雖少纏綿之致，殊有悲涼之慨。使當日竟填北曲，鸞仙歌之，當更可觀耳。丙申中和節，移居藕香堂，聯升舊居也。余爲作小篆，題榜曰紫桐仙館。

長安看花記

小桐傳 翠霞附

秀蘭，字小桐，范姓，此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神氣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蘅蕪君。天香國色，豔冠羣芳，故應一時無兩。嘗演馬湘蘭畫蘭於紅氍毹上，染翰如飛，煙條雨葉，淋漓絹素，或作水墨，或作著色，沒骨體。娟秀婀娜，並皆妙佳；頓覺旗亭壁間，生香四溢，洵佳話也！所演雜劇，如葬花折梅題曲瑤臺秋江，皆有可觀，動止蘊藉，妙於語言。當日呼玉妃，太真爲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也。丙申春暮，小桐於燕喜堂，張筵召客，一時



寶霍豪家五陵游，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廉，至來會者六七百人。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蓋光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醉天下人心，復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令，合爲一班。試雲想之衣裳，奏錦城之絲竹，褰裳投轄，卜晝卜夜，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嘯雲桐仙小桐，以次奉觴爲客壽，客莫不欣然。醕三爵。太平盛事，數年來所未有也！吾友趙友竹嘗貽我紈扇，命曰國香秀影，其神情態度，乃無一不相肖者。畫中人自足千古矣！其弟曰翠霞，字青友。壬癸之間，娟娟楚楚，大似杜鵑花。乙未冬始入光裕堂，張緒當年，亦是佳品也！

### 小霞傳

鴻翠，字小霞，與韻香同師。故其舉止都無俗韻，標格如水仙一朵，在清泉白石間。余嘗以初夏，偕友人訪之，芍藥已過，櫻桃初熟，文窗四拓，簾波如水，柳絲竹影，微颺茶煙一縷。逕造其室，則小霞方獨酌一壺，手黃唐堂香屑集，鬢聲諷詠，令人想見謝鎮西夜泊牛渚。聞袁臨汝郎，隔舫詠史情事。見客初不甚酬對，而談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消。詢佳士也！昔韻香以第一仙人，居傳經堂，望之如藐姑射神人，爾時雖有鴻喜蟾桂多寶同居，無能爲役也。韻香既沒，傳經堂轉入春臺部，得小霞，乃殊有太原公子楊裘而來之概。

昔郝公謂門生王氏諸郎，羲之最佳，正謂其不自束縛耳。後來之秀，位置二者，乃拜虎賁非認顏標也。玉溪生詩云：月沒教星替。若小霞者，神明玉映，可謂長庚伴月，又非三心五噶比矣！

眉仙傳

雙膏，字眉仙，吳人。嘉慶以還，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豈靈秀所鍾，有時歇絕耶？眉仙如初日芙蓉，韶秀天然，想見王謝家子弟。執玉柄麈尾，傾倒四座；時論者擬之以邢岫煙，神情態度，幽閒曲雅，庶乎近焉！嘉慶二十年後所生人，道光十年後，擅一時名，韻香春珊，蕊仙葦香，冠卿鸞仙，小蟾小雲，次第脫身去。次芙蓉最後，亦於丙申夏初，自立門戶。惟眉仙瑄霞，猶作籠中鸚鵡。二人皆居韓家潭，瑄霞居極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極東道南，曰三和堂。相去數十弓，兩恨人望衡對宇，亦恨事也！眉仙既鬱鬱不得志，眉間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不能自勝；每誦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句，清淚如鉛水，往往以之洗面矣！

嘗演葬花，爲瀟湘妃子，珠笠雲肩，荷花鋤亭亭而出，粵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作了傷春證候之語，如聞春鶯，如聽夜猿，不殊一聲河滿矣！余目之曰幽豔。嘗謂紅樓夢曲子，盛傳於世，而瑣瑣餘子，無堪稱作瀟湘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穠，卽失之勁，不得已姑以眉仙充之。瑤草瓊花，固自與天桃郁李異耳！

瑄霞傳

法林，字瑄霞。雖無晴雯之豔，而性格近之；極似怡紅院中林家小紅。玉仙演占花魁，以慧見妙，瑄霞則正以慧見妙，各擅勝場，使邢尹覲面，能不爽然自失。冠卿亦以此齣擅名，然冠卿亦遭際順境，事

事如意，所謂強笑不歡，效顰不愁。瑄霞則此身玉立，自顧頭顱如許，幽憂怨憤，時積於懷。當夫檀板一聲，亭亭扶影，眼光一注，茫茫大千，托足無地，此情此景，根觸心傷，幽愁暗恨，觸緒紛來。故其低徊幽咽，慷慨淋漓，有心人一種深情，和盤托出，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每詠王右丞輞川雜詩，能無慨然！燕蘭小譜有句云：若教嫁作曹交婦，縱不齊眉也及肩。趣語解頤，隨園亟賞之。折腰鬪齒，頗費周旋，文人無賴，遂有此口頭罪過。冠卿年來亦有鳧脰鶴膝之語，菖蒲拜竹，舉頭天外。瑄霞乃如春筍出林，漸欲過母，故觀場矮人，往往有元龍百尺之憾矣！既性疏脫，又慣無拘檢，不顧忌諱，遂致口角招尤，殊費調人。雖然，長安人海，紅塵縹緲，閱人多矣。六街蹀躞，馬盡如龍，九陌遨遊，士多於鯁，黃衫誰是？翠袖寒多。一擊未能，九州自大，天荆地棘，行路難，又何怪傷心人觸處皆非也？君子哀其遇而原其心焉可矣！

### 粟香傳

金桂，字粟香。曩以衆人遇之。丙申天中節，始見其演鳳儀亭擲戟，爲溫侯，珠冠繡襦，挾畫戟而上，英雄兒女，剛健婀娜，兼擅其妙。欲采芙蓉花，可憐隔秋水，能傳此一片心事。驚謂鏡生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今日非復吳下阿蒙矣！鏡生笑曰：曩固用違其材耳，粟香此後勿復爲裹頭裝，庶不失本來面目也。

### 綺人傳 巧林附

福林，字綺人，眉仙同懷弟。近日推大有堂桂雲，爲嵩祝首座，實非綺人。此也。綺人娟娟如秋海棠，置之珠箔銀屏中，迥非凡豔。金陵十二釵正冊之末，大書曰：「情天情海幻情身，可卿兼美，如優鉢曇花，偶現色身；遂使絳洞花主，於怡紅快綠中，心醉欲死。自韻香去後，嵩祝部如野樹花爭發，春塘水亂飛，一枝翹秀，實難其選。綺人如隔水桃花，自然明媚；柳陰竹外，尋春裙屐，不覺成蹊矣！其同門生曰巧林，字秋仙，聞已南歸，余未及見。曾於韓季卿題壁圖上一見之，丰姿娟秀，飄飄欲仙，名稱其實矣！眉仙在四喜部，雖擅一時名，而居恆對影，鬱伊善感，日念綺人不去懷。同在花天月地中，固不能對床款洽；每見客必探綺人近狀，有過觀音寺前者，必寄聲問訊，割一味之甘，睹五紋之佩，至情至性，感動旁人，嗚呼！讀棠棣之詩，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瑤卿傳

大玉林，字瑤卿。稱大者，所以別於敬義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師故日新堂殷采芝弟子，別居後，授徒三人，皆庸碌釵裙。瑤卿豐容多肌，當其不櫛而巾，亦是尋常兒郎；至於薰染梳掃，擁髻升歌，豐融灑旒，意態動人，醪釀香夢，怯春寒，恍惚遇之矣！演長生殿驚變一齣，於太真醉態，頗能體會，無矯揉造作痕。所惜鷓鴣且不鳴，三絃不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轉高下以就之，遂令人有鑄鐘過厚之歎耳！

秋芙傳

天喜，字秋芙，夏姓揚州人。先年春臺部，有天喜天祿天壽齊名，故呼秋芙曰小天喜；既而突過前

人，大天喜久爲所掩。今歌樓但知秋芙名天喜，不復以大小別之矣。以賣胭脂小寡婦上墳二齣，得名。謔浪笑傲，冶容誨淫，浮梁子弟——宋人小說謂無良曰浮梁——靡然從風，一倡百和，幾有若狂之嘆。癸巳春，卽耳其名，乙未夏，乃識之。碎麻被面如繁星，而眉目自然嫵媚。健談能飲，對壺杓意氣豪邁，僭稱大戶，有俯視一切之概。每當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挾所知，載笙篳絃索拍板入酒家，觴詠旣陳，絲竹迭奏。秋芙旣自命酒人，又自矜名下，睥睨餘子，旁若無人，攘袖飛觥，洶洶之狀，勢將用武。余輒笑謂取骰子來，旣至，秋芙輒據盆高座，雄若迷龍，衆人杯杓饒盤，雜遝下注；余輒命巨甌如鉢者，滿斟爲孤注，喧闐笑話，呼盧喝雉，衆聲如殷雷，六子不再周，秋芙輒亂旗靡，如春雨洗花，當於香霧空濛中，高燒絳蠟代月，照其睡態矣！

其多，爲消寒之會，秋芙無日不在座；余旣數以此法困之，或以告秋芙不悔也。旣入座，賈勇酣戰如故，其興致固是不可及。嘗爲書檻帖曰：花到生天纔富貴，玉能延喜况溫柔；秋芙所不足，意以此箴之也。名流投贈甚多，當以小樓太史一聯最佳。曰：南華秋水經常誦，北苑芙蓉畫不如。溫麗可誦，如集唐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聯，不知何人手筆？不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蓉二語，在離卽之間，猶是讀書人吐屬也。余旣習秋芙，悉知其行事，其爲人胸無城府，坦易可交；惟是率真任性，旣不能作嬌噴笑面對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所短。嘗戲謂秋芙爲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當是持門健婦，王熙鳳同一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斑，直欲以鴛鴦擬之，非其倫也。記中以秋芙位置末座者，援

燕蘭小譜，抑置魏長生之例。春秋傳曰：前茅中權後勁，固有深意也！

### 長安看花後記

臨珠舊文學生氏著

#### 倚雲傳

金麟，字倚雲，張姓。吳人。嘯雲弟子也。倚雲既出名門，意態皆不失大家風範，綽約穠郁，自然可親。嘗諸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穠厚。丙申春暮，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壺進酒；於時光祿堂中，翠霞秀蓮秀芝，皆捧觴隨行。倚雲乃如鶴立雞羣，置之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近日諸名士，皆以第一仙人韻香擬之，衆口一詞，余又何間然？

#### 玉仙傳 三元附

翠香，字玉仙，吳兒之極媚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史袁寶兒曰：憨態可掬，玉仙近之。目有曼光，雙瞳秋水，執板當席，顧盼撩人，演醉歸獨占水鬪斷橋，及盪湖舟小曲，無不以憨入妙。留溪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爲笑，令人索然意盡。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綿，玉笏班中，稱第一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絕妙品題，每念斯言，輒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時風趣。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傾倒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當是芳官品格，嘗命之曰蝴蝶花；本草經所謂急性子，是此兒情性也。嘗榜其居曰：翠海香天。楹帖曰：翠袖竹邊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其同師者

三元，面曰娟秀，髮初覆額，每登場與玉仙兩兩相比，尤宜起小生，占花魁秦小官，凝秀圓轉，殊有意致。

香史傳

香吏，名小秀蘭，以其與小桐同名也。兒輩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慚，然柳五兒爲芙蓉神替身，此兒髣髴似之。其姿致如牽牛花，在籬角牆根，娟娟一朵，點綴秋光，如當椎牛行炙之後，饜飮肥甘，忽逢蔬笋一拌，入口脆美，清快無比；又如妃子酒後，啖荔枝過量，漿熱體煩，得玉魚含唇舌間，涼沁牙齒，頓覺舉體清適，不數金莖解渴矣！

春波傳

福林，字春波，郁大慶弟子也。自春珊之去，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桃花釀面，神采煥發，光豔四照；長眉入髻，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眉，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意態如此，擬之石頭記中人，性情極似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華芳中，當是素馨花；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溫克沈默，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人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

小薌傳 小蘭附

愛林，字小薌，亦後來之秀也。演邯鄲夢，爲打番兒罕，緋纓繡袍，結末爲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嘖嘖歎好。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園，掣大刀旋

轉如風，一時稱妙，然不足敵小薌也。柔媚是吳兒本色，小薌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薌澤微聞，如佛手柑，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稱可人，又曰可兒，瀟湘館中紫鶻也。

丙申秋杪，脫籍後，自居香雪堂，卽小蟾春元堂舊居也。先在敬義堂，敬義堂爲三慶部大家，主之者曰董秀榮，以小生擅名，冠卿鸞仙，咸出其門，合其徒尙六七人。若小薌者，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對之彌令人迴憶當年全盛時。就中有名小蘭者，余識之最早。壬辰二月，征鞍初卸，春服旣成，同人小集如松館，爲余洗塵。小蘭如芙蓉女兒，明秀無匹，嫋嫋來遲，媚不可言，坐對名花，遂至沈醉。海棠睡未醒，予輦於重房複室中，環守之至夜分，乃送之歸。

乙未冬，在廣和樓，卽康熙時查家樓也。小蘭演藏舟一齣，聲情幽咽，聽者但喚奈何。日映偕友訪之，雨鬢風鬟，江潭憔悴，靈和殿前風流，不堪回首；是夕，冠卿鸞仙俱集，酒酣，冠卿更唱山坡羊一曲，璧月如水，銀雲不流，雙笛吹凡字調和之，不能壓其聲也。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蘭自愧弗及，涕泗浪浪，彌不自勝；爲詠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以慰之。瑤臺夢醒，天上人間，歸路馬蹄踏月，彌憶壬辰春夜，紅燭籠紗時情事，不能置也。

紉仙傳 素玉素香附

蘭香，字紉仙，濯濯如春月柳，風流自賞，拈毫弄翰，怡然自得。字作歐陽率更體，清拔有致；每當茶瓜清話，把卷問字，捧硯乞題，墨痕沾漬襟間。性旣苦溺於文學，而一洗咬文嚼字醜態，此香菱所謂高



出時流也！吳兒性格，大抵溫柔；而紉仙風格灑然，散朗多姿，獨有林下風。其弟曰素玉，字韞仙，如丁香花，花不勝葉，而細香瑣碎，亦饒別趣。福雲堂弟子六七人，有名素香，字韻仙者，在和春部，意態頗似紫菱洲中二木頭；和春爲王府班，多作秦聲，至於清歌曼舞，則無聞焉。其中固少佳品，若素香者，亦可庸中佼佼者矣！

### 雨仙傳

鴻喜，字雨仙，姓俞。浙人，寄居吳門者也。其師檀蘭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復理舊業，得雨仙宛轉如意，姿致清麗，而意趣穠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湘簾不捲，碧紗四垂，柳梢晴碧，捧出圓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納涼已足。入室對鏡，重理晚妝，以豆青瓷盒，裝茉莉蕊，攢結大蝴蝶，二朵，次第插髻，安戴。髮旁補插魚子蘭一叢，烏雲堆雪，微糝金粟，頃之，媚香四溢，真乃竟體芳蘭矣！坐對雨仙，有此風味，花氣襲人，知酒香，怡紅院中，固應目爲溫柔鄉矣！

### 海鷗小譜

益都趙執信秋谷著

### 自題二首

落絮沾泥會有時，髮絲禪榻最堪思！阿難一笑花偏著，合向楞嚴覓道師。  
曉漏趨朝夢已乖，日高和酒泥香懷；不教名輩輕揮扇，縱戀鱸魚亦復佳。

余放斥既久，不自檢飭，浪遊南北，多預花酒之筵，頗能諧笑，或雜綴詩詞，或間爲時人傳誦，而實無所接遇。知交輩咸以介靜之目歸之。甲申歲，客津門，自春徂秋，狎遊旣數，矯激非情，如海客之于鷗鳥，不自覺其相親近也。長日無事，戲爲紀錄，以志吾過，且詒好事者。

藥枝者，西郭人也。當戊寅已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余以辛巳之秋，始遊于此，友人百計爲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豔奪目。蒲州老友吳天章先生，當代詩人也，方在座，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爲詩品題，雜以嘲謔。屬和者，至成帙。時妓適有所避，于余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余遂東歸，頗不能忘。今年再至，則已爲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爲余傳言者，乃相期于他所，敘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余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問于余者曰：藥姬何如？余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愉悅自失。及是，余又自失矣！爲二絕句示客。

鳥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沉；如何兩渡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  
照水閑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附便面留別詞

蝶戀花

秋老家山紅萬疊，何意淹留，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自結，鸞環低盡湘簾月。總爲相逢教惜別，

明月風帆亂落霜林葉；暮雨迷離天外歇，寒花付與紛紛蝶！

天津之西，有村名楊柳青者，臨漕河，人家皆曲折隨水，比屋如綉，樹色鬱然，風景可戀。中多狹邪，而金錢真珠者爲其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蓋其俗也。真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翫陵習，故人多稱之。余始至，卽得妓，意不甚屬，而妓乘余于醉，故余贈詞有「醉濃不省歡娛」之句。後不再至，其妹玉珠則劣矣。

### 柳梢青

無計枝梧，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愁，驚開倦眼，斗帳紅珠。醉濃不省歡娛，曉鏡裏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澹沲，楊柳蕭疎！

有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于手足柔纖，膚肌整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于應對，余始于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詞。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貲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卽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金錢者反是，流俗豔稱之，蓋其性頗蕩，舉動佻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惟足趾與素相若，膚色風態，薄似吳娘，可暫見而不可久狎者也。

### 南柯子

引燭催行雨，排愁泥酒卮；春光不信去天涯，看取樽前楚楚海棠枝。瞥眼渾相識，瞢騰不自持；他

年何處最相思？應是紅酥著體欲融時！

浪淘沙

微雨過庭墀，新綠離披，玉人和笑近郎時；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杯趁晚風移，漏鼓參差，雲間細閃月如眉，滅燭解襟香澤散，一石何辭？

玉秀者，素之嫂也。春間爲何人攜往都門，余未之見；客有能道之者，放逸略似金錢，而姿首殊勝。頃聞在酒筵觸忤醉客，以拳揮之，應手而殞；久乃復甦，猶病累月，士人傳以爲笑。余戲爲長句以調素妓曰：

君不見曲中宜潤雙芳妍，苦死願得書生憐；蛾眉鷄肋不自惜，傷心不作移栽蓮！又不見舊院聲名馬老三，琵琶一曲喧江南；一朝摧殘值強暴，秋波變血雲鬢鬢？情鍾我輩古有語，磊落寒酸空自許；不及長安俠少年，傲睨當筵力如虎！綺羅紅粉輕于塵，膝行匍伏擊金尊；醉中片語不稱意，毒手半落消香魂。令我忽憶半臂忍寒宋使君，又憶五花殺馬王學士；不辭白髮映紅粧，請卿試看風流子！

余以康熙甲子有事太原，遂車下太行，中間宴會，多見妙麗。予時年二十有三，眼色所接，交相飛動；徒以簡書可畏，強自檢束。其後友人有知之者，讚訕相半，余亦時時自笑也。今適已二十年，余垂垂老矣。此間諸妓，往往遷自山右；問其年，大都二十年中之所生長者也。而余乃荒迷潦倒其間，有似補當時之所不足，信乎有夙分哉！妓以玉名者，素秀而外，有玉蓮、玉葵，以金名者，有

金仙金香。仙妓最與余往，再久，蓮體貌似真珠，而肌膚膩潔。余曾于月下攜其手，因醉後見其胸，殆素之流也。葵白皙多肌，齒甚少，而頗染市氣。仙語余曰：「使是兒從我三月，當入雅流。」此言可以知仙之格調矣！

仙姿貌中上，而修眉稚齒，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以加也。亦能爲吳語，數往來余寓齋，余賦不忘十絕句，倣微之雜憶體。

其一

迢迢銀漢事難期，冉冉朝雲路易迷；不忘半牕聞小語，花陰嫋嫋獨來時。（蓋其時亦有所主竟能宛轉自至也。）

其二

藥爐煙裊鬢鬟愁，却月長曠翠欲流；不忘嬌多緣咽苦，向人強笑背燈羞。（蓋妓有牙病，余強之服藥，含嚙甚艱，明日良愈。）

其三

朝光晁朗久侵奩，雲影低迷作掛簷；不忘粧成心自賞，雙持明鏡映疎簾！

其四

微風吹月入牕櫺，隱約蘭湯沃雪聲；不忘黃昏新浴起，隔簾低喚太涼生！

其五

玉盤的礫貯清冰，濕照雲鬟彈枕棱；不忘拳帷窺午睡，雪膚欲向簾紋凝！

其六

晚涼新點麴塵沙，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索疆飲，春來初放小桃花！

其七

玻璃波影木蘭橈，十里香風颭翠翹；不忘新粧間弄水，蓮花妬面柳舒腰！

其八

綠雲撩繞惹春衣，斂燕參差拂鏡飛；不忘閒庭梳結晚，月明風細髮香微！

其九

高樓雲盡月團圓，遠水無聲夜露乾；不忘溪風裊衫袖，羅輕如雪壓闌干！

其十

新蟬嘒嘒送斜陽，小蝶翩翩過短牆；不忘臨行還却坐，滿頭花映讀書床！  
(皆卽事敘述無容溢

語耳)

附初贈三詞

謁金門

腸欲斷，昨暮酒闌人散；明月似知人戀戀，夜深教夢見！聞道高堂開宴，悵望行雲一片！誰送暗香來枕畔？頓成新繡縹！

### 女冠子

薄酣枕上，月澹牕明，相向可憐生！風裏纖纖柳，花前恰恰鶯。新歡偏鄭重，幽態更輕盈；酒醒寒近曉，不勝情！

### 清平樂

曉牕晴曙，黯淡巫山雨；寶鏡晶明（一作瑩）香一縷，故傍新粧耳語！輕衣乍褪天紅，微波暗逗春濃；坐久雙蛾顰久，芳心更屬誰儂？

金香者，仙之姊也。與仙名相埒，而仙每稱之曰：是我以上人。方臥病謝客，惜不得一見之！素琴者，貌不揚，而能歌好飲，得酒即不自制；或醉則嘔吐狼藉，酒徒多與之善。又有素可者，年長矣，而色不衰，素妓亟稱之。

玉如者，秦人也。僑居真定。壬午之春，津有好事者，聞其名而致之；至則不合意，外間人亦無有顧之者。居久之，狼狽而返。明年，別有人攜以再來，則聲價大起；向之不顧者，皆爭邀致。每宴會，以其來否爲榮辱。居一年，衣裳鮮華，金帛充牣，而人又稍稍厭之矣。今春復返，客有從真定來者，言其困苦無生理；欲隨客更來，而客辭之。昔時相識又無人肯爲之地。余聞之，友人云：如妓眼色

撩人歌小詞殊佳，餘無可取善飲酒，而必擇人與地。性嬌憨，不肯俛仰人，故人寢惡之。嗟乎！一人之身，三載之內，非有美醜懸殊也；前之所棄，卽爲後之所爭矣！且前之所爭，而又爲所棄矣！人生遇合，亦猶是耳，安得如妓立至，余爲引巨觥而慰之！

若青者，與藥妓並時齊名，津中皆呼之爲小八兒，似燕台妓品中題目也。辛巳秋，友人欲並致之，而適有據之者，卒不可得。壬午夏，妓避地之江南，逮今二載，匪惟余，其舊識者亦絕望矣！中秋日，有邀余飲月者，酒甫行而妓出，四座動色，迥非常觀，細詢之，附舟北來，纔數日耳。余已倦客，戒行有期，仙素杳然不可復蹤，豈意晚得高流，且酬夙願，贈以夜合花長調云云。余謂青妓眉目姣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于輕纖柔媚，兼有衆長，自非藥妓，無能爲輩，而藥已若彼矣。美名難居，盛時易失，昔人所爲感慨係之者也。

夜合花

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煞傾城！江波浩渺，斷潮何處相迎？秋有信，月還盈，鵲橋邊巧送新盟；劉郎前度，徐孺未老，消得風情！連宵雨暗牕櫺，趁向雲輕漢淺，掩映三星。龍鬚鳳枕，黛眉幾許低橫。金不暖，玉無聲，算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費，文園渴劇，（一作消渴）端爲卿卿！

天津密邇上都，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最焉。纏頭豐侈，攘臂紛紜，南北所經，無與同者。向者，率多士著，近來秦晉間，遂聞風而厲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卽不能留也。藥與青



要爲秀色獨立者，異地多才，難爭勝耳。又聞其里中有童姓者，始得名，客言其姿態綽約，背立風前，殆奪畫圖，而雙鬢之妙，在青素之上，蓋目所未睹者。若風流言詞，無以過人也。咸欲爲余力致之，余謝曰：美不可盡，欲不可極，揚州一夢，可以覺矣！乃附識于卷末。

此譜成于中秋後，余行有期矣。余故人自都中至，與主人巧相援止，旣度重陽，而余侵尋抱疾。入仲冬始愈。冬至前乃成行。青妓自八月晦來齋中，依依不去，及是乃分手，不知者幾謂有鏡湖春色之戀也。蓋妓性慧絕，旣習余，卻視外間人無足與者，由是大致怨怒，不恤也。或徵其指，答以微詞，大似蕭夫子之僕矣！主人曰：盍委身乎？妓不應。強之，則哀泣而已，其不可奈何，惟余知之耳。方余病中湯藥洗沐，抑搔扶掖，無不曲體而周至者，余甚荷之！故人復招致有蓮衣（束鹿人）月英素雲（皆荏平人）數輩，皆少好在仙素之間，妓多方推引，余壹不顧也。瀕行前數日，妓悽楚不自勝，屢廢飲食，余再三慰之，妓自言生平未嘗如此矣。余行之明日，夕宿青縣，題少年遊以寄思，蓋不忍沒妓之意，因再識。

### 少年遊

離情觸處總相關，小字縣名傳；聽去偏驚，避將無計，誰使駐征鞍？夢中從此尋猶近，寒夜奈無眠；轉眼春風，預愁江上萬點見青山！

此書聞于武林汪師，李徵君求之積年不得，平原董曲江太史許假而爽約。今春遇德

水趙易叔明經於廣陵，願爲抄寄。七月之杪始至，披卷纏綿，如入柔鄉，惜不得與鳳樓共觀之也！丁丑暮春沃田居士跋於紅橋客館。

丁丑臘二十三日陳竹町從蟬書樓借得，轉示在阪老人錄於維揚無事此靜坐齋，并綴二絕句於後。徐郎恬澹偏多事，手寫飴山集外編；紅紫妖邪紛著眼，亭亭可有出泥蓮？不緣落魄滯江湖，肯與師師立傳無？却笑平安杜書記，祇將慟哭換歡娛！

癸未長至後一日研石山農錄于婁縣官齋，丁酉暮春在阪老人重錄於張氏齋，齋距丁丑忽忽二十一年矣！

秋谷先生於康熙己未科館選，時年一十有八；甲子衡文山右，所謂有事太原東下太行者，指此時也。至作譜歲在甲申，則先生已於戊辰年因演洪稗畦長生殿事去官。自後遂浪遊燕趙吳越間，老而喪明，不廢吟咏。迨乾隆己未，猶及與後輩稱前後同年云。楊復吉附記

海鷗小譜跋

海鷗小譜，秋谷先生於康熙甲申歲寓津門所作；風流放曠，盡態極妍。所係詩詞，旖旎纏綿，出入香奩疑雨二集，洵藝林豔品也！先生雜著，如談龍錄，聲調譜，德州盧氏皆已梓行，獨此帙尙少流傳。壬寅孟冬，武林鮑丈以文過訪，談次及之，則云篋中久藏寫本。丙戌春間，萊陽趙荷村太守，借刻於杭，東

概寄睦荷村捐館。此書亦不可問聞矣。爲惋惜者久之。余因憶與同年閔太史補作會去家有其書。許爲持贈。郵書索之。仲冬上浣。太史專函寄示。余得之狂喜。廿年劍化。一旦珠還。還稔知不足齋主人。應不禁掀髯一笑也。此帙爲笠澤書院山長閔敦甫先生手校本。後附題辭二絕句。今并錄後。壬寅小除夕。震澤楊復吉識。

紅袖添香室叢書

紅袖添香室叢書第四集目錄

小說

遊仙窟

張文成

碾玉觀音

佚名

菩薩蠻

佚名

西山一窟鬼

佚名

志誠張主管

佚名

拗相公

佚名

錯斬崔甯

佚名

馮玉梅團圓

佚名

紅袖添香室叢書

紅袖添香室叢書

小說

遊仙窟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

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卽此山是也。

僕從汧隴，奉使河源。嗟運命之速邁，歎鄉關之渺邈。張騫古迹，十萬里之波濤；伯禹遺蹤，二千年之坂障。深谷帶地，鑿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岡巒之勢。煙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目所不見，耳所不聞。

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鳥路纔通。每有香菓瓊枝，天衣錫鉢，自然浮出，不知從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巖，桃華澗。香風觸地，光彩

遍天。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余乃問曰：

「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故來祇候。山川阻隔，疲頓異常，欲投娘子，片時停歇，賜惠交情，幸垂聽許！」

女子答曰：「兒家堂舍賤陋，供給單疎，只恐不堪，終無吝惜。」

余答曰：「下官是客，觸事卑微，但避風塵，則爲幸甚。」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良久乃出。余問曰：

「此誰家舍也？」

女子答曰：「此是崔女郎之舍耳。」

余問曰：「崔女郎何人也？」

女子答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季珪之小妹。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體輕身，談之不能備盡。」

須臾之間，忽聞內裏調箏之聲；僕因詠曰：

「自隱多姿則，欺他獨自眠。故故將纖手，時時弄小絃。耳聞猶氣絕，眼見若爲憐。從渠痛不肯，更別就天。」

片時，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而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處關天事，辛苦漫追尋！」



傷人。」  
余讀詩訖，舉頭門中，忽見十娘半面。余則詠曰：「歛笑偷殘鬢，含羞露半脣。一眉猶巨耐，雙眼定

書曰：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須漫相弄，幾許費精神！」  
于時夜久更深，沉吟不睡，彷徨徙倚，無便披陳。彼誠既有來意，此間何能不答！遂申懷抱，因以贈

『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珮，未甚關懷，合卺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燄燄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頰，熟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國傷心，千迴撲鏡。洛川迴雪，只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擊鞞履。忿秋胡之眼拙，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狂，虛當白玉。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閑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曾飲炭，腸熱如燒，不憶吞刀，腹穿似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事相逢，卻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

書達之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逼人。』余更又贈詩一首，其詞曰：

『今朝忽見渠姿首，不覺慙懣著心口；令人頻作許叮嚀，渠家太劇難求守。端坐刺心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許太難生。沉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眠，朝朝無便投膠漆。園裏華開不避人，閨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情更覓新。莫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著人。祇可偕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身？』

少時坐睡，則夢見十娘，驚覺攬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復何可論！余因詠曰：

『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真。誠知腸欲斷，窮鬼故調人。』

十娘見詩，並不肯讀，卽欲燒却。僕卽詠曰：『未必由詩得，將詩故表憐。聞渠擲入火，定是欲相燃。』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裏拈衣。袷服盛粧，當階正履。僕又爲詩曰：

『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障劃然卷，羅帷垂半欹。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艷色浮粧粉，含香亂口脂。鬢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裏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矓矓眼子長長馨。巧兒舊來鐫未得，畫匠迎生摸不成。相著未相識，傾城復傾國。迎風帳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耐拾取，頰裏芙蓉堪摘得。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心肝恰欲摧，踊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開。鬢疑織女留星去，眉似恆娥送月來。』

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嫵媚返卻迴。」

余遂止之曰：「既有好意，何須却入？」然後逶迤迴面，姪姪向前。十娘歛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

「向見稱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却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

十娘曰：「向見詩篇，謂言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

僕因問曰：「主人姓望何處？夫主何在？」

十娘答曰：「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既成大禮，隨父往於河西。蜀生狡猾，屢侵邊境，兄及夫主，棄筆從戎，身死寇場，焚魂莫返。兒年十七，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醮。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別宅於此，積有歲年。室宇荒涼，家途翦弊。不知上客從何而至？」

僕歛容而答曰：「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貂蟬，居韓則五重卿相。鳴鐘食鼎，積代衣纓。長戟高門，因脩禮樂。下官堂構不紹，家業淪潛。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不能免俗，沉跡下寮。非隱非遁，逍遙鵬鷗之間，非吏非俗，出入是非之境。暫因驅使，至於此間。卒爾乾煩，實爲傾仰。」

十娘問曰：「上客見任何官？」

下官答曰：「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遑寧處。」

十娘曰：「少府不凶行使，豈肯相過？」

下官答曰：「比不相知，闕為參展，今日之後，不敢差違。」

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

下官逡巡而謝曰：「遠客卑微，此間幸甚，才非賈誼，豈敢昇堂！」

十娘答曰：「向者承聞，謂言凡客，拙為禮貶，深覺面慚，兒意相當，事須引接，此間疎陋，未免風塵，入室不合推辭，昇堂何須進退！」遂引入中堂。

于時金臺銀闕，蔽日干雲，或似銅雀之新開，乍如靈光之且敞，梅梁桂棟，疑飲澗之長虹，反宇雕甍，若排天之矯鳳，水精浮柱，的礫含星，雲母飾窗，玲瓏映日，長廊四注，爭施玳瑁之椽，高閣三重，悉用瑠璃之瓦，白銀為壁，照耀於魚鱗，碧玉緣階，參差於雁齒，入穹崇之室宇，步步心驚，見儻閭之門庭，看看眼礫——遂引少府昇階，下官答曰：

「客主之間，豈無先後？」

十娘曰：「男女之禮，自有尊卑。」

下官遷延而退曰：「向來有罪過，忘不通五嫂。」

十娘曰：「五嫂亦應自來，少府遣通，亦是周匝。」則遣桂心通，暫參屈五嫂。十娘共與少府語話片時，須臾之間，五嫂則至。羅綺繽紛，丹青曄曄。裙前麝散，髻後龍盤。珠繩絡彩衫，金薄塗丹履。余乃詠曰：

「奇異妍雅，貌特驚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華開似鬥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頰。真成物外奇稀物，實是人間斷絕人。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遍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織成綿袖騏驎兒，刺繡裙腰鸚鵡子。觸處盡關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雅妙，行步絕娃嫵。傍人一一丹羅襪，侍婢三三綠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玉釵。」

相見既畢，五嫂曰：「少府跋涉山川，深疲道路，行途屈此，不及傷神。」

下官答曰：「僮勉王事，豈敢辭勞！」

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真成好客來。」

下官曰：「昨夜眼皮闊，今朝見好人。」即相隨上堂。——珠玉驚心，金銀曜眼。五彩龍鬢席，銀繡緣邊氈。八尺象牙牀，緋綾帖薦褥。車渠等寶，俱映優曇之花；馬瑙真珠，並貫頗梨之線。文柏榻子，俱寫豹頭；蘭草燈心，並燒魚腦。管絃寥亮，分張北戶之間；杯盞交橫，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讓，俱不肯先坐。僕曰：

「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請主人先坐。」

五嫂爲人饒劇，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須作主人公。」

下官曰：「僕是何人，敢當此事！」

十娘曰：「五嫂向來戲語，少府何須漫怕！」

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可須身當。」

五嫂笑曰：「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大笑。一時俱坐。卽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擊一大鉢，可受三升已來；金鈿銅鑲，金盞銀盃，江螺海蚌，竹根細眼，樹瘿蝸唇，九曲酒池，十盛飲器，觴則兕觥犀角，脰脰然置於座中，杓則鵝項鴨頭，汎汎焉浮於酒上。遣小婢細辛酌酒，並不肯先提。五嫂曰：「張郎門下賤客，必不肯先提。娘子但須把取。」

十娘則斜眼佯瞋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會些頻頻相弄！」

五嫂曰：「娘子把酒莫瞋，新婦更亦不敢。」

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

五嫂曰：「何爲不盡？」

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爲顛沛。」

五嫂罵曰：「何由叵耐！女壻是婦家狗，打殺無文，但終須使盡，莫漫造衆諸！」

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

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罪過。』因迴頭熟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少府公乃是仙才，本非凡俗。』

下官起謝曰：『昔卓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量，山濤之妻，鑿壁知阮藉之賢人，誠如所言，不敢望德。』

十娘曰：『遺綠竹取琵琶彈，兒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僕乃詠曰：

『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關情，迴身已入抱，不見有嬌聲。』

十娘應聲卽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相撩撥，嬌從何處來？』

下官當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覩十娘面，如今始見十娘心，足使班婕妤扶輪，曹大家閣筆，豈可同年而語，共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抄詩訖，十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人同白鶴。』

下官曰：『十娘非直才情，實能吟詠，誰知玉貌，恰有金聲。』

十娘曰：『兒近來患嗽，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調。』

五嫂笑曰：『娘子不是故誇，張郎復能應答。』

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語，元來無次第，請五嫂爲作酒章。』

五嫂答曰：『奉命，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

十娘卽遵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五嫂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次，五嫂曰：「不見復關，涕泣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次，下官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噉日。」

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道理。俗諺曰：『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遠之有！」

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併在渠，莫怪向者頻聲戰，良由得伴

乍心虛。」

十娘曰：五嫂詠箏，兒詠尺八：「眼多本自令渠愛，口少由來每被侵，無事風聲徹他耳，教人氣滿

自填心。」

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無處不佳，此是下愚，預聞高唱。」

少時，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鱸條，西山鳳脯，鹿尾鹿舌，乾魚炙魚，雁醢荇菹，鶉臠桂糝，熊掌兔脾，

雉臠豺唇，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能窮。

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飯。



下官曰：『向來眼飽，不覺身飢。』

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

僕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

十娘問曰：『若爲賭宿？』余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

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

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亦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

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浪與少府作消息。』

下官起謝曰：『元來知劇，未敢承望。』

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眙，手子膾臚，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箇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詠局

曰：

『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脚，然使勒前腰。』

十娘則詠曰：『勒腰須巧快，捺脚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

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處，時復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語

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

十娘佯收色瞋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

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盼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何因眼眇朝來頓引？」

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兒復何曾眼引！」

五嫂曰：「娘子不能，新婦自取。」

十娘答曰：「自問少府，兒亦不知。」

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箇動君心？」

「下官爲性貪多，欲兩華俱採。」

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萼，遊蜂入紫房；人今總摘取，各著一邊箱。」

五嫂曰：「張郎太貪生，一箭射兩塚。」

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覓兩都盧失。」

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兔入狗突裏，自來飲食，知復欲何如！」

下官即起謝曰：「乞漿得酒，舊來神口，打兔得麪，非意所望。」

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調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談道兒一錢不直。下官答曰：「向來承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清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忘事加諸，忝預人流，寧

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

少時，飲食俱到。薰香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肉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城南雀噪之禾，江上蟬鳴之稻，鷄臙雉臙，鼈醢鶉羹，榘下肥肫，荷間細鯉，鵝子鴨卵，照曜於銀盤，麟脯豹胎，紛綸於玉疊，熊腥純白，蟹醬純黃，鮮鱸共紅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蒲桃甘蔗，栴棗石榴，河東紫驪，嶺南丹橘，燉煌八子柰，青門五色瓜，太谷張公之梨，房陵朱仲之李，東王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南燕牛乳之椒，北趙鷄心之棗，千名萬種，不可具論。

下官起謝曰：『予與夫人娘子，本不相識，暫緣公使，邂逅相遇，玉饌珍奇，非常厚重，粉身灰骨，不能酬謝。』

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親。幸顧張郎，莫爲形跡。』

下官曰：『旣奉恩命，不敢辭遜。』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轉眼，偷看十娘。

十娘曰：『少府莫看兒！』

五嫂曰：『還相弄！』

下官詠曰：『忽然心裏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

十娘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奮分離，直令渠眼見，誰遣報心知！』

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思眼卽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

十娘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眼，副著可憐心？」

於時五嫂遂向葉子上作機警曰：「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棗。」

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卽分梨。」

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

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捺！」

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

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恩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

十娘詠鞘曰：「數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

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卽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

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慧，張郎亦復太能。」

下官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却。」五嫂曰：「何爲卽休？」僕詠曰：

「向來知道徑，生平不忍欺，但令守行跡，何用數圍碁！」

五嫂詠曰：「娘子爲性好圍碁，逢人剩戲不尋思；氣欲斷絕先挑眼，旣得連罷卽須遲。」

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余詠曰：

「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爲；不望全露齒，請爲暫嘖眉。」

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

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熨他。卽今形勢冷，誰肯重相磨！』

僕詠曰：『若冷頭面在，生平不熨空。卽今雖冷惡，人來覓殘銅。』衆人皆笑。

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箏，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清音叨咩，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

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大能作舞，且勸作一曲。』亦不辭憚。遂卽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面子，妬殺陽城，蠶賊容儀，迷傷下蔡。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欲似蟠龍婉轉，野鶴低昂。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盼，異種娉姑。緩步急行，窮奇造鑿。羅衣耀燿，似彩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擗腰支，洛浦愧其迴雪。光前艷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希見。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

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爲水，霹靂之後難爲雷；不敢推辭，定爲醜拙。』遂起作舞。桂心啞啞然低頭而笑。

十娘尚曰：『笑何事？』

桂心曰：『笑兒等能作音聲。』

十娘曰：『何處有能？』

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獸率舞？』

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是鳳凰來儀。』一時大笑。

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張郎頻顧。』

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遂舞，著詞曰：

『從來巡遠四邊，忽逢兩箇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種嬾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過與黃泉。』又一時大笑。

舞畢，因謝曰：『僕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

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乖情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

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

下官答曰：『十娘面上非春，翻生柳葉。』

十娘應聲答曰：『少府頭中有水，那不生蓮華？』

下官笑曰：『十娘機警，異同著便。』

十娘答曰：『得便不能與，明年知有何處？』

于時硯在床頭，下官詠筆硯曰：『摧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所以研難竟，良由水太多。』

十娘忽見鴨頭鑑子，因詠曰：『嘴長非爲啣，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翻。』

五嫂曰：『向來大大不遜，漸漸深入也。』

于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燕子，聯翩幾萬迴，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

十娘詠曰：『雙燕子，可事風流，卽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

酒巡到十娘僕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爵，深淺任君情。』

十娘卽詠蓋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昇頭，從君中道歇，到底卽須休。』

下官翕然起謝曰：『十娘詞句，事盡入神，乃是天生，不關人學。』

五嫂曰：『張郎新到，無可散情，且遊後園，暫釋懷抱。』

其時園內新巢萬株，含春吐綠，叢花四照，散蘂翻紅，激石鳴泉，流巖鑿磴，無冬無夏，嬌鶯亂於錦枝，非古非今，花魴躍於銀池，婀娜蓊茸，清冷颺颺，鵝鴨分飛，芙蓉間出，大竹小竹，誇渭南之千畝，花含笑，笑河陽之一縣，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赫赫山楊，箭幹稠於董澤，僕乃詠花曰：

『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爲交暫折，摯就掌中看。』

十娘詠曰：『映水俱含笑，成蹊竟不言，卽今無自在，高下任渠攀。』

下官卽起謝曰：「君子不出遊言，不勝娘子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園。兩歲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杏樹嶺，卽是桃花源。」

十娘詠曰：「梅蹊命道士，桃澗佇神仙。舊魚成大劍，新龜類小錢。水湄唯見柳，池曲且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前。」

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對花林。露淨山光出，池鮮樹影沉。落花時泛酒，歌鳥感鳴琴。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

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裏，翻入客懷中？」五嫂卽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

于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都盧少物花，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花。」衆人皆拊掌而笑。

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弦而倒。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夫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

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

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護短長，一床無兩好，半醜亦何妨？」

五嫂曰：「張郎射長塚如何？」



僕答曰：「且得不闕事而已。」遂射之；三發皆遠遮齊，衆人稱好。

十娘詠弓曰：「平生好須弩，得挽卽低頭。聞君把提快，更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榦全不到，擡頭則大過，若令臍下入，百放故籌多。」

于時日落西淵，月臨東渚。五嫂曰：「向來調謔，無處不佳，時旣曠黃，且還房室，庶張郎共娘子安置。」

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杯酒，房中小小，何暇忽忽！」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屏風十二扇，畫障五三張，兩頭安綵幔，四角垂香囊；檳榔葦蔻子，蘇合綠沉香，織文安枕席，亂衫疊衣箱；相隨入房裏，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台，翡翠生金履；帳口銀虺裝，牀頭玉師子，十重蛩駟氈，八疊鴛鴦被；數箇袍袴，異種妖嬈；姿質天生有，風流本性饒；紅衫窄裏小，擷臂綠襪帖，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捉和香燒；妍華天性足，由來能裝束；欽笑正金釵，含嬌累繡褥；梁家妄稱梳髮緩，京兆何曾畫眉曲。

十娘因在後，沉吟久不來。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

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

僕問曰：「且來披霧，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蓮中失藕；十娘何處漫行來？」

十娘迴頭笑曰：「星留織女，遂處人間；月待姮娥，暫歸天上。少府何須苦相怪！」

於是兩人對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一憐深，但當把手

子，寸斬亦甘心。」

十娘歛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解事在，未肯輒相瞋，徑須剛捉著，遮莫造精神。」

余時把著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焦，若爲求守得，暫借可憐腰。」

十娘又不肯，余捉手挽，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強邀人。」

十娘失聲成笑，婉轉入懷中。當時腹裏癡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若爲得口子，餘事不承望。」

十娘噴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迴，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

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口子。」

口子鬱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頰疑鑽破。

五嫂詠曰：「自隱風流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拒得，佯作不禁他。」

十娘曰：「昔日亦曾經弄他，今朝却復隨他弄。」

下官起，諮請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卽道，請五嫂處分。」

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

余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箇物，不道亦應知。」

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即今輪日子，餘事可平章。』

下官頓首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參差。十娘憐愍客人，存其死命，可謂白骨再肉，枯樹重花。伏地叩頭，慙慙死罪。』

五嫂凶起謝曰：『新婦曾聞線因針而達，不因針而隱；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已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臥去也。』

於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面照，蠟燭兩邊明。十娘卽喚桂心，并呼芍藥，與少府脫鞵履，疊袍衣，閣幞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襪。花容滿面，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揮，交脚翠被。兩唇對口，一臂支頭。拍搦奶房間，摩挲髀子上。一嚙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裏痠癢，心中結繚。少時眼華耳熱，脈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迴相接。誰知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媚狂鷄，三更唱曉。遂則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官拭淚而言曰：

『所恨別易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尋思，痛深骨髓。』

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曰：『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知聞，天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

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

少時，天曉已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歔歔，不能仰視。五嫂曰：

『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自割捨。』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十娘仍作別詩曰：『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

五嫂詠曰：『此時經一去，誰知隔幾年！雙鳧傷別緒，獨鶴慘離絃；怨起移醒後，愁生落醉前；若使人心密，莫惜馬蹄穿。』

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愁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雙鳧忽異林；慇懃惜玉體，勿使外人侵。』

十娘小名『瓊英』，下官因詠曰：『十和山未斲，羊雍地不耕；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

十娘應聲詠曰：『鳳錦行須贈，龍梭久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

下官矍然，破愁成笑，遂喚奴曲琴，取『相思枕』，留與十娘以爲紀念。因詠曰：『南國傳椰子，東家賦石榴；聊將代左腕，長夜枕渠頭。』

十娘報以雙履，報詩曰：『雙鳧乍失伴，兩燕還相屬；聊以當兒心，竟日承君足。』

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并贈詩曰：『仙人好負局，隱士屢潛觀；映水菱光散，臨風竹影寒；月下時驚鵲，池邊獨舞鸞；若道人心變，從渠照膽看。』

十娘又贈手中扇，詠曰：『合歡遊璧水，同心侍華闕；颯颯似朝風，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

排空發，希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

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裁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

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卽報詠曰：『兒今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掛渠冠。』

再取『滑州小綾子』一疋，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帛子，施羅巾，皆白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慙慙爲數來，莫作浮萍草，逐浪不知迴！』

下官拭淚而言曰：『犬馬何識，尙解傷離，鳥獸無情，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

十娘報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

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

下官詠曰：『人去悠悠隔兩天，未審迢迢度幾年，縱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

十娘詠曰：『天涯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翹羽爲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

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手子而別。可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沉影滅，顧瞻不見，惻愴而去。

行至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心煒煒而靡託，旣悵悵於啼援，又悽傷於別鵠，飲氣吞聲，天

道人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去日一何短，來宵一何長！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衣寬，朝朝帶緩，口上唇裂，胸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端坐橫琴，涕血流襟，千思競起，百慮交侵，獨嘯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覓十娘兮斷知聞，欲聞此兮腸亦亂，便見此兮惱余心。

## 碾玉觀音

(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

煖烘回雁起平沙。

東郊漸覺花供眼，

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

未藏鴉。

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

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疎雨，

楊柳輕搖淡淡風。

浮畫舫，

躍青驄，

小橋門外綠陰籠。

行人不入神仙地，

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

時聽燕語透簾櫳。

小橋楊柳飄香絮，

山寺緋桃撒落紅。

鶯漸老，

蝶西東，

春歸難覓恨無窮。

侵塔草色迷朝雨，

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

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

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卻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

春宵何事老芳叢？

黃鶯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尙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

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

紗窗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

歌罷採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只聽得橋下裱槽鋪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

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瓊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

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

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

虞候卽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裱褙鋪裏請璩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

兩個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話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基本事？」待詔說出女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

嬌女綺羅裳；

不做東君造化，

金針刺繡羣芳樣。

斜枝嫩葉包開蕊，

唯只欠馨香。

曾向闌林深處，

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

虞侯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

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事物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慳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

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好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

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遣遇郡王。

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游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吃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吃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火；千條臘燭，焰難當，萬座糝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驪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射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甯打個胸脯撞。崔甯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喝個喏。

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甯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攬掇道：「好對夫妻！」崔甯拜謝了，不則一番，崔甯是個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

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甯，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

當下崔甯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痛了，走不得。」崔甯指着前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甯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

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吃。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吃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如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

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雖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

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

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



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

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的，一似虞候，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

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担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

疏籬茅舍月光篩。

琉璃盞內茅柴酒，

白玉盤中簇荳梅。

休懊惱，

且開懷，

平生贏得笑顏開。

三千里地無知己，

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歡呼囉唳。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卻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

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今日崖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

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那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看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卻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耐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

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甯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剗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聲喏，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燥，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誑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聽說，道：『耐耐

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甯解去臨安府斷治。」

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甯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不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甯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逃走。崔甯不得已，與他同走，只此是實。」

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甯，且與從輕斷治。崔甯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

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抬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甯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甯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篔，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甯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

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况且崔甯一路買酒買食奉承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

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舖。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鄰舍，指道：「這一家便是。」

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鄰舍：「他老夫妻那裏去了？」鄰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兒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甯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

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

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

失手脫下；卽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

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卽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舖，須不怕你們撞見！」

可煞事有鬪巧，方纔開得舖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爲那郭排軍，見了崔侍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抬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侍詔的渾家。郭排軍吃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郭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无切齒人。

崔侍詔卽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喫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

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雀寧開個碾玉舖，却見櫃身裏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燥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

那漢也是合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直的轎番抬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個真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麥穗兩岐，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個一逕來到雀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恩王鈞旨，教命取你則個。」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

兩個轎番便抬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却不耐耐！」教人：「

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

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燥，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

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廝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裏去了。當下叫人打撈，便不見了尸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

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枉，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四肢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脈盡總皆沉，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



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 菩薩蠻

利名門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于臨安府衆安橋命舖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

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維漢投懷，今時功名蹭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恐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雇人挑了行李，卽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

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

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裹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齊備。」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

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千人等，出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鐘播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旁。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抬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散到。」

郡王閒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會生一孟嘗，晉朝鎮惡又高尚。

五行我偏遭時蹇，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何人能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

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香粽年年祭屈原，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温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

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衆，意欲抬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至五月五日，可常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少

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問，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

今朝却把平生補。

重午一年期，

齋僧只待時。

主人恩義重，

兩載蒙恩寵。

清淨得爲僧，

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說：「這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此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樸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

綠綵剪就交絨索。

樽俎泛菖蒲，

年年五月初。

主人恩義重，

對景承歡寵。

何日玩山家，

葵蒿三四花！

郡王見之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拏象板，立於筵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

新詞唱徹歌聲利。

出口便清奇，

揚塵簸簸飛。

主人恩義重，

宴出紅粧寵。

便要賞新荷，

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

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

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

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

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

今年却向僧房守。

好事更多磨，

教人沒奈何！

主人恩義重，

知我心頭痛。

待要賞新荷，

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卽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好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這禿驢詞內皆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想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

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鬪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鞞鞞牙鼓響，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東岳攝魂台。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

臨安府將可常新荷招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

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尙，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蹺蹊。」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棄大惠長老到府中與可常討饒。

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侍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待他，却做下不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辨。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開言：「覆恩王，此事日久自明。」

郡王問言，心中不喜，退入后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棄長老說：「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奸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



日久自明。」必有冤枉！」囊長老道：「貧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

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甯家當差，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甯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

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在事必有蹊蹺，久后自明。」長老令人山后搭一草舍，教可常將息棒澹，好了着他自回鄉去。

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甯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有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奸，他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出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我自來供養你家，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

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躁起來，罵道：「

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這般鬼話來圖賴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旁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

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新荷見說，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

至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時叫人拏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

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妄屈了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好。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少，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甯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

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亦怕他翻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尙！』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掣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門沙烏牢城營料高。新荷甯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卽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尙來。

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筆墨來，寫了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

爲僧重午，

得罪重午，

死時重午！

爲前生欠他債負，

若不當時承認，

又恐他人受苦。

今日事已分明，

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粧了可常，抬出山頂。

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

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后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黍斷緣絲索，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尚。』

重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

角黍漫包金，菖蒲空切玉。

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

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辱。

目下事分明，唱徹陽關曲。

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

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

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

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

咳！

唱徹當時菩薩蠻，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生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并衆僧！只因我

『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

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賢？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算來修德積陰功。

#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

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

流水飄香，

人漸遠，

難托春心脈脈。

恨別王孫，

牆陰目斷，

誰把青梅摘？

金鞍何處？

綠楊依舊南陌。

消散雲雨須臾，

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

燕語千般，

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

厚約深盟，

除非重見；

見了方端的。

而今無奈，

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原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詞，寄謁金門：

柳焦碧，

柳下人家寒食。

鶯語匆匆花寂寂，

玉階春草溼。

閒凭熏籠無力，

心事有誰知得？

檀炷繞窗背壁，

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暮春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胭脂顏色。

一年春事，

柳飛輕絮，

筍添新竹。

寂寞，

幽對小園嫩綠。

登臨未足，

悵遊子歸期促。

他年清夢千里，

猶到城陰溪曲。



應有凌波，

時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

多情胡蝶趁花飛，

流水飄香乳燕啼。

★

南浦魂銷春不管，

東陽衣減鏡先知，

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脈脈春心，

情人漸遠，

難托離愁。

雨後寒輕，

風前香軟，

★ 春在梨花。

行人倚棹天涯，

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秋千，

牆頭紅粉，

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牆陰日斷。』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

清明過後鶯花好。

勸君莫向愁人道，

又被香輪輾破青青草。

夜來風月連清曉，

牆陰日斷無人到。

恨別王孫愁多少？

猶賴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晁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

雨濛鬆，

翠條柔弱花頭重。

春衫窄，

嬌無力，

記得當初，

共伊（曾）把青梅來摘。

都如夢，

何時共？

可憐欲損釵頭鳳！

關山隔，

暮雲碧，

燕子來也，

全然又無些人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曾有春詞，寄清平樂：陰晴未定，

薄日烘雲影。

金鞍何處尋芳徑？

綠楊依舊南陌靜。

厭厭幾許春情，

可憐老去難成。

看取鑷殘霜鬢，

不隨芳草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  
不向枝邊住。  
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

消散須臾雲雨怨：

閒倚欄干見。

遠彈雙淚濕香紅，

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

執手攀花，

袖染花梢露。

暗卜春心共花語，

爭尋雙朵爭先去，

多情因甚相辜負？

有輕折輕離，

向誰分訴？

淚溼海棠花枝處，

東君空把奴吩咐。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

雲壓綠陰風乍定。

簾幕閒垂，

弄語千般燕子飛。

小樓深情，

睡起殘粧猶未整。

夢不成歸，

淚滴斑斑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

空滿院落花飛絮。

巧燕呢喃向人語，

何曾解說伊家些子？

况是傷心緒，

念個人兒成睽阻。

一覺相思夢回處，

連宵雨；

更那堪，

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魯直曾練子：

梅凋粉，

柳搖金，

微雨輕風斂陌塵。

厚約深盟何處訴？

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滴滴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

柳絲長，

草芽碧。

不覺星霜鬢（邊）白，

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思佳客，

黛眉顰，

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疏隔，



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歐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

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

而今無奈寸腸思，

堆積千愁空懊惱。

旋煖金爐熏蘭澡，

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

繡被五更香睡好，

羅幃不覺紗窗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躑躅作怪的小說。

我且問你：這個秀才姓甚名誰？

却說紹興十年間，有個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

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

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捫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趨足。

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

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年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腦。」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牀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嘩嘩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不要也不？」

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個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舖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個從嫁，名喚錦兒。因他一牀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隣舍家裏住。」

兩個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個人從門首過去。王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

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爲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厮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個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個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能得這個官人，可知好哩！」

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諾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個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

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個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

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個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饒不得假話，早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

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鬻了酒錢歸家。

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個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彩，不知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

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迥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豔，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

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去。」來那灶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脖項上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救得甦甦，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

吳教授是個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己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個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

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吩咐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回，卻待出來，只見一個人看着吳教授唱個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個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

兩個敘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叫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個！」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坟頭走一遭，早間看坟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醵又熟，我

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

兩個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個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鐙響；紅妝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岸，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坡直在西山駝獻嶺下。好座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坡頭，看坡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個小小花園內，兩個入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醞，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院，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吃一盃，我和他同去。我門過駝獻嶺九里松路上，妓茅人家睡一夜。」

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裏，干賴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駝獻嶺來。

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個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

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兩個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個坐着，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廝，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墓堆子裏漫應道：『阿公，小四來也。』

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獄子廝趕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個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棒響。

不多時，則見獄子驅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人來。兩個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個把身軀抵着廟門，真個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個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個人道：『打脊癩癩！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個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

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

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敲門道：「開門則個。」兩個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

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個都不敢則聲。

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聽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作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王七三官人！我自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個。」兩個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

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

兩個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卻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個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鵲飛，下那嶺來。後面兩個婆子兀自慢慢地



趕來。一夜熱亂，不曾吃一些物事，肚裏又飢。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個生人來衝一衝？

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個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個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豬肝赤肚帶，舊襠襠褲，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不則聲，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醜陋，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了酒店；兩個立在墓堆子上，嚇得兩個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麵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

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鄰舍時道：「王婆自死五個月有零了。」嚇得吳教授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個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

把鎖鎖着門。問隣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吩咐了我，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

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看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個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併駝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個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小娘子，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上被獄嶺子叫開墓堆跳出

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坟墓勞病死的鬼，那個嶺下開酒店的是害傷寒死的鬼。

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人見時便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吩咐吳教授把來埋在駝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

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

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於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辦道絕凡塵，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西山鬼窟早翻身。

### 志誠張主管

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爭如雲外指冥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有則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鬚髮却是先黑後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格，

隨分好些春色，

沉醉戀花陌。

雖然年老心未老，

滿頭花壓巾帽側。

鬚如霜，

鬚似雪，

自嗟惻。

★

幾個相知勸我染，

幾個相知勸我摘。

染摘有何益？

當初怕成短命鬼，

如今已過中年客。

且留些，

粧晚景，

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髮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事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

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鳳鸞孤，管宇宙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侍案金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如何？」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

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願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的忒小，還愁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

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相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

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足；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

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雁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豔冶。何須楚峽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皓白，暗暗的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中不樂。

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眼便添淚，耳便添聾，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勉強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

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却嫁一個白鬚老兒，好不生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外看看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

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鋪，兩壁裝着廚櫃，當中一個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子，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傷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泰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三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會？」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

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遞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



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值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去持買賣。

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野煙四合，宿鳥歸林。佳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籍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幾文，人上欠幾文，都簽押了。

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個在店中當值。其日卻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是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閒坐半晌，安排歇宿。忽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你快開門，却說與你。」

張主管開房門，那人踰將入來，閃身已在燈光背后。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管見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定五十兩大銀，撇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

一夜不曾睡着。

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舖面交割於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卻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

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

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舖中沒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

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

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吃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往月來，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

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着屋梁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梁上挂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栳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

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吃酒，第二同去同回。」

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吃挨吃攪！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某~~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

兩個便復身回來，卻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燥，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

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吃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嚇得目睜口呆，所措。

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

「開封府左軍巡院勸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

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膽！來這裏看甚的？」張主管吃了一驚，拽開脚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嚇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揣轉變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

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后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吃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甚齊整，頭上鬆鬆，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道：「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

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並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零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豆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奩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

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后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

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留。」

『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穎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舖，門前挂着花拷拷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

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哭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絲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却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后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

張勝看見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閣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

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吃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我從不會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斷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

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

張勝沿路思量道：「好是惑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的說？」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不理會得？他道我在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

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討處，不見了小夫人。

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

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胭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會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始終難染正心人。

少年得似張主管，鬼禍人非兩不侵。

### 拗相公

得歲月，

延歲月，

得歡悅，

且歡悅；

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

放心寬，

莫量窄，

古今興廢言不徹。

金谷繁華眼底處；

淮陰事業鋒頭血。

臨潼會上膽氣消；

丹陽縣裏簫聲絕。

時來弱草勝春花；

運去精金遜頑鐵。

逍遙快樂是便宜，

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澹飯足家常，

養得浮生一世拙。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時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卻不把好人當做惡人。

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酖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卻不是完全名節，一個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作好人麼？

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行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個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個好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

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個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個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修、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任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汗，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甯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

只因前段好，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荊國公。舉朝以爲皋陶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

安石既爲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法。免行法。

專聽一個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爲「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

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

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

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再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早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呌喝驚醒回來。」夫人道：「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

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甯府。我宋以來，宰相解位，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

荆公想江甯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郡，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託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

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泝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雖宰相，今已挂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

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言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攪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無話。

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個僮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脚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自家用錢雇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驚動官府，只自家雇賃便了。」江居道：「若自家雇賃，須要投個主家。」

當下僮僕攜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甯，欲覓肩輿一乘，或騾馬三四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饑殍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

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

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個，要三個也不能夠，沒有替換，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雇它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個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個夫子，緩緩而行也能；只是少一個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個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

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

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與吃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宇。荆公正欲瞻禮，尙未跨進殿檻，只見朱壁外面黏着一幅黃

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當效伊周輔聖朋。

排盡舊臣居散地，儘爲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曰：「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個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

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黏於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

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個趕脚的，牽着一頭驢，一個叫驢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驢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

約行四十餘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一步，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



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吃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吃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個坑廁，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隍時，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覷個空，就左脚脫下一隻方鳥，將鳥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荆公復上肩輿而行。

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

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人們尊便。』

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老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裏另

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漫說自天成，曲學徧邪識者輕。

強辨鶉刑非正道，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執拗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

須臾，老叟搬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荆公也略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俛首尋思：「我會辨帛勒爲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梏事，我單對夫人說，並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

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爲俱天？」老叟道：「十年已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

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

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篋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攜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

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實害民非淺！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現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座中喧嚷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鬢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奸賊，必手刃其頭，剗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衆人皆吐舌縮項。

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驕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笑道：「沒有，沒有。」

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人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

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騾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襤褸，鬢髮蓬鬆。草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牕間有字，攜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沾名銜氣豪，死猶虛僞感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辭誑集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覩，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諷。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冒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詩，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尤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

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爲福建子。

是夜，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啼泣，兩袖皆沾濕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脚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糠粃，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粥粥粥，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

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爲呼雞豬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卽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會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荊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悲所致。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收拾起身。

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

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早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

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懇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勃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甯府，必從此路經過。早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伺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梃，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

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飢。荆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入江甯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

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

隔，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

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生枉費精力，欲言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敘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堂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重，發謔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

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個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

至今世間人家，多有呼豬爲拗相公者。後人論我宋元氣，都爲熙甯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甯新法諫書多，執拗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個聰明介甫翁，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只合終身翰苑中。

### 錯斬崔甯

聰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

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沖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



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給行囊，上京應取。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職，到差甚是華豔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收家眷入京。書上先敍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

家人收拾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下了家書，管待酒飯，自回不題。

却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

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敍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番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戲謔了他，

他便取笑寫來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

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家書一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是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憤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躑躅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

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

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他只爲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兩三個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

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莫。再過幾時，

定時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

卻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

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敍了寒溫。當日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敍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裏歇宿。

直到天明，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賣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撰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卻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

當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

你作賀意下如何？

劉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人，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喫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

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

卻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推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响，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

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

典得十吾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

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

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卻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

不想卻有一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卻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尚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脚後卻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盡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卻是怎的計結！」

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腳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隣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極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呼嗚哀哉，伏惟尙饗！

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命！」番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

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推

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

卻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

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踪跡。聲張起來，卻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

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旁。卻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卻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卻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願伏侍小娘子前去。

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脚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

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蹊蹺，都立住了脚。後邊兩個趕到跟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往那裏去？』

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鄰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



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哩。」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賤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爲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

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措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頭官司！」

當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一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廝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着。

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擲走回家來，見了女婿屍身，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刼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

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腳後邊，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兒，便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却不知因甚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子謀殺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甯，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卻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後因依。」

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

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甯，四鄰舍都是證見，一闕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

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娶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甯，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賊證見在，伏乞相公明斷！」

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個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鄰舍家裏借宿一宵，今早一徑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鄰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

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典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却從實說來！」

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鄰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堆兒堆在牀上，却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謀殺，賊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

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輦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他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甯，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卻如何與他同行同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甯與小娘子死去活來，

拷打一頓。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干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甯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鄰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

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倒下聖旨，說崔甯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漫嘗黃蘗味，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甯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

閒話休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

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

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豬羊走屠宰之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去，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

舞刀前來。

朴刀。  
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翦逕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掬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

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

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吃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

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

那人回噴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攬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夠吃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

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赴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窮逕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

不大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閒來追思既往，正會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一向不會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撞我，我却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時，我却那得與你廝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想不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門，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牀，腳後卻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叫做「人急計生」，綽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甯，冤枉了他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

那大娘子聽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廝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思量起來，是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歎



天喜地，並無他說。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

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值陸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甯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

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間成死罪，奏過官裏。

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勘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甯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

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子及崔甯，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語須誠實，口舌從來是禍基。

馮玉梅團圓

簾捲水西樓，

一曲新腔唱打油。

宿雨眠雲年少夢，

休謳，

且盡生前酒一甌。

明日又登舟，

却指今宵是舊遊。

同是他鄉淪落客，

休愁，

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衆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后喊聲振天，只道韃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

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衆，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飢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

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

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脚俱腫，寸步難行。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裏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謝道：「如此甚好。」

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飲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勤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醵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

又過數日，婦人脚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

日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

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爲怪。

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忍氣尚未息，答應道：「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

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敗，不意落於君手！」

徐信聞言，甚踟躕不安，將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初不曉得是尊闖，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

徐信亦覺心中悽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闖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劉俊卿是也。」

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暗暗偷泪，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卻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屋居住。三個月后，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爲媒，嫁與劉俊卿。

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劉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來妻換夫，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妻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高宗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馮，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尙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見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催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猷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凡事畏縮，就他猷兒的外號改做范盲猷。是笑他無用的意思。

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游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馮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祇索赴任去了。

單說玉梅脚小伶，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玉梅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玉梅自敘，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為眷屬，三生有幸。』玉梅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允許。

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汝為亦甚喜。希周送玉梅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閥閱名姝。一個儒雅丰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為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張浚、吳玠、吳璘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蘄、王韓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為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知馮公在福州為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勅，遇有地方人才，聽憑填勅委用。韓公遂用馮忠翊為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為幾遍要奪門而出，都



被官軍殺回，勢其危急。玉梅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也。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擄刦在此，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尙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尙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甯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

到紹興二年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玉梅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甯爲短命全貞鬼，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馮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

是女兒玉梅。那玉梅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述了一遍。馮提轄默然無語。

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馮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升賞，自不必說。

一日，馮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玉梅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馮公又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玉梅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

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馬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

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馮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玉梅在後堂簾中竊窺，等馮公入衙，問道：「適纔賈公牒來的何人？」馮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馮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姓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玉梅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致令父女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玉梅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歛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之，必得其真情。」馮公應承了。

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馮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馮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馮公道：「歛兒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

承信求馮公屏去左右，卽忙下跪，口稱死罪。馮公用手挽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飢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歛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爲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

馮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官家女，納之爲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

今母子相依，止留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

馮公又問道：「足下與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馮公道：「此鏡尙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馮公道：「可借一觀。」

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中藏着寶鏡。馮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

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馮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即吾女也。吾女現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馮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

過了數日，馮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即令女兒相隨到廣州任所同居。

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玉梅同過封州拜別馮公。馮公備下千金妝奩，差官護送。

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

後人評論范猷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裏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一旦團圓鏡裏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總由陰德感皇天。

